

黃碧雲

七種
靜默

目

錄

七種靜默	127
溫柔生活	95
心經	71
創世記	43
突然我記起你的臉	1

七種靜默 · 黃碧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7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一九九七年 · 香港

突然我記起你的臉

「我突然記起她的臉，這樣我就老了。」

倫敦冬日的黃昏，總發生在一剎那之間：還沒有認清楚日的隱約，夜就盛大的來臨；其間一刻，明與暗，愛與不愛，希望與絕望，一念之間，就是黃昏。有時我懷疑倫敦是沒有黃昏的，尤其是聖誕前夕，一張眼便黑了，所有人忽然消失，令我想到世界的終結，亦不外如此：我的國家捷克史洛維夫亞，已經不復存在，變成了捷克和史洛維夫亞兩個國家。漸漸那變成是很久以前的事，不再令我震動。關於波希米亞平原的金黃的黃昏，我亦不復記憶。而倫敦總是灰色的，連鴿子的眼睛都不例外。這樣我便開始穿灰，那年我四十歲，在聖詹士街開了一間舊物店，因為心中的戀慕與忘卻，所以店子叫「波希米亞」。

這一年的聖誕前夕，下午三時便天黑。空氣彌漫火雞和紅莓子的香氣，教堂響起鐘聲，全城都關了門，除了幾間中國人開的煙草店和中國食物外賣店，開門做生意的就只有我了。我坐在店裏，剛收到一個來歷不明紅寶瑪瑙純金煙盒，可能來自印度，四爪鑲，圖案有維多利亞色彩，可能是世紀初的手工，正在把玩研究，抬頭卻見到門外是我的亡妻雅典娜，赤足穿着一條森林火紅大鬱金香絨花裙，頭戴一頂紅豆色絨帽，正在雪中拍門，一雙眼睛，焦灼莫名，就像她死前看我一樣的神情。我心中如蘭花突然被揉爛般痛楚，撲出去拉開門，門外的卻是加希米先生，戴着一頂破爛的黑禮帽，撐着他的爆裂紅木拐杖，鞋尖已經見襪，全身老像鋪滿灰塵，雖然身上是雪白的雪。

這幾年來加希米先生斷斷續續的來我的店裏典當，從俄國沙皇亞歷山大的鼻煙壺，中國乾隆青瓷手壺，土耳其手織四百結絲氈，勞力士三針十八K金陀錶，甚至家常用的銀餐具，鑲鑽酒壺，紫晶黃石煙盒都有，我卻一直無法得知他的來歷。如果他不是一个小偷，就可能是没落貴族。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的國籍。他臉孔長得有點像東方人，可能是土耳其人或任何一個小亞細亞民族的後裔。他每次來時總是十分有禮，介紹他的寶石，每一次賣寶石就有一個故事。「這綠寶石匕首叫『土耳其之光』，來自伊斯坦堡

的托加派皇宮。十八世紀末皇朝的殊娜公主愛上了一個女子，是一個婢女，叫阿巴斯。阿巴斯卻一直以爲殊娜公主待她只是姊妹之愛，直到她要結婚。舉行婚禮當夜殊娜公主抱她祝賀她，就用這匕首殺了她。阿巴斯臨死前眼裏流了一滴血，就是峰尖的那一顆紅寶石。這時殊娜公主卻在她耳邊說：她愛她。」「這火紅蛋白石首飾盒來自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城的卡路斯家族。瑪莉亞·卡路斯是一個火般的女子。她十三歲的時候看上一個男子，就偷了家中的火紅蛋白石離家出走。當然男子離棄了她。她輾轉到了撒爾瓦多城，在酒吧裏面當跳舞女郎，遇到很多男人，生了孩子，以爲已經忘了最初的男子。一天突然發覺男子混在人群之中，喝得半醉，口微張，當然他已經認不得她。她當晚要跟他回酒店，然後酒店便失了火。男子燒個焦黑，屍體收縮，小得像孩子。翌日人們發覺瑪莉亞在湖裏死了，岸邊還留着她少女時代卡路斯家族的火紅蛋白石首飾盒。這就是『墨西哥之火』」。對於他的故事，我想是杜撰的居多，但我亦不介意將故事連同寶石賣給客人，因爲寶石很多時候不過是傳奇。只是加希米先生來的次數愈來愈少，衣服愈來愈破，而且在一個魔術時刻，突然老了，臉孔呈蠟色，眼是靜的，像娃娃。他開始賣一些跳蚤貨色，舊風扇，珠貝煙斗，舊熨斗，三十年代的舊版「哈姆雷特」。他嘗試替

他的貨色說點故事，每每開始了「這是威尼斯瘟疫時鬼魂戴的月光石。」其實那不過是玻璃。話想說下去，他卻停了半晌，忽然道：「我已經忘記了她的臉。她離我很遠，我怕我要忘記她了，奧加。」想想又道：「夜半醒來，總在想，我的情人奧加。呵她溫柔而暴烈，髮上都是紅海的珊瑚貝殼。但我只是無法記起她的臉孔。」我便隨便給他十鎊八鎊，解決他一兩天的生活，然後將他的寶物丟進垃圾桶去。

這天他卻特別的臉紅而呼吸分明，手執一支紋銀黃藍寶粉紅鑽白金黃金手杖。出於職業性的警覺，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件寶物，便慌忙地接過來，着了燈，用放大鏡仔細看石頭的切割面，成色，敲測石頭的硬度。加希米先生卻沒有跟我談價錢或推銷，只是反反覆覆的道：「她像月亮般冷靜而又誘惑。她的唇玫瑰一樣蘊釀着紅寶石。她的氣息芬芳如雨後百合。她神秘而高貴，永不可得。呵我的奧加。」我的放大鏡此時剛讀到白金上的刻字：875 佛羅倫斯。奧加·理塞。加希米先生忽然跳起俄羅斯舞來，邊唱：「我的家在喀米爾高原。」我抬起頭來看他，道：「你喝醉了。」他便停下來，坐在我面前道：「我忽然記起她的臉。這樣我就老了。」我在放大鏡裏見到八十份粉紅鑽裏有少許附著物，便答他：「她到底是怎樣的。」抬頭便不見了他。我推門出外，已經是聖

誕前夕了，街上甚至沒有一隻鬼，雪卻密密的下着，夾着風，都是灰與黑。那是埋葬死人與活人的雪。加希米先生卻由此消失。就在這一剎那，黃昏入夜，我站在黑暗之中，回到店裏，無法看清我自己的臉孔，跌跌撞撞，就是沒有臉的人了。只有他留下的一支金銀杖，在黑暗裏閃着金屬的光芒。

那是個黑暗的聖誕前夕。我走過白鴿廣場，少男少女在廣場喝香檳擁吻，我卻在雪地裏跌了一跤。在布拉格拿納斯基廣場，必然燃點起蠟燭，紀念布拉格之春，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天鵝絨革命。故國的熱情與勇敢，原來已經與我無關了。我的牙齒彷彿已經掉了一地，滿嘴是血，我便明白了，沒有臉的日子，和失落的愛情。

我再開店時已經是新年過後。中年單身漢的日子，分不清好壞，寂寞成了血液的部份，像酒精毒。我亦無法想像其他的生活方式。整個聖誕就在酒精與麵包中消磨。推開店門塵埃飛揚：就是新的一年。在污雪裏抽出舊報紙，讀到單身漢在聖誕前夕暴斃的消息。死者的臉孔已經被酒瓶插得無法辨認，但現場證據顯示，死者可能死於自殺，死亡時間估計是二十四日下午至黃昏，案發現場在近聖詹士大教堂一間住宅地牢。死者生前的照片，比加希米先生好看，但那一張小亞細亞貴族人的臉孔，無法錯認。粗略計算，

加希米是離開這店後回到家中後行事的。大概十分鐘的步行旅程，在漸大的雪中，天色一點點的沉落，他忽然記起愛人的臉。他生命的路就此走完了。

我迅速將他留下的金銀杖放在當眼位置，並將價錢調高。

他死得真是好，讓我發一點小財，救救我發霉的小店。

發財畢竟只是一個虛幻的希望。讓我們守着發霉的生活，在發霉的倫敦。

一天一天的開店關店，我把金杖的價錢調低了幾次，仍是乏人問津，我索性除下了價錢牌，把金杖和死人財忘記。

夏日的倫敦美如戀人的笑靨，玫瑰處處開，聖詹士街湧滿遊客，近年歐洲真的不比從前了，街上都是日本人韓國人香港人和中東人，見到一盞煤氣街燈便讚嘆一番，我的店門前時常有瘦小的女子徘徊，卻無端端讓我賣了不少鍍銀餐具，舊水晶燈，連一扇舊直升機旋漿都賣給一個新加坡人——我一直以為她在說新加坡語，直到她說再見時我才驚覺她在說英語。

女子進來時我跟她用日文招呼。我學了幾句日本語，客人買舊物首飾，不過買心中的歡喜。他們喜歡我凌亂的小店和我煮的咖啡，便用高價買了不少垃圾回家。然而女子

卻說「撒林」招呼，原來是個埃及女子。她進來也沒看別的，光指着金銀手杖，要看。端在手裏，撫着挨着，像靠着愛人的一張臉。抬起頭來，鼻上的鑽石閃閃發亮，杏仁眼睛，嘴角掛一抹冷冷的笑，那是職業殺手和奧運四屆冠軍的驕傲笑容，問：「多少？」我頭頂一熱，財迷心竅，道：「一萬鎊。」她收起笑容，從腰間掏出錢包來，抽了一疊五十鎊鈔票，道：「你數數，三千鎊，現金交易。」我遲疑着，她抽出一支紅藍寶石匕首來，在我面前晃着：「這來自蘇丹國，已經殺了十三人，你看，柄上有標記。」我看着鋼鋒上的標劃，還沒有答應，她便搶着金杖走了。我推開追着，問：「你是奧加嗎？」她在陽光燦爛的街頭，長裙飛舞，騎警得得的在她身旁經過，她揚動手中的寶石，高聲道：「是嗎？」一轉角，便消失了。

這就是奧加的臉嗎。音符一樣，讓人無法記憶的臉。

——他日夜思索，無法記起她的臉。她的金銀杖是她的存在唯一的印證。有這麼一天，他老了，突然記起她的臉，他生命唯一的缺失得以完成。他的存在也就沒有意思。在那麼一個大雪紛飛的聖誕前夕，他走那一程最後的十分鐘旅程，是否想的就是這些。

為甚麼倫敦的美麗夏日，會讓我覺得哀傷，那一定是我的心的緣故。

瘦小女子來拍我的門時我睡意正濃，想關門睡一個小午覺。她着一條黑色絲質長裙，受了傷似的，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哀傷與焦灼。臉這樣瘦小乾裂，盛不下任何情感。因其乾裂無情，她的臉孔像地獄，無形無狀，令人無法記憶。她推門進來便拉着我：「金杖呢金杖呢？」我讓她搖得頭昏眼花，半醒半睡的答：「賣掉了賣掉了。」她在黑底裙掏出一疊英鎊來，抖着：「這我怎麼辦？這我怎麼辦？」再扯着我，道：「他搶了我的金杖，他打我至不良於行。他卻說他愛我。到最後他還到賣掉我的金杖，」。她側着頭，靜了下來，道：「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我一時間無話可說，只好道：「哦。你是奧加。」

多年後我的記憶開始模糊。我記得我自己四歲的臉孔，卻無法想起四十歲。我亦無法記起革命之後的捷克和史洛維夫亞和哈維爾，我卻記得一九六八年的受暴力鎮壓的布拉格。其實是美好意願最殘酷的出賣者。奧加和加希米先生的真實同樣殘酷，以致加希米先生不得不選擇忘記。

他忘記了她的臉。他記起的時候，非死不可。可能就是這樣。

我的小店賺了點錢，我厭倦了寶石的虛榮和舊的沉溺，便將「波希米亞」賣了，在查寧十字開了一間捷克菜館，在家鄉請了一個廚子，閒來可以說說捷克語，以慰寂寥。又是一年的聖誕前夕，我已經滿頭灰髮，走在雪中，心情很是荒涼。倫敦的雨衣和霧，總令人寂寞慌張。我豎高雨衣的領子，在布斯貝理區走過，到小酒吧喝一杯威士忌，心是暖的，指尖老是冰冷。我便將手按在店裏的窗櫺上，以為會有一點溫熱，卻愈發的冰冷，打着冷顫，便看到了奧加的金杖。

名字就叫「奧加的金杖」。「奧加·利塞，一八九五—一九一九年，智利聖地牙哥，是智利本世紀第一個女殺人犯。其祖父法蘭度利塞是帶領智利人民於一九一八年成功戰勝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革命領袖，不過其家道自其父已開始中落，母親是一個佛明高跳舞女郎。奧加十二歲離家出走，原因不詳，十八歲經營妓院，對寶石有特殊愛好，傳說肚皮鑲有一粒心形切割一卡拉十份紅寶石。至二十三歲被一個匿藏在後院以圖不付賬的客人發現，她的後院埋有大量人骨，發掘後計有十二個頭顱骨，二十三隻左腳骨和三隻右腳骨，六副肋骨和三十隻小指。奧加行刑時全城都外出觀看，凡已經發育的男子都為她穿了白。她死前最後手執的金杖，男子為她流淚後便變了色，杖柄成了銀。她死後墓上有人刻上「美麗溫柔熱情的妻子奧加」，下款是一列男子的名字，足足有三十多

個。標價是二萬二千鎊。傳說值一萬九千鎊。我想起了瘦小而普通至無法記憶的真正奧加；街頭千萬個失意的英國女子，家裏可能都留着一點寶石，貪戀奇異的小亞細亞男子；到頭來給男子騙財騙色，甚至打至手斷腳斷，都可以是奧加。

我也曾是個販賣傳說的人，我想我對幻覺有較深刻的理解。

是否從這一天開始，我不再掛念捷克。

既然來到了倫敦，就嘗試和她發生感情。祖國已經死了；移民開山闢石，是對意志的嚴峻考驗。

這樣我比較釋然。關於寶石與傳說，我要說的就是這些。很沉悶的，沒甚麼。

「我突然記起你的臉，我流了眼淚。」

我懷疑叔琴看到我給她的一支綠寶黃金鑲水藍寶石髮簪便開始瘋掉的。那天她依舊上台做表演，蠟燭一滴一滴的滴在身體上，她突然開始流眼淚，然後抱着要和她做表演的馬來仔，喚他：「紅嘴唇，你爲甚麼要離棄我。你離開我的時候，我就開始老了。我今年二十一歲了，我的日子就完了。我卻無法記得你的臉。」觀眾對這些文藝腔對白，

大喝倒彩，吵得小白忙來找我：「細細娘，叔琴出事了。」我走到台前，只見她一臉光彩，像十五歲少女第一次談戀愛，像我的年輕歲月——我也是曼谷白旁區最紅的阿高高舞女郎。在白旁找生活久了，已經忘記那一種光彩，後來只有在精神病人的臉上才看到，像宋明，像沙勞雅，像阮雪。發瘋的，嫁人的，因酗酒而被車撞死，患性病死掉，好結局的，帶着私生子女回鄉建屋，開個小店還是甚麼的，離開前死前都給我留點首飾，算是對我這個女主人的——一點謝意——我的女孩子是全白旁紅燈區最平頭整臉的。我從來沒有下手打她們。她們日間沒事我甚至爲她們找個英文教師教她們語文，打字，或裁縫師傅教她們做衣服，有時她們上台表演身上還有鉛筆跡痕和秦絲碎料，以致客人都說我的女孩子像女學生；但我的意思是，誤落風塵固然不幸，但不表示我的孩子不可以有尊嚴和希望：她們將來要離開這陰暗的酒吧，過正常的生活。所以我的阿哥哥酒吧叫做「波希米亞」，是取其浪遊的意思：這酒吧不過是女孩兒們生命的其中一個經歷。不幸不是你們最終的命運。我時常跟她們說。是否因爲這樣的緣故，她們時常留給我寶石。嫁了一個患了骨癌的多明尼加大使的光光，給我留了稱「白鴿血」的緬甸紅寶石，十卡拉，還沒有打磨。打磨後可能只得五份，可能有五卡拉，沒準，我也沒管。她去了

多明尼後便失去了音訊。讓火車撞死的明媚，出事前給我一隻送來自猶他州華華山的乾紅綠玉九十分鑲碎鑽戒指，是一個美國客人送給她的。他答應和她結婚後她便發覺她染了愛滋病。她說她還是要去路易士安娜和他結婚——反正人都是要死的。上機前一晚她的身體給火車輾個稀爛，我懷疑她不過是自殺。發瘋的阮雪，離開了酒吧在醫院與街頭流連，一天晚上來酒吧找我，衣服比我上次見她乾淨了很多，還用紫籐花香氣的洗頭水洗了頭，我請她喝酒，她一高興上台跳了十幾分鐘的佛明高，血紅的長裙傷口似的揚開，我看着忽然覺得心痛。她下來便一直在笑，給我一只淺藍鑽石胸針，太暗看不清楚石的質素，主石起碼有兩卡拉，阮雪笑道：「石頭有個名字，叫藍色的希望。你說希望到底有沒有呢。」我給她一萬泰銖，着她有錢便回來贖回胸針。她只拿了一小疊一百銖錢幣，笑着便走了。過兩天警察來告知阮雪已經死了。綠寶鑲黃金水藍寶石髮簪是卡蜜給我送來的。她決定二十歲退休，而且決定單身。在曼谷，二十歲的沒有大學學位的女子，除了當酒吧女郎或嫁人，所有的選擇其實很少的。卡蜜離開酒吧後時常有石頭黃金讓我脫手，讓我懷疑她可能是個強盜小偷，最好不過是騙子。她給我送來髮簪時卻沒有叫我打價錢，只讓我看：「叔琴·查波拉·愛。」問我：「是她的嗎？」我便記起了

臉上的光彩：叔琴的，我的，眾女子的。寶石與生命一時一刻的閃亮，是否有關。

我記得叔琴剛來時，才十二歲。和眾多跳舞女郎一樣，她的貧窮和不幸，庸俗至沉悶無味，沒有人對她的來歷有興趣：各人有各人的不幸。她開始上台跳脫衣舞時，身體還沒有發育完整，客人走光了她便穿一件舊T恤，蹣跚着兩隻瘦小的拖鞋在吃雪糕，才來兩個星期便開始流血，我以為不過是常事，在浴室裏才發覺流出的是細小的胎兒。我叫米兒替她清理。她也沒話，喝一杯加冰可樂，然後說：「也好。」便再沒有話，蹣跚着一隻拖鞋赤着另一隻腳去客廳看電視。

一年後叔琴已經是一個年輕女子。在「波希米亞」，世上一日，已是千年。女孩子迅速成長，學盡生命艱難的功課，到二十歲已經成妖成精。她在台上已經非常妖媚，學會對六十歲的禿頭大肥佬德國男子說，多麼精壯的小伙呀，你請我喝酒好不好，上街會穿一件密實的長恤衫，卻故意不穿胸衣，天真裏見誘惑。和女孩子們一樣，會靠着長沙發，揚起頭來笑：男人都一樣。喜歡寶石。而且，或許近乎神蹟一樣令人難以置信，在「波希米亞」，女孩子們都渴望戀愛。叔琴開始在台上搜索黑暗觀眾的臉孔之時，我知道，叔琴要戀愛了。那年她還沒有十四歲。

我便說：「叔琴，小心你的心呀。」反反覆覆的勸她：「保守你的心，勝於保守一切。」——心比寶石更珍貴。然而叔琴這樣漫不經意，隨便將她的紅寶戒指，粉藍鑽石鐲四處擺放，我知道我的話多說了。到底心要傷到怎樣的痛與深，我們才懂得心的珍貴呢。我按着自己的心——我細細娘也曾經是個用心的女子。但沒有用。我始終一無所得。

她和那個三十多度天氣仍穿皮襖和牛仔靴的少年深夜外出時我只塞她足夠的錢，讓他們花費。很快男子便會問她借錢和打她，這樣的事情我見多了。叔琴總不肯相信。這些女孩兒即使身處其中，仍會以為不過是噩夢。突然如夢初醒，便上演很多自殺發瘋大吵大鬧的煽情情節，這樣的事情我也見多了。事情見多了就會學得聰明，不需要怎樣的天份也會剔透知情。然而因為聰明，往往便看似無情冷酷，所以我只好不再多管叔琴的事：生命本身是最好的馴獸師——哦，我細細娘也曾野性難馴。

結局是她讓男子插了她一刀，搶走了她的紅寶戒指和粉藍鑽石鐲，二千元美金和五千泰銖。我陪她上醫院時她還央我：細細娘不要去報警。我沒應她，「啪」的刮她一巴掌。她掩着臉，在黑暗中看我。我道：「這一巴掌是抵你問我借給他那一千美元的。」

錢你不用還我了。這一巴掌可真昂貴。」她放下雙手，在曼谷是個潮濕的深夜，酒紅野蘭花在漆黑而發臭的河邊開滿，她看着汽車窗外仍然美麗的月色，少女的臉於一夜盛放，自此是個略知世味的小女子了。她想了想，轉過臉來，道：「謝謝。我想我明白了。一點事情。」

然而談何容易。有人到死還是蠢人一個。她對待客人叫做狠了些，有時會找得冤大頭孝敬一點金飾給我。找到一個迷上她的美國男子，六十五歲，足足大她五十年，她問他拿了三萬美金，算做禮金，答應跟他結婚，在泰西的木索市附近山區的家鄉買了地，建好地基，預備蓋房子，又給長兄娶了媳婦，她才來跟我說，要到瑞士去。她找到了一份酒吧侍應的工作：純粹侍應，沒別的。她說。我道：純粹的工作，不必請你泰國人去。他們有工會，不會輕易要你。要你做的工作，一定出賣皮肉。她便爬上無人的酒吧枱上，赤足走來走去，道：「這酒吧叫『波希米亞』。你從來沒去過波希米亞。我到了歐洲，假期我要開車到波希米亞去。」她倒了一杯特加拉，道：「歐洲的特加拉酒會熱烈些。」我笑道：「特加拉就是特加拉，到處都是一樣，都是從墨西哥入口的。曼谷的也一樣。不過，你要去便去吧。你要回來的時候，我都在。」她將特加拉一喝而盡：

「不。我不會回來的。我要說法語，開標緻小轎車，喝紅酒，吃芝士。曼谷除了廢氣和垃圾，甚麼都沒有。」

人人都說年輕好，大概是因為年輕無知，容易受騙。

而且怪不得誰，幻像是自己一手炮製的。

她回來時我自有世事不過如此的感覺。我多麼希望她在瑞士找到美麗新世界，然後衣錦榮歸，做一個合理而有尊嚴的女子，或許還會自嘲：「我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比呆鳥稍為聰明一點點，所以會躺着睡覺，不致成天站着而已。」這樣我便可以高高興興的說：「原來我錯了。日光之下還有一點令人驚喜的新事。」然而她在一個大雨而無客的黃昏回來，全身是濕的，挽着一隻拉着另一隻褐色字母皮箱，穿一件摩托皮背心，臉上的化妝都化了，像頑童一樣滿臉顏色，見着我，揚揚手中的行李：「一無所有，人財兩空，光撈到一套路易維當皮箱，人送的，你說值多少錢。」我一看，只道：「一錢不值，是假的。」她便萬分煩惱的坐在皮箱上，道：「狗養的，騙財騙色。」我笑道：「孤掌難鳴，也要你上當才騙得成呀。」這時斷斷續續的來了幾個新加坡日本客人，也是全身濕透。叔琴跳起來，道：「我給你們跳一隻濕舞。」脫了皮襖，就是一件濕透的

小衣。她仍然十分美麗而誘惑，畢竟年輕，老只是心的事情。一舞既罷，舞台都是水點，不知是汗是雨，燈光打着，可以映出彩虹來。

如果「波希米亞」是人間地獄，她們總會回到地獄來。唯獨在波希米亞，她們才是天使。在這裏，沒有人會羞辱她們，沒有人會傷害她們的心靈。

叔琴回來後開始很努力的學習英語和速記：「我要做一個普通女子。」叔琴說。日間也曾打扮得端端正正的去見工。履歷上一旦填上「阿哥哥跳舞女郎」，辦公室的大門便重重的關上。她學乖了便填上「家庭主婦」，卻讓人告知男主管不喜歡已結婚的女職員。叔琴動了火：「又不是賣淫，要不要處女才可以當打字員。連酒吧都不管我們是否結了婚，有沒有男人，你們算甚麼。錢也少，工作辛苦又沒有前途，真是雞狗不如你們還嫌三嫌四。」「正常」工作自然也泡了湯。把心一橫，叔琴索性去當工廠女工：「和當跳舞女郎一樣，是一份莫問出處的工作。」她離開了我在暗夜裏戴着一串碎鑽項鍊，想着我的前半生。我以為酒吧工作和其他營生一樣，不過是一份工作，無所謂正常不正常。叔琴千方百計的要離開「波希米亞」，必然覺得酒吧不可以終其餘生。我是覺得可以的。我已經習慣黑暗。有多久我沒有看見早上的陽光。我只知道鑽石在昏暗的夜裏，

只要有一點光就會發亮。有時我想，我是不需要光的。我可以在夜裏終老死亡。但叔琴要去工廠工作了，我便決定見一見早上的陽光。我躲在酒吧閣樓看電視錄影帶，一直至天微亮，才走到白旁外面的街頭。陽光稀薄，人們正潮湧着上班。我雙目刺痛，幾乎流眼淚，以為眼睛有毛病，老是看到光亮一點一點的映着。走了半條街，才發現，原來是我的碎鑽項鍊。我叫了一架「篤篤」，要回白旁，心裏非常惶恐，那是因為，原來鑽石在白日裏會這麼亮。

我何以對白日這樣陌生。

我明白了叔琴的掙扎。但年紀又讓我相信掙扎的徒然。

原來我對待女孩兒的寬容，我願意給她們希望，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恣態。我在宿命的悲哀中沉淪。

但叔琴不願意。她說：我多麼渴望。

我有多久不曾說「我多麼渴望」。

能夠離開酒吧，過正常生活的人畢竟是極少數。我多麼希望叔琴可以。或許我也可以晚上睡覺，白天工作，不再跟警察，變性人，吸毒者，殺人犯和小偷打交道。

這樣一想令我很累。我回去一睡醒來剛入黑。入夜以後我忘記很多事情。警察忽然來掃蕩，不知是否黑錢讓人吞掉。我索性踩上白旁的分區警局，找到了分局局長小邱，給他扔了四條兩重九九九金：「你們是甚麼意思。」小邱苦着臉，道：「我要給調走了。」

後來天天給警察掃蕩，幫會又來找麻煩，女孩子兒雞飛狗走，居然過了我的死對頭「紅嘴唇」阿哥哥吧上班。我索性將「波希米亞」關了門，拿了點現金，拍盡了無數酒店的大門，終於掙得一間五星級酒店的經營權，我也樂得減少色情表演，登時像登樣了很多，連粉也擦少些，四十幾歲的人可以顯示四十多歲的皺紋，不必扮二十歲，我亦覺做人寬容了些。

安頓下來，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我有時白天也可以出去，比較習慣白天的亮光。在「崇光」百貨夾雜在曼谷的職業婦女中買東西，也覺得可以和她們平起平坐。黃昏時酒店的花園可以看到日落，我站在那裏深深吸着白蘭花的香氣，忽然記起叔琴和女孩子們，上一生那樣遙遠，我竟然無法想起她們的臉。

再回到「波希米亞」，我突然記起她們的臉，我流了眼淚。

畢竟我們都打回原形。

酒店被瑞士集團收購後，瑞士管理人員知道我的底細後便天天來找麻煩。一會投訴我的白酒不夠冰凍，一會挑撥我的酒保指甲藏跡，最後挑出我一個女孩子染有愛滋病使正常中斷我的合約，不但沒有賠償，還用民法起訴我管理不當，影響酒店聲譽，並將我在酒店業招標合約名冊上除名。我結果身無分文，走投無路，回到了白旁。死對頭「紅嘴唇」願意給我重新開張「波希米亞」，條件是我是僱員，只支取管理薪金。當然你可以仍叫你自己做「細細娘」——一切和以前一樣，只要你不多想。

怎可以和以前一樣。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我不再教我的女孩子社交英語和速記。我只教她們：「請給我錢。很多很多的小費。不要鑽石綠玉，要錢。現金。」我教她們在五秒內將日元換算成泰銖或美元。她們也不再送我寶石。只要鄰間酒吧多五巴仙收入，她們毫不猶疑的跳槽。這是九十年代的人情。細細娘你過時了，她們說。

叔琴再回來真是恍如隔世。她又乾又瘦，指甲爆裂，還抱着一個污兮兮的孩子。她和我記得那個女子不一樣。

「細細娘。你還在。」

「是。我在。」

「她們呢。」

我接過了她的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已經太疲倦，以致無法相問安慰。

「工廠大火。他們將工人鎖上，全燒死了。我剛好化學中毒，正在送院途中。他們幾百人，全燒死了。」和以前一樣，我只好抽一疊鈔票出來給她，因為沒有更好的安慰。「他們不准我們上廁所，我得了膀胱炎。我懷孕後工廠便解僱了我。男人也離開了我。第二間廠不准我們吃午飯。我的孩子早產。這是第三間廠。這就是我所追求的正常生活。」

她再次登上酒吧舞台時已經失了她的嫵媚，因為生過孩子，身體有一種凝重，千斤重似的。而「波希米亞」的生意實不比從前，整個白旁區因愛滋病蔓延都陷入式微，「波希米亞」冷落荒涼，我覺它愈來愈像瘋人療養院。雖然如此，每天結賬，收入還可以，那一定只是我的心，愈來愈像療養院。我的死對頭紅嘴唇會看上像療養院病人的叔叔，實是奇事。紅嘴唇在白旁打滾多年，是個女子變過來的男人，因此比男人更男人。

動輒對女子拳打腳踢，「豬囉豬囉」的叫她們，但始終是「紅嘴唇」的老闆，再狗養都不缺身邊的女子。他看到叔琴的凝滯與微微的癡肥，便說：「叫她來跟我睡。她不想跳就不要跳了。」叔琴下得台來，臉黃黃的抱着孩子，怯生生的跟着紅嘴唇，嘴嚙動着，聽不清說甚麼，和當年那個野性女子，已經是兩個人。我看着她漸漸肥大的身影，跟在紅嘴唇身後，便隱隱明白，紅嘴唇之看上她，因為在白旁，在「波希米亞」，只有她像一個妻：沒有希望，不再受幻像困擾的一個妻。

那個野性女子已經死了。我已經忘記她的臉。

紅嘴唇讓仇家追殺時真是精采，整個白旁的人都跑出來看。追殺的人用的是弓箭，一支已經插在紅嘴唇的小腿上，他在白旁的小販檔跌跌撞撞，「嗖」的第二支又插在他的臂上。紅嘴唇連開了六槍還擊。叔琴抱着孩子，呆着。待紅嘴唇跌下她才放下孩子伏上前去，手背便中了箭。警察此時趕到，眾人便十分沒趣地散去，留下一地的鋼箭，殺手自然也不知所蹤。叔琴緩緩的站起來，手背一直流着血，看着我，笑：「細細娘，你記得我第一次讓男人插了一刀，你刮我一巴掌嗎。這麼多年了，我還沒有學得聰明些。」我只好道：「聰明沒有用。叔琴。聰明沒有用。」她點點頭，說：「我知道。」

便給抬上了擔架。

紅嘴唇躲避仇家自然給我一個好機會自立門戶。他託叔琴來告知我先打理好「波希米亞」，股份給我一半，還簽好了協議書。我見事有轉機，立刻找個室內設計預備好好的再給「波希米亞」一個新裝璜，四處物色女孩兒，要懂英日語的，急急的撲了點粉，買了幾件鎮得住場面的行頭，有點重出江湖的意氣風發。叔琴沒了個靠山，反而正常了些，吃得比較少，有音樂的時候會對鏡舞動，自言自語道：「我才二十歲。那些唸大學的女子，二十歲生命還沒有開始呢。」想不到紅嘴唇給人追殺，就成全了我們兩個，這一殺，殺得非常好。

叔琴來給我道別時說到了真愛。我差點沒笑出來。她那張臉稍稍回復了野性少女的光彩，說：「紅嘴唇很粗鄙，但在我最醜陋艱難時期他卻要我，令我想：可能是真愛。」我便側頭微微笑：「希望你真是找到真愛，情投意合。」她低低的道：「他帶我去做一支綠寶鑲黃金水藍鑽石髮簪，說要跟我結婚。」「結婚？」「我也抵不住，哈哈大笑。」他冒着生命危險，露面和我去訂首飾，和我相約在機場再見，我們要去巴黎。我想他是愛我的。」我收起笑臉，正色道：「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事。」我又添了

句：「如果是真的。」

卡蜜給我送來信支刻有叔琴名字的髮簪，還給我說了個故事。「是一個碎屍案殺人犯的遺物。他被處決後在他和死者同居的家中找到這支髮簪，家人便拿出來賣。」我皺眉道：「殺人犯是紅嘴唇嗎？」卡蜜聳肩道：「不會吧。沒深究。」

叔琴在機場等了紅嘴唇一天一夜。回來時很沉默，臉是灰的。

她自此沒有再提紅嘴唇，紅嘴唇也沒出現，我便獨佔了「波希米亞」。「紅嘴唇」酒吧關門後，紅嘴唇和叔琴口中的所謂真愛就像沒有出現過。直到叔琴在這麼一天見到了這支原來應該屬於她的寶石髮簪，她知道在另一個女子的家中發現，而女子已經讓人殺死了，她便滿臉是光彩，如記起了某個年輕歲月的日子：「突然我記起了某張臉。」她說。然後她在台上下，再無法說出一句有意思的話。

當夜以後叔琴再沒有回來。她沒帶走任何物品，連她的孩子她都拋棄。或許她已經死了。在記起某張臉時就已經死了。我對卡蜜說。孩子沒了她卻一樣生長。卡蜜從良後便開了一間寶石店，有時會給我找點好寶貝。我們有時會在店裏無無聊聊的說着話。我根本不明白你說甚麼，甚麼寶石甚麼臉，卡蜜笑說。難道叔琴是為紅嘴唇而瘋掉，其實

不必。你看女子被人殺掉。說不定殺人犯是紅嘴唇。如果紅嘴唇當年在機場等她，說不定被殺死的是叔琴呢。說不定說不定。生命中有這許多說不定。真是得到亦未必好。但我的意思是，叔琴的故事是與希望和絕望有關的。紅嘴唇不過是，如西諺所說：駱駝背上最後的一根稻草。本來無關痛癢，但卻可以折斷駱駝的背。所以當叔琴看到了寶石髮簪，或許想起可能的真愛的臉，她便瘋了。

「她其實應該忘記的。」卡蜜說。

「是呀，我近來記性愈來愈壞，我甚至記不得自己的名字。」我說。

「我上次答應你那對黃藍寶石鑲粉紅碎鑽耳環要賣你多少錢？」卡蜜笑。

「折實三萬零五十五泰銖，你還答應要送我一隻九K玫瑰金指環。」
能夠活下來就是最後的勝利者。而且我的計較還是很精明的。

「我忽然記起我的臉。這樣我便盲了。」

「我祖母從後門走進來。我的頭跌在地上，裂開。」

「你不用再寄甌子來了，用不着。」

我決定要行聖禮毀滅「希望鑽石」時，墨爾本城便開始颶風下雨，蘭度街的人群流散如獸。我們在小歌林街的聖母堂的燭光，在白日裏熄滅，管風琴突然奏出淫媚的「艾曼紐」主題曲——司琴就在這一刻精神失常，但我從來不知道他會懂得這些音樂。我只從小希臘區一個酒吧女郎來做告解時聽到的。她時常在告解室裏給我唱歌。我的純銀玫瑰唸珠忽然變黑，十架上刻的「我是一個天主」後的「教徒」長滿了鐵鏽，彷彿我要說我是天主，成了妄稱——我們可以在這樣無知的虛妄中，犯了十誡中「不可妄稱你天主的名」的戒的。「希望鑽石」在祭壇上閃爍，如罪惡的光芒。伴着「希望鑽石」的是聖母堂主教祝聖的「石頭眼淚」，是 sauroilite 的化石，傳說是天使聞得聖子之死所流的眼淚。「希望鑽石」足足有二卡，藍晶晶的在黯藍的夜中流動。我站在無人而黑暗的聖堂中看着「希望之鑽」，無由的覺得心動——世上的華美，情慾的觸感，讓我們愛與痛，因為生命的短暫無由，我怎忍將妳毀滅——那一定是魔鬼的誘惑。「希望之鑽」之所以帶來不幸，全因為誘惑。我便跪下來，唸了五十遍玫瑰經。即使已經是天主的人，我們還會忍受強烈的試探。瑪利亞我的皇后，我的中保，我的甘飴，阿門。抬起頭來，

鑽石不過是閃亮的石頭而已，到世界盡頭時甚至變成灰。只有「石頭眼淚」，素樸無華灰黃的礦石，泥土一樣，是可以抵擋時光與死亡的。

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希望鑽石」如何來到聖堂的。來做告解的大概是一個乞丐，一個醉酒鬼，一個波蘭人或意大利人，他在告解室呼呼大睡，半醒半睡，在牙縫中說「毀了它，毀了它」，我便數說他：「你到底犯了甚麼罪，讓天主饒恕你。你是否偷竊，你是否犯了姦淫，還是你除了天主以外，還有別的神？」他沒有答，忽然拋進來一塊石頭，跌跌撞撞的便走了。

他是最後一個告解的教友。我感到十分疲倦，便到小聖堂外的噴泉喝一點水，黑袍都濕了，墨爾本的盛夏有蚊，我靜靜站立，感受光的消逝，讓我想到了十架上的血與犧牲。天已全黑，我獨自在聖堂裏禱告。屬靈生活像永不止息的戀愛，我想念，我輾轉思歸。我回到了告解室，在狹小的空間思索聖靈的降臨如雲彩如火。在沉默與黑暗之中，見到了月色。仔細看清楚，今夜沒有月。夜色微昏，那是鑽石的光芒。這便是「希望之鑽」。

我一個彌撒之後告知教友我得到的鑽石，希望主人可以認領。如果無人認領，鑽

石就會成爲教會的公物，和「石頭眼淚」一樣成爲裝飾祭壇之物。

我們決定用火燒燬鑽石。就像一個喪禮，嚴肅而又簡單，我們在一個平平無奇的星期一早晨，做了清晨的彌撒，吃過早餐，清潔了房間，便要在聖堂外的小廣場燒毀「希望鑽石」。才一推開聖堂的門，就見到了上百的教友，穿上他們星期日禮服，戴了帽子和手套，在盛夏裏流着汗，見着我便點十架見禮，甚是嚴肅安靜。我沒想到「希望鑽石」的死亡就像女子離去一樣莊重無聲。我亦像主持喪禮和婚禮一樣，唸了經文，唱了詩，祈禱後爲不幸的人們祝福，便教小修士點着了火。火燄揚起，飛到半空，灰色的灰燼如灰蝴蝶飛揚。我們在火燄和灰燼中靜靜接近，以至於死。「希望鑽石」會從此消失。

但沒有。鑽石就是鑽石。她在灰燼中仍然是鑽石。

來認領鑽石的女子沒有把鑽石領回去。在一個大雨的星期三午後，女子來辦告解，雨聲這麼大，我聽不清女子的聲音，也無法聽出她的年紀，或情感，可能很傷心，又或許很靜。她的話斷斷續續，說：「神父，請饒恕我，因爲我犯了罪。」頓了頓，又說「毀了它。毀了它。那鑽石只會帶來不幸。」

「在天主的完滿裏面，無所謂幸與不幸。」

燭光搖動，教堂的寂靜讓我感到了幸福。

「萬福瑪利亞。」

「那時候想到了愛。愛到底是甚麼呢，神父，爲甚麼愛會讓我這樣痛楚。」

「人的愛殘缺不堪，所以讓你痛。」

「遇到籍籍時我已經不再想愛。愛情是沒有的，我說。那不過是幻覺。你知道，一個人的生活很簡靜。我甚至不再祈禱，我不需要天主。我想可以就此終老。」

「天主饒恕你。」

「我是在羅馬廢墟碰到籍籍的。他坐在石頭上吸了香煙。那時正是一月時分，下雪。我在墨爾本從沒有見雪，所以便冒雪去了廢墟。整個廢墟只得他和我兩個人。我們默默的相互站立，望了一眼，便走了。」

「翌日在三個銅幣噴泉又碰到了他。我開腔：要再回來羅馬嗎。他說：不。揚起手來，說：昨天遇了劫。手指都紮滿了繃帶。我便說：呵呵，這就是羅馬。我請你吃中國菜。你是中國人。他笑，不。我是日本人。」

「我們分手後兩個星期他來墨爾本探我。站在我的銀行出納櫃檯前，叫我的名字。我以為有人打劫。他只是說：我十分想念你，便來了。」

「有時我想，愛不過是小恩小惠。我以為我可以獨自過一生，我還是被打動了。」

「天主的愛是廣大的。」

「那真是黃金日子。我們在河邊看日落喝咖啡，坐電車漫無目的在城中穿插，我才知道我生於長於的墨爾本城，原來是個美麗的城。我帶他到舊墨爾本監獄博物館參觀，在狹小的囚室裏陳列了死囚行刑後的臉模。地上還陳列着死囚縛腳的大鐵球。他在這麼一個黑暗的地方吻了我。我微張開眼，看着密密的鐵窗，心裏有不祥之感。」

「你嫁給我好不好。我合上眼，說，好。突然想起，才問：你到底做甚麼職業。我是個地方會議員。他說。你會是個議員太太了。」

「我推開了他，說，讓我好好的想一想。當夜我陪他回酒店，沒有留下，乘了夜車，到坎培拉城。其實在坎培拉城，我一個人也不認識。我只是非常渴望坐一程長途火車，而且睡得很好。」

「他再來時在我家門口等我。走廊很幽暗。他穿了一身米白，戲服似的。我没有驚

訝，只是很悽惶。愛到某一地步，只是覺得沉重與淒涼。他也没有答，只給我一隻特大的戒指，淡藍色的，我以為是藍寶石，他解釋說，是鑽石，叫做「希望鑽石」。人們說會帶來不幸。但我不相信這些。我說，大概是對的吧，愛情時常帶來不幸，而我聞說，愛情好比鑽石珍貴美麗。」

「只有天主的恩慈比鑽石更美麗珍貴。」

「回到東京，住在四谷，小小的屋，小小的窗，連天空也是小小的一小角。婚禮是西式的，在教堂舉行，我完全不知道神父在說甚麼，只隨着他們用日文說：是是，我願意。穿上和服我不良於行，客人在笑鬧，或許他們在笑我，或許他們只是自己在尋開心，我在那裏站了三小時，一句話也聽不懂，只喝了很多清酒，酒濺在雨後清荷粉紅淡金和服之上，如開了靡爛的花。我戴着淡藍的「希望鑽石」，不如怎的，眼淚就滴在鑽石之上。」

「我們到京都過了一個星期，籍籍每天帶着我去見黨員，政府官員，廠商，在高爾夫球場我跟着他們跌跌跑跑，在酒吧我坐在點唱機前點唱，客人走來以為我是酒吧的小工，叫：雙份威士忌，無冰。我們回到旅館，我不禁問：籍籍，到底我們是來度蜜月，

還是來拉票。他開始脫我的衣服，說：你現在是議員太太了。」

「回到東京收到母親猝然身亡的消息，死因不明，只在家門口暴斃，要開成因研究庭研究死因。」

「我獨自回到墨爾本。在中國區忽然一個黑衣中國老婦在一間粉麵外賣店跑出來，說：太太，你小心。你手上的鑽石會帶來不幸。我問她，你怎麼會知道，發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白人女子，穿着花絲裙，提着公事包在等公車。老婦可能只是幻覺。我開始有點怕。」

「籍籍一直没找我，我不敢回東京。」

「回到東京我以為籍籍可能已經死了，如果不幸要接踵而來。但他不在家。一天兩天三天，到我去報警時才知道籍籍因為賄選被捕。報上都報道了。你怎可能不知道。小警察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我不會看日文，我說。」

「要去看籍籍時失魂落魄，醒來已經在醫院，腳尖一片劇痛，低頭一看，已經沒有腳，左腳已被齊踝切斷。為甚麼還會痛呢，腳已經不存在。」

「我很想回澳洲。正想將籍籍和我手頭的股票套現，東京股市大跌，我們那二萬澳

元的股票跌得只值三千元，剛好夠我買一張機票回墨爾本，還要是經濟艙。我在機上想，可能會撞機或高空爆炸。鑽石的淺藍光芒異常邪惡，我想他們可能是對的。下機後第一件事便是將鑽石賣出。拖着行李走進店裏，抬頭便看到那個中國老婦，穿着黑衣服，裂着一排黃牙在笑呢。我將鑽石褪下，年輕的男職員，看我一眼便跟老闆說：我要放假。我要到「春日泉源」去散掉魔咒。這是一顆不幸的鑽石。老婦又站在街外，在陰惻惻的笑。我衝出去，說：管你是人還是魔鬼，你到底要不要這鑽石？」

「天主幫助你抵擋魔鬼的誘惑。」

「我還是戴着鑽石，是籍籍留給我的記憶。我安裝了假腳，回到銀行當職員，星期天去望彌撒，不再想關於愛及遠方的事情，甚至漸漸忘却籍籍的臉。直到一天，大概是一個普通夏日的黃昏，天色慢慢黯淡，我在河邊車站買一個牛角包，售貨員找錢給我時，我突然記起我自己的臉，在我面前，靜靜的看着我。打從遇上籍籍後，我已經忘卻自己的臉。呵要經過這許多不幸，我才意識我作為我，獨立的存在。我的存在原來與他人無關的，連愛人也不例外。忽然我眼前一片黑暗，而我的靈魂卻非常清醒。我掩着臉，從此除了黑暗，一無所得。」

「我這樣便遺失了鑽石。」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憂苦者的安慰。」

告解室非常安靜，聽到外面鴿子拍翼的聲音。女子靜下來，呼吸均勻，嬰孩睡着似的。過了好一陣，鴿子拍拍的飛走，可能颳了一陣風，女子方說：「我說的就是這些。說完了。」也沒待我祝禱，便推門走了。我在門縫看到她的背影，穿着一件黑長袍，雙手輕輕的向前摸索，有點微跛，一步一步的向夕陽走去，在教堂門口，停下來，聽到甚麼似的，回過身來，看着我，眼是空的，只有黑幽幽的兩個洞，其實看不着我，臉上卻有看的專注神情，好一會，方轉過身去，掩上了門，讓教堂關在寂靜與黑暗之中。

我們決定將鑽石鑿碎。用城裏最大的石頭將不幸的石頭蹂碎。爲了避免上次的哄動場面，我們在教堂後的小墳場，靜靜和幾個小修士搬了大石，在一個幽黯的中午，將鑽石放在一個神父墳墓的石碑前，幾個人合力將大石搬起鑿下。就在「希望鑽石」迸裂的一刻，墳墓忽然裂開，一隻雪白的手骨，從土壤中伸出來。小修士大叫一聲「天主饒恕」便飛也似的走了。我唸着玫瑰經，伸手將白骨放回墳墓去，捉着了已故白若神父的手，就像他生前一樣，很瘦很瘦，而他的指上，套着一隻鑽石戒指，閃着淡藍的光，是

「希望鑽石」。萬福瑪利亞，那一定是我的幻覺。我放開白骨，推開了石頭，石頭下只有幾撮壓壞的小草。

「希望鑽石」又頑強的回到人世。大石無法毀掉它。

我漸漸明白「希望鑽石」的不幸。如心魔，如慾望的燃燒。

「請饒恕我，神父，因爲我犯了罪。」

「天主饒恕你。你犯了甚麼罪，孩子。」

「我殺了我祖母。她從後門走進來，左手戴着『希望鑽石』，我的頭跌在地上，裂開。」

「童身之後，至聖玫瑰之後。孩子，你犯了十誡裏『不可殺人』的一誡。」

「她從巴撒隆那回來，從後門走進，我的頭非常痛，跌在地上，裂開。我用剃刀從她耳邊到耳邊割開。她站在我身後說：我在巴撒隆那的花朵大道找到了你的祖父。那時才是下午，陽光花花，城裏都在睡午覺，他在一間妓院的門前跟一個年輕女子在說話。我已經五年沒見過你祖父，他又黑又瘦又長滿了老人斑，我認不得他了。他見到一拍額頭，說：我怎會再見到你，這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我爲何這樣不幸會見到你愛密麗。」

我原來不認得這個老皮條，他叫我的名字我便認得他了。我祖母五年前在我祖父出走後便離開了墨爾本去找他。祖父出走之前他們吵了一架。祖父早上在吃一隻他自己弄的硬殼蛋，用調匙敲開了蛋的圓的一端。祖母醒來，自己弄了咖啡，見到了祖父，便說：你應該敲開蛋尖的一端。祖父便說，你管不着。我讓你管了五十年，如今我快要死了，你管不着。祖母便道，我呢，我和你消磨了五十年，我愈來愈肥愈無聊兼一無所得。你為甚麼不快點死。祖父說，好我死我死，我死得遠遠的。就這樣祖父收拾了行李出走，足足四大箱，移民似的。祖母看着他，也沒留他。祖父走了一個星期祖母瘦了足足二十公斤。剛好回復她少女時代，嫁給祖父時的體重。她出發去找他時甚麼也沒有帶，只帶一個祖父留給她的剃刀，也就是我殺她時用的那一把。」

「後來聽說，祖母到過倫敦，曼谷和布拉格找他，祖父每次都在祖母找到他的行蹤前走了。」

「祖母從後門走進來，說：我殺了他。這是你祖父的遺物。叫做『希望鑽石』，他從一個來自達爾文城的少年手中所得。我聽着我祖母說故事，我的頭非常痛，跌在地上，裂開。」

「祖母便說：我跟他回到旅館，跟他做愛，像我們年輕時候，然後他告訴我，他離開我是因為一個來自達爾文城的少年：比我們的孫兒還年輕的少年，皮膚像玫瑰花瓣，年輕美麗至我不敢直視。你祖父說。我一直找他，倫敦，曼谷，布拉格。來到巴撒隆那，我才在花朵大道一間妓院門前找到他。他見到我，問：為甚麼會是你，老頭兒，為甚麼你還不死掉。我便殺了他。我殺了他。你祖父說。你愛他吧，我問。我是以我從前愛你的熱情去愛他的。你祖父說。這樣一來，你不愛我了，我問他。你祖父只答：我們都老了。這樣我便殺了你的祖父，用剃刀，從耳邊割向耳邊。」

「我祖母回來，我的頭跌在地上。她殺了我祖父，我的頭裂開。」

「孩子，你們都犯了罪。」

「你說的是。但神父，不見得一個人的罪過會比另一個人輕一些。連你的罪過也不見得比來懺悔的人輕一些。」

「天主饒恕你。我們都犯了罪，虧欠了天主的榮耀。」

「所以。」

我們嘗試用鐳射光束毀滅鑽石，在報上登報徵求實驗室時讀到了女子被肢解的血腥

案件。女子的斷頭尚認得清臉孔，另一隻在碼頭發現的斷掌上，報案者稱尚戴着一隻兩卡拉的淡藍鑽石，相信是傳說中的「希望鑽石」，但警方到達後堅稱斷掌上沒戴有任何物件。警方目前在調查肢解案受害人的身份。我輕輕摺上了報紙。「毀掉它。」她們說。

將鑽石的碳分子用光束打碎，鑽石可以變成灰。

俗世的榮華光彩，到最後不過是塵土。

告解室忽然漲滿，都是女子的氣息和溫熱，想來是個肥女子。可能很肥很肥的吧，整個告解室都隨着女子在移動，以致我搖搖欲墮，按着木板道：「孩子，你犯了甚麼罪，讓天主饒恕你。」女子沒有話，久久從門底塞進來一疊信，從西伯利亞，寄至前蘇聯的立圖苑。

我在昏暗的告解室讀信，傳來牛角包和芝士的香氣：肥女子在嗦嗦的吃麵包。

「娜塔雅吾愛：火車剛離開立圖苑便開始下雪，天是灰黑的，分不清日夜。我在茫茫大雪中看到你的臉。因為我看到了幻影，我想我永遠見不着你了。我的背包裏還有你給我收拾的一打牙膏，咖啡豆不知是否壓碎了，空氣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我從此擦牙時

都會想到你。只是不知日子有多長。和我同車的還有一大堆沉默的人。偶然有人唱一首高加索的民歌。歌唱了一半，便停了下來，慢慢大家便忘卻。只有火車的轟轟隆隆，從不間斷。我想我不過沒有處罰一個將紅鏢刀旗畫黑的學生，我便成了反革命分子，便感到人生的荒謬。想來我和你沒機會去巴黎的了，祖母死前給我們的淡藍鑽石，照舊賣掉，你自己去吧，不然去澳洲投靠舅舅，不要等我了，這不是久留的地方。艾維。」

「娜塔雅吾愛：我們畢竟到了西伯利亞，景色美麗荒涼。我們以為很可怕的事，到發生的時候原來已無所謂可怕。我們到達營房，是一列木伐的房子，沒有煤，沒有燈，我們睡在木板上，醒來覺得變了冰蠶，但還活着。活着的感覺熱而刺激。我們第二天便開始上山伐木，要建自己的房子，我第一次見到了雪狐，想殺她，她一閃便走了。我的同伴利奧見到狐狸，兩眼發光，說：「殺了她。殺了她。」我想我的惡形狀大概亦一樣。娜塔雅，我們愈來愈像野獸。我多麼懷念午夜醒來，將你抱在懷裏的日子。我已經開始忘記生命中的溫柔感覺，和你的臉。只隱隱記得你的美麗，但，美麗與我何干呢。艾維。」

「娜塔雅吾愛：很長的日子我没法寫信，因為我的右手被斧頭斬傷。現在在用左手

寫字，寫得很艱難，而且可以寫的愈來愈少了。雪還是漫天漫地的下着，我再次見到了雪狐，而且把她殺死了，一地的血肉模糊，我和利澳把雪狐剝了皮，就地把她烤了吃，我們都很快樂。吃剩了一地的骨頭，利奧就開始嘔吐，然後才說，他是個素食主義者，然後他就哭了。當夜他就開始發高燒，發着熱還得上山伐木，晚上他開始昏迷，以爲我們還在莫斯科，着我給他一點伏特加酒，又說要駕直升機降落紅場。我早上醒來他便死了。

「所以我想，你也不用寄氈子來，用不着。艾維。」

「艾維。你死後我開始吃得很多，午夜醒來時便寫信。我胖了很多，你的死對我來說成了切切實實的肉，讓我時刻紀念。除此以外倒沒甚麼了。娜塔雅。」

「艾維，鑽石賣了。我在小歌林街一個舊物店將鑽石賣掉的。我離開店子十五分鐘後店裏給人打劫，店主就給賊人開槍殺了，聽說眼珠還滾在地上，鑽石給人劫走了。我站在街上看熱鬧，忽然記起你的臉，還是你年前死去的模樣，而我就已經老了。如果真有天堂，你一定認不得我，因爲我一直在長老，你的臉容，在人們的記憶中，永遠不老，直至人們將你忘懷。大概是這樣的吧，不是老去便是忘懷。娜塔雅。」

女子吃完牛角包又再吃芝士餅，然後又吃了一大包薯片，最後又吃了一包墨西哥脆餅。吃完了，還沒待我唸完主禱文，便推着擠着的走了，我在告解室裏還感到她肉體重量的移動，彷彿是一陣緩緩吹走的肉風。

鑽石在實驗室的高溫光束中分解，成爲碳原子。我們無法目擊鑽石化成灰的過程，就像棺木在焚火爐中燒燬一樣不爲人知，結果總一樣，塵歸塵土歸土，連鑽石也不例外。我知道人的一切都是暫時的，世界會終結，寶石不過是灰塵，只有天主是永存永在的。這說明了宗教總會存在的原因。我們需要信心，希望，愛。世上種種卻無法給我們這些。所以我總可以在教堂安身立命的，無論俗世有多聰明多複雜。

傳說寶石與愛情及眼淚有關，不知是否如此。

創世記

以光爲晝，以暗爲夜，這是第一日

人作爲生命的創造者，人如何承受人自身亦將滅絕的事實。

到底先有光，還是先有黑暗。

光爲晝，暗爲夜，是爲一日。

女子是生命的孕育者，在混沌之中孕育出晚上與早晨。邪惡與希望。

女子聽到這生命的召喚總會感到不安。不不不，她說。我非血肉而生，亦不生血肉。她以爲她是路西化，天使墮落成魔鬼，折翼成人。

肚皮漲破，綠草枯萎，河水乾涸，獅子哮咆徘徊，烏鴉在滿月之夜，啄食藍鯨眼

睛：女子將生怪嬰。

游以暗在夢中突然坐起身來，掩臉痛哭。

周亦明給她吵得醒來，便抱着她，問：「你怎麼了。」游以暗流了一身汗，道：「沒甚麼，我做了個很可怕的惡夢，但到底怎樣可怕，卻一點都記不起來。總之很可怕就是了，比死更可怕。」她拉過氈子來，抹一抹臉：「我要到廚房喝水，你不要？」周亦明轉過身，用氈子包住了自己：「我不喝了。你勿喝太多水，也不知對孩子好不好。你看你腳都腫了，你甚麼時候去做檢查。」游以暗起來：「明天吧。哦，天快亮了，應該是今天早上。」她便披着晨褸到廚房去喝一杯冷水，整個人冷得幾乎發抖。奧克蘭今年的秋天來得特別早。不知是否她心理作用，來到美國已經四年，綠卡快要到手，她愈來愈不適應美國的天氣，覺得一年比一年冷。或許因為第一次懷孕，今年的秋天又特別燥烈些。她穿着毛睡鞋，再倒一杯冷水，在黎明的客廳按着有線電視看電視新聞。電視新聞時常給她一種安定的感覺，或許因為新聞片都報導動亂與謀殺，不然就是飢荒地震，宗教狂熱分子集體自殺。她從來沒經過甚麼動亂，個人的和歷史的都沒有。父親游憂數年前心臟病發逝世，長兄以城說他死時很平安，早上出去晨運時都没事，剛

出去便在街頭暈倒，游以城趕到醫院時他已經斷了氣。已經是七十歲的人，算是自然死亡，以暗那時剛和周亦明結婚，輾轉來到美國，兩個人還未找到工作，礙於昂貴的旅費，也沒回香港奔喪，事後二人意外地得到以暗父親遺下的一筆保險金，以暗心裏暗地歡喜。長兄以城是個黑市醫生，正在考香港政府的執業試，環境也不好，發保險金前亦無法資助他們盤川。以暗一直不知道有這個長兄，直到五六年前忽然有個男子在家中出現，母親叫她叫哥哥，她才知道原來父親在廣西的故鄉有個前妻，前妻再婚，以城一直跟她長大。父親死後母親樓喜便不時生點小病，胃出血腸胃炎等等，沒大礙，以暗見以城亦願意照顧她，她也就放了心，在奧克蘭城找到一份中國人地產公司的文員工作，周亦明也在萬國寶通銀行當出納員，二人有了固定收入後她便不時給以城寄三百五百美金做母親的生活費。她自己也沒甚麼難忘的事情發生過在她身上，中學畢業會考才四科合格，花一年時間重讀再考，結果還是四科合格，不過是上一次不合格的那四科。以暗找到一份接待員的工作，晚上唸夜校，要再考，然而每晚上課不過在課堂打瞌睡，考第三次會考，仍然是四科合格。也不能說考試結果一樣，因為每次合格的四科都不一樣，績分也不一樣。以暗就放棄了考試生活。已經二十歲，應該戀愛吧，喜歡她的是她工作的

出入口公司人事部经理，已經四十歲，還結了婚。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戀愛，他在公司的後門樓梯吻了她。一天晚上約她吃飯上公園，她不知道原來在公園也可以有性。她痛得兩眼昏花，翌日告了一日病假，再上班他們通知她已經被辭退，而人事部经理剛好放假。

失戀後才發覺自己貌醜又平胸又沒有學歷，以暗心裏也有點慌。幸好沒幾個月在一間船務公司認識了周亦明。他當會計她當電話接線生，他二十五她二十，兩年後她跟他結了婚。今年以暗二十八歲，過去二十八年都平平淡淡，香港其間也沒甚麼大事發生，暴動平息後她才出生，趕不上。她想她也算是個幸福的小女子，說不定可以參加電視台「幸福家庭」的有獎遊戲，再養一個孩子就可以滿分。

凌晨六時半，電話響起，「必」的一聲，是長途電話。

以城說母親樓喜，得急性肺炎死亡。

將水分為上下，空氣為天，是第二日

以暗女兒：你移民後父親十分想念。我退休後沒甚麼事情好做，日子很難過，早上又早醒，坐一輩子也不到晚上，晚上又很晚都睡不着，蚊子很多，又有蟑螂，趁我睡着便在我身上爬來爬去，讓我生了一身的紅斑。最可怕的是屋裏有蛇。那是一條青竹蛇，很毒，不知從哪裏爬進來，在我枕頭旁邊捲着睡覺，幸虧沒將我咬死。我懷疑你母親要將我毒死，你也要小心。你將來賺到美金，給我寄點來，我想搬到市區去住。多點寫信來。快要過新年了，你們在美國要像在這裏一樣過節，知道嗎？萬事小心。

父上。一月五日。

以暗這次回家，自然沒有甚麼好心緒。老屋還是跟從前一樣，門前那幾株生蟲的松樹，居然還沒有死，也沒有好些，繼續生蟲。屋裏的綠階磚依舊發霉，母親樓喜供奉的觀音還放着幾隻發白的橙和幾截焦黑的松香，屋後建了幾間西班牙式的丁屋，或許剛發生過火災，屋頂灰黑，地面都是臭水。以暗在父母親的房間收拾父母的舊物，待裝修師傅來報價，略事修飾後託地產經紀賣個好價錢。父親生前穿的幾條西褲和一件西裝外套還掛着衣架上，母親睡衣散在床上，被褥凌亂，好像母親剛才這裏起床，外出喝茶，待

會便回來，見到以暗，會說：「你回來了。」以暗打開桌頭的梳妝櫃，找到了父親寫給自己的舊信，放在信封裏，信紙已經黃了。信沒寫日子，看內容大概是四年前的。一月。以暗怔怔的，肚裏嬰孩在微微伸手招她，她一手按住了肚皮，一手拿起樓喜的木梳梳頭。梳着梳着，頭髮都是木條，原來掉了一地的梳牙齒。

月明星稀，日頭發黑，海水起了大火，燒了七天七夜，風卻不吹地上，無底坑的門大開，有天使說：「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要寫出來。」

女子心裏明白，然無可言語。

她肚子發苦，口中卻甜如蜜。

天上寂靜有二刻。

女子就害怕，掩臉不看。無花果樹能生橄欖麼？豺狼會餵養小羊麼？

到某年某月某時，你無可推諉。躲無可躲。

以暗看到了她的父親。她和丈夫亦明睡在自己做女兒的房間，通常人們回到兒居都會覺得地方很小，比兒時小了很多，但以暗只覺得自家的房間很大，比兒時大了很多，整間屋子空蕩蕩。她在空蕩蕩的房間床前見到了她的父親，穿着一件羊毛內衣，一條寬

夸夸的睡褲，足踏一對硬膠拖鞋，站在床前看她。她叫他：「爸爸，你怎麼回來了。」他没答，只是緩緩的搖了搖頭。以暗不覺恐懼，只是有點疑惑。父親沒有講話，只是在黑暗裏招她，他的身體散發淡黃的磷光，像一隻燈籠在夜空中浮遊前進。以暗略一猶疑，嬰兒醒了，在她的肚子裏浮遊轉動。嬰兒和鬼魂，可能都一樣。以暗壯起膽來，跟父親向房外走去。

父親到屋外一遊，圓月正滿。聞說鬼魂怕光，原來並不。父親在門前松樹下小站，迎着月光，彷彿很冰涼滿足。

遊園以後，父親就招以暗回到屋子裏去。走到他的房間，立在床前，父親不再遊動，彷彿默默思索。二刻有寂靜，海水着火。父親爬上床上，架上椅子，在樑上繞了一圈繩子，踢開椅子，就此上吊。以暗大吃一驚，失聲叫他：「爸爸。」掩臉不敢再看。亦明聞聲彭彭的走來，亮了燈。樑上還掛着一條繩子，父親的屍體已經不知去向。以暗無法說得出話來，光會指着樑上的繩子。亦明見以暗一臉紫白，想扶她回房間去，見她一直指着樑上，上面空空的，只有一層一層的灰塵，想她大概是孕婦的神經緊張，也作勢從樑上解點甚麼下來，遞給了她。以暗接過了繩子，謹慎的掬在懷裏，也讓周亦明拖

着她的手，回房去睡。

周亦明醒來看見以暗睡得還好，放了心。她雙手交疊，懷裏抱着一條青竹蛇。周亦明立刻將蛇從以暗豐滿的胸脯前拉走，一碰，青蛇成了灰，原來已經是死的。

以城回來和裝飾師傅指指站站，木門要換過，地板重鋪，造鋁窗，廁所加浴缸和淋浴間。以暗跟着他們，沒甚麼看見，只擔心價錢過高，成本太大，賣的價錢不高，得不償失。以城一逕說「別擔心別擔心」，又和師傅抽煙喝啤酒。待以城送師傅走了，以暗站在門前等他。以城說「別擔心別擔心」便想進屋。以暗站在門前不動，肚皮漲得老高。以城說：「費用我們攤分好了，我也不想討你便宜。」以暗不動。以城有點不耐，問：「你想怎樣？」以暗便道：「爸爸到底怎樣死的。」以城道：「心臟病。」以暗再問：「爸爸到底怎樣死的。」以城答：「心臟病。」以暗堅持：「爸爸到底怎樣死的。」以城嘆一口氣，道：「他上吊。」

她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以暗輕道：「這樣一來，你是騙我的了。」以城道：「你怎可以這樣說。我是個不騙人的人。你這樣說我要招報應的。爸爸上吊，但繩子一吊便斷了。他跌下地來，心臟病發，所以我沒騙你，他是心臟病發死的。」以暗問：「這樣母親呢。」以城道：「這我倒不知道，我來到想和爸爸去飲茶時發現他的屍體，母親在床上睡覺。」以暗問：「爲甚麼會睡得這樣死？她吃安眠藥了麼？」以城答：「這我不知道。」以暗問：「爸爸爲甚麼要上吊？」以城答：「這我也不知道。」以暗追問：「爲甚麼你要告訴我他是晨運時病發死的？」以城嘆一聲：「你何必問這麼多。」

以城走後以暗又坐在父母的房間收拾，找兩件樓喜生前用的翡翠首飾陪葬，順帶看看有何要帶走的財物。拉開抽屜，放着母親生前戴的幾對金耳環，一對金手鐲，一塊飛龍玉。抽屜內還有幾張紙條：「把燈關掉。你再不關燈到外面去睡。」那是母親的筆跡。以暗有點悵惘，想她或許知道她不應該知道的，雖然她不知道她知道甚麼。她走到園子裏，陽光猛烈，周亦明在鋸門前松樹的枯枝。以暗突然覺得很口渴，便到廚房去倒一杯水，打開玻璃櫃，櫃底有幾張紙條，已經硬結一團。以暗細細的將紙條打開，上面

又是母親的字：「你給我打電話給以暗。」「電費交了沒有」「爲甚麼蛇沒將你咬死。你爲甚麼不去跳海。」像聾啞人的對話。母親時不給以暗打電話，她斷無口啞之虞，那一定是，她不再跟父親開口說話。

以暗回到父母的房間，房內幽幽的是日光的藍色。她輕輕的伏在梳妝檯上，房內很靜，只有窸窣的，可能是蛇的聲音。

她肚內有毒蛇，無人得知。

瞻仰遺容和結婚一樣，是一台表演，演員戴上最好服飾。殯儀館的空調特別冷，小工堂信化妝師道士都在發抖，一個小工索性將家屬遺下的掛氈，甚麼「痛失英才」披在身上，道士在袈裟袍上穿一件南加州大學的毛衣。以暗靠着亦明取暖。待小工推母親出來，在停屍間給母親戴上首飾。母親穿了一套她替她買的寶藍金線仿仙奴套裝，配一件米白絲恤衫，小工大概很匆忙，恤衫半露在外，以暗便將恤衫尾巴塞進衣服裏去，發覺母親肚皮有污痕，正想向小工發作，仔細看清楚，原來是個紋身。

母親有紋身。六十一歲的母親在肚皮上有紋身。

「吾愛秋生」，在天使身上。

以暗的心碰碰跳。她不知道秋生是誰，母親甚麼時候有這個紋身，父親在無數的夜裏看見這個紋身，會不會覺得自己像繼夫。母親生產自己時，會不會負着這個紋身。

母親是那些穿一身黑到街市買菜的小老太婆，父親亦不過是個退休的報販阿伯。他們是普通人，爲甚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以暗幾乎虛脫，全身發軟。以城在旁打點，招呼親友，鞠躬謝禮，「有心有心」，差點未說「有空再來」。待親友都走盡，以暗挽着亦明，和以城在殯儀館外分手。一地殘花，風颳來甚麼甚麼敬輓的紙條滿天飛。以暗站在燈火裏，問以城：「哥哥，你到底是誰？」以城聽不明白，問：「甚麼？」以暗說：「你到底是誰，你認不認識我，你來這裏幹甚麼？」以城也不懊惱，只跟亦明說：「她太累了，你陪她回去早點休息。」

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又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以暗從來沒想到她會這樣：她居然跟蹤她的長兄以城。跟蹤他，是因爲以城太好

了，好得簡直不正常。這五六年來，他照顧父親母親，送醫院做喪事陪飲茶。沒說過父母的半句壞話。以暗寄回來的錢悉數存入銀行，一個子兒都沒少，以暗查過。屋子賣出後一個月後交收，以城甚至提出他不要他的那份錢：他現在環境還可以，倒是以暗在外面需要錢。以城已經四十歲，還單身，但他會得到名百貨公司買嬰兒服，又給孩子打了點金器。他的容貌端正，沒以暗突兀的爆牙，過高顴骨，看起來毫不起眼，過目即忘，是做臥底密探的上佳人選，和以暗的怪模樣全無相似之處，這也是令以暗極度狐疑的原因。以城到底是誰，他目的何在，想甚麼做甚麼，他怎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好人。

母親火化後他們去收了骨灰，安放在大嶼山一間廟宇裏。三人回到市區，已經黃昏。以城請他們到魚翅館子吃飯，以暗亦明夫婦吃飽魚翅，以城卻不吃，說殺害鯊魚，太殘忍，付賬時面不改容的簽單，倒是以暗看得暗驚，差點沒伸出舌頭來。飯後她跟亦明說要自己到街上買點東西，亦明見她肚子大，不放心，以城幫腔，說：「讓她自己有點自由吧。」三人便分了手。

以暗招輛計程車，吊着以城的車子，他直開到自己的房子。回到家，他住在大坑道的舊房子，三樓，可以見他開了洗手間的燈，大概洗澡，然後又開了電視，看了半小

時，然後便關燈睡覺，乏味之極，害得她一直打呵欠。以城睡了好一會都沒開燈，看來會睡到翌日早上，以暗看跟蹤下去亦無甚進益，也就打道回家。

夜裏輾轉反側，愈想愈不服氣，以暗又想到了搜集情報的方法。

她在報紙上讀到可以去搜被跟蹤者的垃圾，翌日她又上班似的勤勞，大清早到以城門口帶走他的垃圾，又去問他的看更：「這裏有個游以城嗎？」阿伯彷彿很有經驗，問：「你是哪間報館的，肚子這麼大還來跟蹤這樣拚命。」以暗沒答他，問：「你知道游以城是幹甚麼的？」阿伯答：「醫生。不過我看他沒有甚麼新聞價值，他不上街的，下班便回來看電視，又不見他去舞會，他又不是愛滋病又不是同性戀又沒有女明星來找他，到底他犯了甚麼？」以暗見糾纏下去也沒甚意思，便走了。

那是一堆非常規矩安份的垃圾：餅乾包裝紙，礦泉水瓶，花肥瓶，脫毛牙擦，中英文報各一份，銀行的交稅優惠宣傳單張，健身會通訊，違例泊車告票。以暗想就此放棄。

不。他一定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以暗想。

她漸邁向職業水平，在油麻地買了無線電話截聽器材，到以城診所附近截聽。

「喂，今早的豬肉這麼藍的，你們不要做小動作，我給衛生督察告你就等着叫人收你的斷手斷腳，你老母。」「檸檬水，冷的，二杯，蛋撻半打，走糖，走甚麼糖？」「結婚？你勿妄想我和你結婚八婆。」聽得耳朵發痛才聽到了以城的聲音。是了是了。以暗緊張得踮起腳：「我要看看有沒有。最近死人很少，要想想別的辦法。」「游醫生，我們能等病人不能等。你要甚麼價錢，隨便開價吧。」「劉先生，你可不能亂說，這些事在香港是犯法的。犯法的事我不做。你到我診所來仔細談談吧。」

以暗緊張至手腳冰冷的跑去以城的診所踢館。登記護士來招呼她：「太太，這裏是腎科不是婦產科專科診所，我們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的？」以暗說：「我找游醫生。」護士說：「還有其他病人，你順序掛號吧。」以暗蒼白着臉說：「我是他妹妹，我要見他。」護士說：「他有病人，你稍等等吧。」以暗坐在那裏將雜誌翻得啪啪作響，又打量其他病人，想他們大概都有幾十萬支票在口袋裏預備買甚麼死人的腎，以暗便狠狠的瞪着他們。診症室的房門打開以暗便衝進去，見到以城便扯着他：「你買賣人體器官，偷腎！」以城皺着眉：「你說甚麼？」以暗道：「我老早覺得你不穩當。你還不給我逮著？」以城沒作聲，只給護士打眼色。「你不是甚麼好人，我問你，你在公廁到底宰了

多少人的腎？」以城笑了起來，拍拍她：「公廁沒有這樣的手術設備，即使真的取了腎出來，都會受細菌感染，不能用。」以城看看她身後，道：「哦，他們來了，這麼快。」以暗轉身一看，是一列整齊的救護人員，還咧嘴笑，跟她說：「午安。」以暗倒抽一口氣：「原來你早有預謀。」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之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種飛鳥，各從其類，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如酒變水，如水變血，如屍首倒在街上，三天半後復活，以暗被地震，狂雷，海嘯，山洪淹沒。

她小小的平穩生活，給砸個稀爛。

原來平穩不過是，劃地為牢。

她以為會給以城送進神經病院，但他們不過送她到普通內科病房。以城和當值醫生

交代：「我是游以城醫生，她是我妹妹。她對我有點誤會，送她進來比較方便，應該沒甚麼大礙，麻煩你檢查一下。」以城走了當值醫生便問她：「覺得怎麼樣？」以暗答：「有點頭暈。」又問：「有沒有人要害你，跟蹤你，跟你說話？」以暗答：「有。我爸爸，媽媽，哥哥。」正想到周亦明，便見到了他。以暗伸手向他；「亦明，他們要害我。」周亦明捉着她的手：「別怕別怕，我在。」醫生又道：「血壓有點低。給你抽血檢查一下，在這裏休息一下，觀察幾天。」以暗淒淒涼涼的央周亦明：「我要回家。」幸而還有周亦明。他是她明智生活最後的堡壘。

幾天後以暗便出院，小醫生警告她有可能早產。回到家裏，周亦明扶以暗回房間，房間很大，是游憂的房間。「他們的房間比較大。」周亦明解釋。晚上周亦明換了以暗父親的睡衣，穿着游憂生前穿的一雙皮拖鞋，親親熱熱的握着以暗的手睡覺，以暗覺得在亂倫。以暗看他，周亦明以為她無限溫柔，在黑暗中對她微笑，尖尖的雪白的牙，屬於七頭十角的獸，獸的數目，一共有六六六。

「我們早點回去吧，亦明。」周亦明沒答她，原來已經睡了。

她在夜裏又看到她的父親，臉容憂愁的看着她。她叫他：「爸爸，我想我瘋了。」

她坐起身來，說：「所有人都出賣我，現在只得我獨自一人。」按按肚子，以暗才有點安慰：「幸虧還有孩子。」父親沒答，靜靜的站着，指指她身旁，就消失了。

她看看她枕畔，是空的。無法相信她的眼睛，以暗用手探了探，被褥有餘溫，但真是空的。

她挺着大肚子在空蕩蕩的鬼房子尋找她的丈夫。「亦明。」她叫。「亦明，亦明。」她探頭入床底，打開衣櫃，甚至打開垃圾桶，如果找到她丈夫的骨頭，她也不會驚奇。

但沒有。她走出了園子，才一踏出去，月亮烏黑，抬頭她看見月蝕。白天亦明鋸掉的松樹枝，猶散發使人心安的松香。「亦明。」在松樹腳有青光閃動，在她腳上涼涼的掠過，是一條青竹蛇。她的丈夫失蹤了，她唯一的生活的最後堡壘，在一個月蝕之夜，與眾山和巴比倫大城，一起消失。

以暗萬念俱灰，便摸回自己的房間，非常困倦的睡了。

醒來咖啡清香撲鼻：人的世俗世界的香氣，令以暗幾乎流下淚來。

周亦明在廚房煮咖啡，見到以暗，道：「怎麼不穿鞋子，赤腳四處跑？」從房間替

以暗拿了睡鞋，着她坐下，替她穿上。

「你昨晚到哪裏去了？」以暗絕望地問。「甚麼，我一直都在，還聽到你不斷發噩夢，叫我的名字。」以暗早知答案如此，就沒再問下去。

待周亦明到城裏律師樓辦房子的契約轉手，以暗便仔細的在房子裏找。找甚麼，她說不出來，但她相信一定有所得。孩子在肚子十分激烈地打她，彷彿急不及待要出來人世。快了快了。以暗對孩子說。要來的終要來。

房子裏不過是父母和她小時候日常之物，要讓她發現的都已發現了。她便走到園子裏，說不定會碰到青竹蛇，蠕進她的懷抱裏。她看見青光一閃便知她找到了，她使隨着蛇，走到後山。

後山野草叢生，花貓和老鼠的屍體，倚着生蟲，嘴嘴對着，彷彿很親密。走過屍體，青竹蛇便不見了，除了呼呼山風，甚麼也沒有。

以暗離開時踏到一堆酒瓶，伏特加，威士忌，特己拉，嗅嗅還有酒味，顯然是新丟於此，酒瓶堆裏還有一塊染了酒漬的手帕，是她還跟周亦明做男女朋友時她買給他的。

亦明是個酒徒。亦明是個酒徒。以暗一遍一遍的跟自己說。

她不相信，一定是她弄錯了。

她不相信。她要誰告訴她她弄錯了。她的雙手發顫，瘋狂的想撥一個電話，但給誰呢，她才發覺周亦明根本没有朋友，她夫婦有的朋友都是她的朋友。他又沒有家人，只有一個姊姊，在南非，她根本不知道她的電話號碼。

結果她的電話打到了奧克蘭亦明工作的銀行同事珍妮的家裏。「對不起，珍妮，我是周亦明的妻子。我們在香港，這裏發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怎樣解釋。我只想問問，亦明工作時怎樣了，有甚麼異常的地方。」對方沉默了一陣。「哈囉哈囉。」以暗叫她。珍妮方說：「他酗酒，上班時跟客人打架，給解僱了。」以暗問：「甚麼時候的事？」珍妮說：「有兩三個月吧，他或許不好意思跟你說，你可不要說是我說的。」以暗恍然：「怪不得老說忙，叫我不打電話到銀行找他。好，謝謝。」

如今有七種災難，獸和假先知，施行奇事，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戰爭。

她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好了。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的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這樣事就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人之所以能活在幻滅之中，是因為人是幻滅世界的同謀者。

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

難道以暗能夠說：「不不不，這不干我的事。」或：「我也曾希望能夠做個誠實的人。」

周亦明回來以暗沒有戳破他。她的心只是一點一點的沉落。周亦明見她肚子特別大，戚戚憂憂的樣子，忙按着她的肚子，問她：「是不是作動了。」以暗只是一味的退後，止着他：「不要碰我。」

夜裏沒有鬼。鬼是在以暗身上，以暗知道。周亦明仍然拖着她的手，呼呼大睡。以暗流了一額頭的汗，終於按捺不住，推他：「亦明，起來，我很痛，給我打電話給大

哥。」亦明跳起來：「怎麼怎麼，要生了麼。」以暗一味的搖頭。亦明道：「真的是早產了。以城是腎科，叫以城沒有用，不如先送你到產房。」以暗痛得臉孔扭曲：「千萬不要，你不明白，你叫大哥來了好。這與生孩子無關。」周亦明囁嚅道：「這……你……是不是又有人跟蹤你？」以暗苦笑：「差不多吧。」

以城來了以暗便招他進房間，着他關了房門。二人在內裏談了一會。以城出來時竟像頑童忍着笑扮凝重一樣，向他宣佈：「要施個小手術，應該沒甚麼問題。」周亦明急道：「這孩子會有危險嗎？」以城打量他，有點奇，道：「這與孩子無關，你真的不知道？」周亦明滿腹狐疑。以城拍拍他，笑道：「我還是不講了，反正你慢慢便知道。」

手術果然是小手術，沒一個小時以暗便給推出來。周亦明沒想到這樣快，正在醫院餐廳吃早餐看報，回來以暗已經不在。以暗剛才給推進去的手術室，工人正在清潔，周亦明走進去：「病人呢？」護士喝着他：「你不能走進來，快出去。」周亦明見工人拿着兩隻裝滿水又沾了血的透明膠袋，便問：「這是甚麼？」工人答：「從病人身上拿出來的。」周亦明一時會不過意來，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裏。護士推開他，道：「這是矽，隆胸用的最普遍物質。你不知道麼？」

獸有七頭十角，四個乳房。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

周亦明也不知道自己怎樣跑上病房的。以暗已經醒了，以城正替她檢查。周亦明看以暗胸前，果然細小了很多。原來自己早晚愛撫的不過是兩隻膠袋。周亦明覺得非常恐怖，就低下頭來不看。以暗看見周亦明的臉孔，就知道他已經知道了。她一時亦無話可說。以城聽完心跳，檢查一下以暗的眼臉，見到周亦明，臉孔發青的，亦知道他知道了，便說：「不會影響孩子，這些事情經常發生，很平常，通常將外來物質取出來，傷口沒發炎便沒事。明天應該可以出院，我明天早上再來。」周亦明站起來送他：「謝謝大哥了，多麻煩你。」以城笑：「怎會怎會，她不嫌棄我是個偷腎的惡醫便好了。」以暗聽到了，感到雙頰發熱，想自己臉紅了，便轉過身去，用枕頭埋住了臉。

夫妻單獨相對，二人都說不出話來。

在這個惡俗的遊戲裏，每一個人都是同謀者。

女子肚子發苦，然而口裏甜如蜜。

第七封印，重重的蓋上。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工，安息了。

以暗看到了她的母親。在黯藍的夜色裏，母親樓喜坐在她的梳妝鏡前梳頭。以暗醒來，看着母親緩慢溫柔地梳頭。她想叫她，想想便算了。鬼魂自有鬼魂的世界，像她有自己的世界。這個自己的世界充滿謬誤，然而卻為她一手創造。

人作為生命的創造者，人必須無視人自身的荒謬處境，以及人自身亦將滅絕的事實。

母親梳了頭，轉過身來，站在以暗的床前，看着她。忽然母親絲絲索索的哭了。真的，原來鬼魂也會流眼淚，這樣鬼魂一定是幻覺。以暗伸手想捉她，母親卻將一雙手，放在以暗要漲破的肚皮之上。鬼魂的手居然是暖的，發熱，像火在原野熊熊亮起：綠草枯萎，河水乾涸，獅子哮咆徘徊，烏鴉在滿月之夜，啄食藍鯨眼睛。以暗開始作痛。

大火將燒七日夜，有七種災難，大而且奇。

女子孕育生命，是生命給予的咒詛與福惠。

以暗掩臉痛哭。她永遠不會活過來了。不但她不會活過來，她的嬰孩亦將掉在黑暗的溝渠之中，還會吃着渠泥長大，全身發黑，心裏狠毒如蛇，然而沒有人會知道。她的丈夫因她所受的苦楚歡喜雀躍，在曠野與騎着朱紅色獸的女子喝血作樂。她的母親在靜默中觀照，為女子邪惡的創造而哭泣悲哀。她的長兄拿着金剪刀，要剪斷她所有藍色的血管，琥珀色的呼吸，黑色的微笑，和無味的生。

嬰兒呱呱的哭泣，她的母親突然離開。「媽媽，你要到哪裏？」以暗在汗與血中，神智昏迷，周亦明捉着她的手，替她抹臉。以城臉色凝重，對以暗亦明說：「醫生檢查過嬰兒，有兩個頭，是個畸形兒。」接着又覺得自己解釋得不夠科學，再說：「嬰兒頭上生了個疝，要立即試着割去，生存機會百分之十。即使生存下來，智力都不能正常發展。這種情況臨床案例很少，這是個很寶貴的個案，很有醫學研究價值。以暗不會有問題，休息一下，很快便可以出院。」以暗失聲道：「為甚麼？你知道為甚麼？」以城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以暗道：「難道真的有天譴麼？真有啓示錄麼？」以城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解釋。人們的科學知識很有

限。」以暗想，小時候在聖經唸的啓示錄，充滿怪獸與血的末日景象，原來是真的。

痛苦和失望能夠給人們不完全的聰明智慧怎樣的啓示呢。

人以為創造了全世界，人卻為自己創造的世界出賣。

說有光，便有了光。有晚上，有早晨，有旱地，有海水，地要發青草，並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有星有月，天空有飛鳥，水裏有魚，各從其類，有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然後有人，這樣事情就成了，上帝看着是好的。

以暗將嬰孩叫做暗生。那是個健壯的孩子，粗壯的腿，精巧的五官，睫毛特別長，據說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統，比以暗亦明都漂亮多了。怪嬰死後以暗亦明就將嬰孩領養，帶回美國去。亦明找到一份推銷汽車地氈的工作，以暗照舊回地產公司上班，她回香港去領遺產，數目剛好夠他們換一幢房子，一架新車，其時生了暗生，健康活潑極了，真夠胖，剛出生就已經八磅，真不知怎樣生下來的。眾人都羨慕以暗的安定家庭，十分幸福，她又好運氣，又得了意外之財又生了個大大的蘋果嬰兒，說不定可以參加電視台的「最幸福家庭選舉遊戲」，以暗想想，也好呀，可以贏取往神秘天堂頭等機票二張，美容醫生禮券，和其他豐富禮品。以暗和亦明帶嬰兒暗生，到電視台參加遊戲，以暗和亦

明分別答問題，主持人問亦明：「你太太胸圍多少？」亦明答：「三十吋。」主持人瞪着他：「這麼小？」答案果然是三十吋。主持人道：「關於東方人，她們照常令你覺得驚奇。」又問以暗：「你丈夫最喜歡甚麼？」以暗答：「除我以外，便是酒。」主持人問：「喜歡你多些還是喜歡喝酒多些？」以暗答：「沒有酒的時候喜歡我多些。」結果又得到滿分。嬰兒就要參加爬行比賽，嬰兒選美，父母唱歌跳舞，就給以暗亦明和嬰兒暗生，都拿到了第一名。「恭喜你們，全奧克蘭城最幸福家庭可以得到直飛香港頭等機票兩張連三晚酒店，美容診所贈券價值五千元，剛剛做隆胸手術，嘩嘩，相信或不，還有是威士忌，伏特加，特忌拉酒各一箱，夠喝到嬰兒上大學。超超幸運。超幸福家庭，你們有甚麼感想？好好好，太太萬歲，太太講。游以暗女士？」

人以想像與謬誤創造世界，創造了上帝，以解釋人的存在。女子以黑暗，溫暖和血做最冷靜邪惡的同謀者。第七封印的啓示，女子明白，卻不能說。

因此女子有寫。

游以暗向電視攝影機做個得勝手勢。在創世之紀，游以暗是得勝者。她便對廣大觀眾微笑，得意地解釋：「這樣……最好事情不要讓人知道。連左手也不知道右手所做的

……萬一不幸，讓對方知道了，寧讓人知，勿讓人見……又不幸讓人見了，就千萬不要承認。總之各人有各人的對白要說，你勿要跑上台去說：你做戲，你亂寫亂作。大家當沒事，便好了，便有幸福。」現場觀眾都拍掌了，周亦明將她高高的抬起，電視台的小工將預備好的假花撒在游以暗身上。

德國的尼采在一八七八年寫的「人，不過是人」是對人的創世作徹底的質疑。人是這樣的非理性，殘缺，以假當真，人卻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上帝，並以爲完美。尼采否定了上帝，否定了世界，也否定了人。

一八八九年一月，尼采精神分裂。一九〇〇年八月，尼采死於羅馬。

游以暗創世而尼采啓示。創世者有幸福而啓示者滅亡。而生情慾而生魔鬼的創世者上帝的審判，裁決是明明可知的。

心經

從皇崗到韶關，經長安，黃埔，東莞，廣州，清遠，英德；歷倖怖，苦厄，妄惑，緣起，自在，無色無相，無無明，無無明盡，無老死，無老死盡，無知亦無得，究竟涅槃，無常住，是為心經。

倖生怖死，苦海無岸。

劉金喜將臉深深的陷在雙手裏，駕駛盤頂着心臟，身子蹣跚，猶如一個臨終的懺悔姿勢，良久不動，無動於關卡後長長車龍的響號。邊防人員以為他暴斃，踢開了他的車門。「走走走，揸賓士大晒丫。不走斃了你。」不由分說，涼涼的槍管頂着他的後腦。他緩緩的抬起頭來，轉臉道：「開槍吧開槍吧，過關走得慢都是死罪。為甚麼不開槍？」邊防公安道：「你好嘢。九七之後你地就知死。走。」呼的關上了門，夾住了劉

金喜的西服外衣。他緩緩的開了門，拉了拉衣服，外衣已經沾了油污，他便脫了領帶，把外衣脫下來，捲成一團，攪下窗，將那件昔路蒂西服外衣扔到窗外去。

他穿着這件昔路蒂抱過小無。他的衣服自此都沾了小無的微香。

沙頭角比平日寂靜，雖然洪峰已過，廣東華南地帶已經開始退水，洪水的威脅還是令素日極其吵鬧的邊境突然空蕩蕩起來，沙頭角就比平日大了很多，或許也因為水災令工廠都不敢開工，廠方乾脆讓外省民工提早回鄉過年，鎮裏就沒甚麼人。劉金喜也是爲了攜現金到他韶關的玩具廠給工人發獎金，好讓工人早點回鄉過年，才匆匆的了結了小無的喪禮，身上還攜着一大疊未開封的帛金，就從柴灣火葬場開車到沙頭角過關，希望天黑前能到達韶關，明早發工資獎金給工人及領班，後天工人便開始放年假。

車子在福岡拋錨劉金喜沒有跑出來掀起車頭蓋，或着了求救黃燈，或打無線長途電話求救。他坐在那裏，頭伏在駕駛盤上，像睡覺，只是他的心，再清楚沒有。

痛苦何其清楚。

小無說：「我不清楚，我真的不清楚。但如果你想收留我，我想都可以。」
小無才十六歲。

她將他的襯衣拉出來，他褲袋裏的輔幣跌了一地。

劉金喜猛地一震。他的黑色平治給撞上了。他們總愛找他的麻煩。他依舊伏在駕駛座上，車廂裏突然發黑，灰日不照。車門給拉開了，碰他的是一隻暖暖的手。

「怎麼你了，要不要給你叫拖車。」

劉金喜抬起頭，只見貨櫃車的輪子，在他的車頂旁。

「我的車碰上了你的，應該沒事。你沒甚麼事吧。」那是個小伙子，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清涼的南方冬日，還穿一件短袖白T恤，衣袖捲到腋下，露出一撮濃密的腋毛，皮膚黝黑，笑容閃着發亮的白齒。劉金喜回過神來，道：「哦，我沒甚麼，車子不能走了。」接着下車檢查，車子沒撞壞，便讓小伙子走了，然後打電話叫拖車，將車子拖到車房去。

到叫了一小時小車都叫不着劉金喜才有點慌，整个人醒過來。「到韶關，一千塊，去不去？」「老闆，清遠和常德都淹了，你給我一萬塊我都不能去。」「胡說，我自己開車都能去。」「除非你開貨櫃車，可能還有機會涉水去，小車根本沒法開過去。」「我有急事回廠，非去不可。」「坐飛機吧。」「有嗎？」「沒有。」「這，你，

你。」「嘻，這樣，你去皇崗問問貨櫃車司機，或許有人會去。」

改革開放没多久劉金喜就回來設做三來一補的加工廠，起初在深圳，兩年後國內合資人挾資金逃了，劉金喜血本無歸，回香港做貿易，八四年中英草簽後他又再在中山設玩具廠，中山發展後經營成本上漲，將廠房賣了，他將廠搬到了增城，年前又將廠搬到了韶關，愈搬愈遠，廠房本來都愈來愈大，但工人愈來愈多，成千的工人擠在生產間，好像如何擴充都不夠大，劉金喜看工人工蟻似的擠在機器前，宿舍便黑墨墨的擠滿床掛滿衣服，連開了燈都透不過光，遠遠傳來一股尿騷，便不再下生產間宿舍，只叫廠長來，問工資與生產效率，廠裏年年生產量提高，工資倒漲不了多少，劉金喜也就撒手不管，穿昔路蒂戴金鑽努力土開黑色平治和內地官員買商吃野味喝二鍋頭上夜總會，唯一的底線是他叫小姐從不留夜，他抵受不了她們的臭狐和鑲黑污邊的指甲。已經四十歲，劉金喜還沒有結婚。他無所謂，很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自慰。他可不想結了婚攔着太太在香港。成天懷疑自己在大陸包二奶，自己經年累月不在港，太太在家中養隻大狗攪人獸交。如果真的寂寞，因其長久，也不覺其寂寞。直至遇到小無。

原來貨櫃車的門這樣高，敲着，他們根本看不見他。他站在門前的倒後鏡看自己的

影子，一共有七個，小小的，驚怯的臉容。他記得的自己總是精厲勇猛，綽號「快刀子」，所傷之處，寸草不生的。他的日子真的要完了麼。他伸手遮住了倒後鏡。

霹靂拍拍的劉金喜的手給黑火燒着一樣痛。他縮回手，手背已經一點一點的長了瘀血藍斑。在倒後鏡他和小伙子打了個照面。

「是你。」小伙子開了門。「我還以為給人打劫呢。」小伙子揚了揚手中的改裝玩具槍。「那是鉛彈，你没受傷吧。」劉金喜上了車。「到韶關去嗎？」劉金喜問。「你怎麼知道？」小伙子奇道。「我不知道，不過到韶關去便好。」

劉金喜回頭廠房便着了火。很遠很遠，小車開了大半個小時，劉金喜身後起了黑煙，從廠房的位置一直飄到黑天盡處，消失在新夜之中。夜裏烈火烘烘如畫，劉金喜心中極其不安，像小無消失在登鐵塔的人叢之中那樣讓他不安。

「回去，回去。」劉金喜跟小車司機說。

「不是說好了六百塊從韶關到廣州的吧，這怎樣算呢。」司機咕噥着。

「走走走，錢照給你。我的廠怕要燒了，電話都沒法接通，走。」劉金喜在小車後座，緊緊的咬着自己的手背。

「手還痛嗎？」小伙子問。「不不。」劉金喜答。小伙子衝了紅燈，以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上了廣深公路。「不過有點驚奇，原來貨櫃車可以開這樣快。」劉金喜說。「哦，歐洲車，有三百五十匹馬力，拖着十噸貨還可以開一百公里呢。」小伙子說。「你叫甚麼名字？」劉金喜問。「我叫陳大文。」小伙子答。「甚麼？」劉金喜瞪大眼睛。「黑社會黑社會，今天第三隻腳狀態如何，今晚我們都在黃崗，上金髮廊，你下來嗎？」忽然沙沙啞啞的聲音，劉金喜嚇一跳，以為是鸚鵡學話，原來是無線電對講機。「喂，我有客人，斯文點好不好。」小伙子回道：「黑社會，邊騎馬邊開車，小心馬上風，哈哈，雙手拿穩呀，波波夠大嗎。」傳來一陣哄笑。劉金喜不禁微笑：「黑社會？你是黑社會？」小伙子聳聳肩，雙手離開駕駛盤，眼前一條黑影竄過，夾着尖叫，回身一看，櫃身後躺着一條血紅的狗屍，狗腳還在抽動。「黑社會。」劉金喜叫他。「甚麼？」小伙子答。二人相視而笑。

貨櫃車在公路奔馳，高高的望下去，兩旁是紛雜的工廠。劉金喜從來不知道公路開去有這樣多工廠，一直蔓延到天底去。「從前這裏都是稻田，秋天的時候遍地金黃，春日又都是青綠。」黑社會說。「你來大陸開廠多久了。」他問。劉金喜沒答他，黑社會

便自問自答：「我從前在香港開的士，專門打劫乘客。打劫很悶的，乘客身上錢也不多，還給他們零錢坐巴士回家，有時打劫所得比載客更少，後來就改行開中港貨櫃車，偶然帶點私貨，賺點外快。甚麼貨都有帶的，電視機，冷氣機，柴油，食油，塑膠原料，汽車，鹹蛋，豬肉都有走的。有一次走了點豬肉，給查車，扣了老半天，豬肉沒查出來，又將我人扣了一天，回到香港又逢着屯門公路大塞車，塞了一天，豬肉送到元朗，嘩，整個貨櫃都爬滿蛆蟲，嚇得我幾個月都沒敢再帶貨。以後都不肯帶肉，只破例運了一次人蛇，關在櫃裏，都給悶死了，累得我夜裏要棄屍，死人好重的呀，他們又肥。」劉金喜聽得臉色發青，打量怎樣開門可以逃走，無奈貨櫃車高而快速，打開門下去，必滾個頭破血流。「怎麼，劉先生，你怕了，你怕我打劫你，你錢很多麼。」黑社會邊開車邊打量劉金喜的維當小皮包。劉金喜將皮包往身邊移：「快要到東莞了吧？」

黑社會微微一笑，「吱」的一聲，就在高速公路上了車。「你這個人真的沒意思。你怕你就下車吧。」劉金喜板着脸：「高速公路不能停車的，很危險。」黑社會已經跳下車，繞到劉金喜那一邊，給他開了車門：「你可要小心了，大陸人算你在公路給人雞姦，都不會給你停車救你的。下來吧。」

劉金喜下了車，荒荒涼涼的冬日光色，颼颼的攏上來。洪水初退，空氣有腥甜的壞泥氣味。黑社會也沒管他，關上了門，蓬的一聲就開了車。劉金喜光穿一件襯衣，身懷巨款及帛金，獨自在高速公路步行。汽車呼呼而過，沒有人理會他的招求。太陽就在他的身前，面似的大而熟悉。路可以令人這樣恐懼。劉金喜流了一身汗，在高路旁小跑起來。

他不知道要跑多久，跑到哪裏去。

小無闖入他的生活，也是這樣的讓他不由自主。她不過是一個小偷，一個下午到他家爆竊。他感冒在家，聽到廚房窗花讓人鋸開便侍機，他跳進來便逮了他。他將他的手臂扭到身後，掐着他的頸，沒想到是個孩子。他刮了他兩巴掌，告訴他：「我現在報警，叫你父母來，送你到男童院。」孩子有點驚異的望着他，乘他不留神，擺脫他的箝制。他追上他，抓着他胸前的衣服想打他，觸手滿是溫柔，才發覺他是女的。他嚇的縮回手，漲紅着臉，掙扎道：「送你到女童院。」女孩便掩着臉，嗚嗚的哭了起來。

他的心如溫潤的土地，有種子落在地上。

火愈燒愈烈，照亮了一半的黑夜。車子往韶關回駛他一直聽到自己的心，小跑似的

跳着。

那是一場烈焰旅程。

女孩兒身上都着了火，燄蓮一樣在冰藍的夜裏盛開。前一夜女工們加班開通宵，工人一個一個的暈倒。起火那個晚上她們和平日一樣加班到晚上八時，就在下班前起了火。劉金喜站在火紅紅的廠房前，遠遠的，無法接近，貨倉在火場中頹然倒下，宿舍傳來陣陣的爆炸聲，火燄煙花一樣噴到半空，空氣有微焦的肉香，很香很香，比燒雞腿肥肉更香，他從不知道原來烤人肉這樣香。火場傳來水聲與烈燄燃燒的嗖嗖聲纏着隱隱的，女孩兒婉婉轉轉的哭泣，和消防員雄壯的「快快」「這裏這裏」的聲音，和獸一樣的哀鳴。他走近去，是保衛科的科長，蹣伏在地上，嗚嗚的哭叫。抬頭見到他，就抱住了他的腳。

「地獄呀，劉董事長，她們都給鎖在裏面呀，臉孔全燒得像鬼呀。」科長的鼻涕眼淚擦在他的皮鞋上。

劉金喜掩臉不看。

在長安黃埔之間的高速上不知道到底跑了有多遠，劉金喜懷疑跑進了宇宙洪荒。眼

前一切原屬虛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貪戀嗔癡，到頭來一無所有，又有甚麼意思呢。

世界這麼大其實又這麼小，只有他孤獨一人。

他突然想流淚。從十三歲父親死後劉金喜就沒有再流淚，連母親改嫁後幾年音訊全無，突然一天到祖母家看他他也没流淚。祖母的逝世也沒讓他有流淚的衝動。

抱着小無總令他有意。他最溫柔的給觸動了。

這樣的一個女子，他的童妻，一樣是過眼雲煙。

怎可以輕言一生一世，我們自己的生命也不生一世，在無意識處猝然而終。

不由你。

劉金喜嗚嗚的哭起來，沒有淚，光是鬼一樣的哀號。

前面貨櫃車攔着他的路。他抬起頭來，黑社會站在他面前，抱着雙手，肌肉飽滿寧靜，道：「上來吧。我總不會為難你。」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甚麼意思呢。

一無所有，因此大智大悲。

劉金喜覺得前未所有的疲倦，彷彿他一生的意志就在此刻崩潰，前生的疲倦都在此刻承受。他低下頭來打盹。「到我床上睡吧。」黑社會拉開司機座後的條子布簾，長長的座椅上有枕頭被褥，床前還有微型音響組合。劉金喜也不推搪，就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迷糊間劉金喜心神蕩漾，有人在夢境間燕好，依依哦哦的，空間時間就此停頓下來，他站在鐵塔之下，望着一隻古老的鐵時鐘，時鐘一直沒有動，永遠的三時十分，天色黑與亮，不知是日間還是晚上，小無在鐵塔上向他招手——不對，那不是夢，明明有人在說話：「要不要？要不要？」那是黑社會的聲音。「要，要。」女子道。劉金喜拉開簾子，黑社會伏在駕駛座上，面向着他，臉上出現非常怪異的表情，中了槍似的，「呀」的一聲，頹然閉上了眼睛。女子在駕駛座上，也「呀」的一聲，在齒間道：「有人麼。」黑社會拉過他的「恤，蓋住了女子豐滿的胸脯：「你先回家吧，我過幾天再來。」女子就穿了他的「恤。黑社會裸着上身，胸前一條青龍，左臂一隻白虎，右臂一隻麒麟，親吻女子：「錢不夠，還要不要。」女子還沒回答，黑社會便從牛仔褲袋裏掏出一疊人民幣來：「錢沒有人會嫌多的，尤其是女人。」女子笑：「你去死吧。」二

人又嘖嘖的親吻，女子扭扭擰擰的下了車，劉金喜探首張看，窗外是一列酒家。

「我們過了東莞，快要到廣州了。你可再睡一會兒。」黑社會說。

劉金喜默默的在床上掏了一件衛衣，給黑社會穿了：「別着涼了。」黑社會接過來，道：「我廣州那個又是這樣，老叫我穿衣服。」劉金喜問：「一共有多少個？」黑社會笑：「視乎環境而家，最旺場時有七個，我走一程累得路都不會走，回港大睡三天。」劉金喜又問：「這好嗎？」黑社會頓了頓，道：「凡事想得太多是不行的。」劉金喜想想道：「是的，我想你是對的。」

睡了一覺，劉金喜便覺寬懷了很多，好像甚麼都沒甚麼，斜乜黑社會，他正在狂加油，與同走的一輛寶馬賽車呢，空貨櫃在後面轟轟作響，貨櫃車在公路上左穿右插，把劉金喜晃得五臟翻動，胸臆間的纏綿都給轟了出來，劉金喜緊握窗頂的把手，道：「你不顧我的小命，也顧顧我皮包裹工人的血汗錢吧，她們都等我幾十萬獎金過年呢。」黑社會別他一眼：「招認身懷巨款了麼。你不怕我打劫你。」說得劉金喜臉紅耳熱，只有由他拚二人的命作亡命賽車了。好一個黑社會，居然把那寶馬房車拋到車後，黑社會按長長的響號示威，路口一架貨櫃車突然開出來，寶馬房車就跑進貨櫃車的車底去，薄紙

一樣摺起。黑社會「吱」的煞停了車，說時遲那時快，一大群人已經圍着車禍現場觀看，好像這大群人老早已埋伏等車禍發生，好以第一時間撲出來看熱鬧，有人拿着飯壺，有人抽煙，有人吃柑子，邊看邊將柑子皮扔到寶馬房車司機身前。他的身子夾在司機座裏，手腳甩離，木偶似的姿勢，臉孔給壓個粉碎，眼珠跌下，像一滴滾圓的大眼淚。黑社會走到人群中，叫：「走開走開。報警叫救護車，有沒有人報警？」沒有人理睬他，衆人只十分有興味的觀看傷者。黑社會跳回車上打無線電話報警。

一直到廣州劉金喜跟黑社會都沒有話。離開廣州，公路上有淺淺的洪潮，路旁都堆滿沙包。黑社會將頭攔在駕駛盤上，車子以一百公里高速前進，黑社會問：「我有沒有做錯？」劉金喜答：「不如你將你的頭抬起來再想。」黑社會坐好，突然按了響號：「吧吧，吧吧。」如河馬在哭泣，前面卻一輛車子都沒有。劉金喜由他，待他靜了下來，方道：「有。但我們每個人一生總會做錯事，而且錯得不少。」頓了頓，又道：「有些錯事，時機成熟，成爲必然，不得不發生。」黑社會接道：「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樣賽車，早晚炒鑊勁，是這樣吧？」黑社會回頭看他。劉金喜含笑不語。

張平兒，十五歲，四川南充人，一九九三年十月進廠，任燒焊員。火警發生時正在

加班，走避不及，身體燒至全焦，獲賠償人民幣二萬元。

花襲人，十六歲，甘肅臘子人，一九九四年六月進廠，任裝配員。火警發生時在衛生間如廁，逃走時爬上天花窗口，頭伸出窗外，全身燒焦，臉容完好無缺，獲賠償人民幣一萬五千元。

周靖雯，十三歲，貴州遵義人，一九九五年五月進廠，任裝配員。火警發生時在宿舍煮食，相信燃料罐發生爆炸，現場只尋得頭顱一個，經法醫檢驗後確定牙齒與周靖雯記錄吻合，四肢及身體無法發掘，獲賠償人民幣五千元。

他只是無法阻擋事情的發生。

他叫，小無，你不要去。人這麼多，你不要上去。

苦厄妄惑，五蘊皆空。

進入清遠地區景色漸漸荒涼，淡淡的洪水在河邊蘊釀不退，路旁有發漲的死豬死牛，一列一列的死鼠，關了窗仍嗅到屍體的腐香，像乳酪，腐乳，蝦膏一樣的濃香，小孩在動物漲破的肚皮裏挖腸取樂。黑社會踏快油門，說：「這就是我們的祖國。在江西公路我還見過交通意外而死的人屍，就躺在路邊，無人理會，也不知躺了多久。」劉金

喜沒答話，只默默地看窗外漸漸黯淡的景色。

遠處有幾個小孩兒，在公路上橫列揮手。黑社會長響號，腳下沒有鬆開油門，眼看就要撞上去，劉金喜不禁喝道：「你要撞死他們了。」黑社會方「吱」的停下車來。小孩兒們水似的散去消失。黑社會皺眉：「快鎖門，坐穩。」劉金喜才伸手要鎖門，車門已被打開，一把利斧斬在座位上，割開了劉金喜的西褲，黑社會的窗前又現了一個大人頭，鐵槌一下一下的敲打黑社會身邊的窗。黑社會陡地加油，兩個賊人吊在半空中，黑社會掏出改裝玩具槍來，射擊劉金喜那邊賊人的眼珠，賊人受痛跌下，黑社會同時在路口急轉彎，把另一賊人兜下車去。貨櫃車以驚人的賽車速度前進，劉金喜「彭」的關好門，從破爛的褲袋裏掏手帕出來抹汗。

「你的錢包呢？」黑社會問。

「沒事沒事。」劉金喜說。接着又問：「常常這樣嗎？」

「不要以為黑社會就不會給人打劫。當黑社會沒甚麼瞄頭，搭巴士一樣要入錢，買樓一樣要去排隊，沒有指鼻哥這回事。」黑社會笑說。頓了頓又道：「我有一種感覺，我會在公路上給人打死，或鬥車撞死，或自己仆嘢過多，開車時打瞌睡自己撞山死。總

之就在路上死。」瞄了瞄劉金喜，黑社會接着又道：「在路上死也好的，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很喜歡公路。望不見盡頭的公路，便會覺得自己很渺小，路比人長，非死不可似的。我有時開整天的車，看着日升起日落，然後黑墨墨。就是這樣的呀，日頭有起有落，人有生有滅，看開了，無所謂始與盡，就好了。」劉金喜側目，問：「你讀佛嗎？」黑社會皺眉，道：「甚麼？我不求神拜佛，最憎這些。」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劉金喜滿心清涼，如含甘露。

小無，張平兒，花襲人，周靖雯，已死和將死的，是他的苦海無涯：回頭是岸。

他又根本不認識李金釧，陳入畫，楊司機。他去韶關人民醫院看李金釧她還未度過危險期，被救後她一直昏迷不醒，百分之八十的皮膚燒傷，全身潰爛，因細菌感染正染上肺炎，發高熱，生存機會低於百分之五。陳入畫，十六歲，全身百分之五十的皮膚燒傷，肌肉壞死，已割去右腿和七個指頭，生存機會百分之七十，全身康復的機會等於零。劉金喜去看她時她剛做完手術醒過來，無法說話，只有一雙大眼睛，靜靜的看着他。劉金喜不敢回望。楊司機，十四歲，雙目燒傷，視線永遠受創，臉部皮膚嚴重灼傷，今後將無法正常進食固體食物。她躺在床上，年輕的身體非常飽滿，像小無。

韶關金喜玩具廠的大火，導致三十五人死亡，一百三十八人受傷，死者全是該廠女工，年紀最長者不到十七歲。

「我也有一種感覺：一件極為不幸的事情將會發生，好像地獄降臨人間一樣殘酷，而我就是阿修羅。」劉金喜說，揉了揉眼睛：「但我卻不知道是甚麼事。」黑社會道：「要來的終要來。再說吧。我們到常德了，不出兩小時就到韶關。到韶關天已入黑。」

還未到韶關，地獄門已大開。剛離開常德洪水便掩掩而至，公路都淹了水，小車停在低洼地帶前，不敢渡過。黑社會收了油門，觀察了一會，便說：「應該可以過，我們試試。」貨櫃車已經駛在水裏，水花四濺，車子緩緩前進。劉金喜皺眉問：「你怎麼知道可以過？」黑社會道：「憑經驗憑膽量。」走了差不多半小時，水位漸低，原來已經過了低洼地帶。劉金喜舒一口氣，解釋：「我不是信不過你，我只是不想困在車裏過夜。」黑社會卻說：「最危險的地方還沒有過呢，前面就是洪峰最險的地方，他們堆了沙包，擋住了洪水。」劉金喜看路上乾乾的，也就沒為意，倒是黑社會一臉凝重，加快油門拚命前進。劉金喜正四處張望洪災景色，黑社會低低咬牙道：「你老味。你會游泳嗎？」劉金喜方見沙包被洪水衝破，慘綠的洪水像獸一樣追過來。黑社會緊緊抓着駕駛

盤，喝着：「抓穩。」便「呿」的衝破公路鐵欄，車子跳上斜波，顛跛不堪，劉金喜的頭撞上車頂，一時濕濕膩膩的，又「呿」的反彈到座位上，腦後撞得金星亂舞，額前已經流下血。車子水牛一樣爬上小山，洪水一直追，坡太斜，車子溜了溜，黑社會狠狠的踏盡油門，一轉駕駛盤，車子從另一邊爬上坡去。黑社會臉上都是汗，在牙縫中迸出來：「你老味，今次死定了。」貨櫃在後面彭彭的撞擊着沙石，車子還是頑強的爬上坡去，爬着爬着，黑社會看了看倒後鏡，收了油，車子停下來，黑社會拉了手掣，才掩臉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劉金喜探首看，洪水在車子之下約十米，正在緩緩後退，真是來也快去也快。黑社會看着後退的洪水，一會方道：「你剛才問我甚麼？神呀佛呀的？可能是有的。」劉金喜用手帕掩着傷口，道：「這倒跟神佛無關，是你的技術跟膽量。」黑社會不禁高興起來：「我又叫車神，你不知道嗎。」

他們花了一小時下山，天已入黑，公路竟是乾的，小車摩托，拍拍的行走，剛才的洪峰好像是他們二人的噩夢，或魔術師的玩笑。劉金喜和黑社會都累了，黑社會開了無線電對講機，聽司機們講嫖妓，聽一會覺得悶，就扭開了收音機，傳來鄧麗君婉轉的歌聲，豐盛至空谷無聲一樣的靜，聽着有醉意。

到韶關已經是萬家燈火。黑社會車子開得特別慢，在交通燈前，走走停停，然後靠了邊，道：「你廠那邊是小路，我車子不能進。你在這裏下車，走幾步。好吧。」開了車廂的燈，察看劉金喜頭頂的傷口：「已經止血了。」關了燈，說：「就這樣吧。」劉金喜開了門，道：「謝謝了。」黑社會又道：「記着你的皮包。」劉金喜點頭：「嗯。」便關上門，給黑社會揮手。走兩步，見黑社會還沒走，便揮手叫他走。走到小路上，聽得身後拍拍的有人追上來，下意識的夾緊了小皮包，回頭見到黑社會，手中拿着一枝鐵，走上來，塞到他手裏，說：「小路黑，你拿着走。」劉金喜還沒答應，黑社會已經走遠了。劉金喜低頭看，是一枝小手電。黑社會在貨櫃車前，叫喚着：「萬事小心，以後不要隨便上別人的車子，黑社會和壞人很多的。」給他敬了個軍禮，便開車走了。

小路甚黑，手電就成了明燈。

劉金喜慢步走到廠前。廠裏加夜班，有工人已經回宿舍弄飯。他站在大閘前，守衛大概是新來的，不認得他。他在廠前站了半晌。這個屬於他的資產突然這樣陌生，他幾乎認不出來。

小無在鐵塔一直向上爬。他在鐵塔下無法認得她，卻認出了她的紅大衣。太危險

了，你不要去，小無。不會的，很安全，你真的不跟我一起上來，小無說。

她卻爬出了鐵塔樓梯之外，也不知道她怎樣爬上去的。

她喜歡高，她年輕，她喜歡危險。她有她的選擇。

她跌下來時他掩住了臉。他感到她的骨頭碎片，夾着血腥，飛到他身上，如鴿子。她跌下來，給他的生命劃了休止符。

「要告訴他們別再將廠房和宿舍鎖上。消防喉滅火筒要維修好，走火通道不要再堆滿貨物。新年後工人回來給他們做防火演習。」劉金喜告訴來接他的保衛科科长。

不幸的事情還是如他恐懼一樣發生。

事情發生時他只覺得很熟悉，好像在甚麼地方經歷過，又好像做過這樣的一個夢：他發了獎金便坐小車離開玩具廠，天已黑了，車子走了半小時他回頭看見半邊天橙亮橙亮。「回去回去，我怕我的廠要着火了。」他喝令小車司機。

還未到廠便聞到肉香，很香很香，從來沒有那樣香，香得令他作嘔。劉金喜站在熊的廠房面前，雙腳重得提不起來。

小無的血肉就跌在他跟前。那一定是一個極為粗劣的笑話，有人想暴烈的嘲弄他。

保衛科科长見到他就撲的跪在他腳前：「她全身燒得像條黑甘蔗。她正在如廁，爬上窗口逃生，身都燒黑了，就是臉還像蓮花一樣，完好無缺。才十六歲，宿舍爆炸呀，我老早叫她們不要在宿舍煮食，人太多呀，到處都是衣服，我還上了鎖，女孩兒不鎖不行呀，她們像發春情的母狗，她身子都炸掉了，我踢到她的頭，董事長，我居然踢到了她的頭，都是十四五歲的小女兒兒呀，你叫我下半世怎辦，她們會變成厲鬼來纏我，救我呀董事長救我……」劉金喜一脚踢開了他伏在他皮鞋上的頭。

貨倉在烈焰中頹然倒下。他的俗世就此煙消雲散。

從天亮到天黑，到天黑到天亮，大火足足燃燒了三十小時，消防隊換了三次班。火撲熄了劉金喜和消防隊長坐在已成廢墟的廠房前休息，廠長和生產經理伏在地上睡着覺，消防員以大水喉互射對方降溫。消防隊長脫下頭盔來，夾着膝間，說：「一個月來已經是第三宗。醫院都客滿，燒得無皮無肉的病人都睡在地上。」然後站起來，說：「我們走了。」頓了頓又道：「你的事情才開始呢。」劉金喜道：「我知道。」然後又問消防隊長：「我可以去醫院看看傷者嗎？」消防隊長看劉金喜一眼：「別吃東西去，你看不慣，會吐。」

劉金喜去看了李金釧，陳人畫，楊司棋，和其他的女孩兒。醫院病人那麼多，卻有一種異常的寂靜，沒有呻吟沒有埋怨，只有默默的承受。劉金喜離開時也很沉默。

「我沒有甚麼要說的了。」他們來拘捕他時問他有甚麼要說的。他們把他單獨囚禁了六個月，方提出起訴。劉金喜和保衛科科长，廠長，生產經理全被控刑事疏忽罪，保衛科科长被加控兩項賄賂消防人員罪名。審訊在韶關的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進行，聽審的人擠到爬上天花板，高聲交談，賣飲料花生水果的小販擠滿法院門外，熱心的群眾還帶了望遠鏡和攝錄機，以為有槍斃。宣判前他們問一行被告有沒有辯詞，眾人一時沉默，半晌劉金喜清了清喉嚨，嚇得法院人員立刻去張羅錄音機紙筆。劉金喜只緩緩的說：「只有一件事情。我有一輛黑色平治，在沙頭角車房修理，最好能夠把車子拿回來，送給我一個朋友，各位聽審觀眾可以替我找一找，是個中港貨櫃車司機。渾號叫做黑社會。」庭警已將他拉下，主審法官宣讀一份預先印好的宣判詞，劉金喜罪名成立，入獄五年。

劉金喜離開時觀眾十分嘈吵，有幾個人自認是黑社會，纏着庭警交涉，以為有槍斃看的觀眾嚴陣以待，劉金喜出來時發覺不過判監五年便群起鼓噪，怨司法部騙了他們來聽審。劉金喜不為所動，默默的看到遠方去。他上了車剛關了車門有人闖上來，拉着公安說：「他是個好人，你們不應該審判他。」軍車已經噴了群眾一臉黑煙。那小伙子高聲喊：「我認識他，他是個好人。」人群中有人說：「他燒死幾十人，他怎會是個好人。」小伙子說：「他是個好人，他的問題只是想得太多了。」有人說：「他的問題是管理不善，大權落在廠長和保衛科科长手裏。」有人又問：「想得太多也不是不好。」誰人又插嘴：「這是個殺人王。」誰又道：「你怎知道他不是好人。」有人道：「你是誰，你怎知道他他是好人。」答：「我是黑社會。」有人說：「你是黑社會我也是黑社會。」「你個大春袋都是黑社會。」「你老母，你再講我打九你。」「大春袋。」「我打七你。」人群中便起了騷動，有人互相撕打起來。

這一切跟劉金喜都無關了。在軍車望出去，世界灰灰黃黃的，泥塵不淨，苦海無邊。他的心卻非常寧靜，如冬夜新雪，無聲的淹沒。他微微一笑，想起了死去的女子的歌聲：「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那是「恰似你的溫柔」。彼岸無憂，從此到彼，不過輕輕一躍。

死去女子的屍體，在河中浮動，惘惘的，滿滿的，盡是溫柔感覺。

溫柔生活

一、婚姻

天悅從不知道誘惑。她咬着唇在黑暗的鏡前流眼淚。十年。十年了。天悅跟但奴愈來愈像，愈來愈像。

有時候我以爲你就是我自己，但奴說。像照鏡。我睡在鏡子旁邊。

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

那是個沒有鴿子的早晨。天氣清涼。

天悅忘記了很多事情，譬如說。

但奴推開窗。天悅站在他的樓下，在等人。

天悅的身體隨歲月而枯萎。像秋天。

這樣一來，我亦已經老了，但奴說。

他愈來愈早起來。十年了。

天悅忘記了自己的名字。到底我今天有沒有擦牙。

娶我，我，我，哦，我，甚麼為妻。

甚至忘記男人的名字，叫做尚伊。

堅定而安靜，但奴那天早上便做了決定。

但奴想念的是依莎貝，他卻要和天悅結婚。

他沒想到他會受到鋼琴師的誘惑。

到底先有蝴蝶還是有繭。

你找我嗎，但奴問天悅。

一個下午但奴也懷疑過天悅的不忠。

但奴打電話給天悅，說：「這是東區醫院，你的丈夫交通意外死了。」

天悅失聲，道：「為甚麼為甚麼。」

但奴笑着笑着，忽然笑不出來。

天悅長了鬍子和肌肉。

天悅穿一件灰黑大衣站在天橋之下。

但奴的母親睡在他身邊，陽光飽滿，忽然有日蝕。

颶風的黃昏鋼琴師在辦公室門外等他。

天悅愈來愈像男人，鋼琴師卻愈來愈像天悅。

讓我陪伴你等一等，但奴站在天悅身旁。

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

你等的人或許很願意讓你等，但奴告訴天悅。

但奴不知道他是誰，永遠都不想知道。

天悅忘記。從今以後。

但奴說，我一定會離開你，不是你死便是我死。

兩年後天悅開始穿但奴的衣服。

鋼琴師說，我可以等。愛就是等待。

但奴說：我實在愛你。天悅問：愛是甚麼意思呢。

對但奴來說，愛就是等待天悅等待她喜歡的男子。

對天悅來說，愛就是忘記。

對但奴和天悅來說，愛絕對和婚姻無關。

男子可能會出現，可能不。

天悅在鏡前忽然很渴望但奴的死亡。

但奴在高熱裏以爲天悅是依莎貝。

愛可能有，可能不。

天悅掩着臉。可能是但奴可能是尚伊可能是任何一個。

但奴和天悅住在天台。高高的望下去，腳不着地。

或許但奴的病是一種報復。

老夫老妻了。天悅是但奴的手足而但奴是天悅的頭腦與心。

有時但奴會錯叫天悅：「妹妹。」有時叫：「阿媽。」

愛是關係的總和。

我很渴望和你結婚，但奴說。

鋼琴師給但奴送了紅酒和乳酪。如果你願意和我一起分享，我很願意；但如果你希望獨自或和其他人分享，都可以，鋼琴師說。

關於天悅，但奴說：「我經常是個運氣不大好的人。」

關於但奴，天悅說：「我承受不起。有時我就想失蹤，或突然得怪病，或被謀殺。」

但奴發高熱天悅心慌意亂就一遍又一遍的抹地。

她咬着唇對尚伊說：「爲甚麼。我已經結了婚。」

除了我以外。不一定是我。鋼琴師說。

如果是依莎貝，事情會不會一樣呢，但奴在高熱裏無法控制自己。

「你最理想的愛人既不是我也不是任何其他他人，而是你母親。」天悅笑說。

而我不過是你的小弟弟，天悅說。

總是在下午，伊莎貝對但奴說：「我戀愛了。」

天悅讓但奴上她的公寓沒想到他從此不走。結婚是否我們軟弱的心靈所能作最大的承諾呢。

一定是巴黎，但奴和天悅卻沒有在巴黎相遇。他們甚至互不認識。天悅沒想到會再見到尚伊。她曾經天天在他家樓下等他。

天悅會赤裸上身站在窗前，推開窗。

但奴從來沒碰過依莎貝。他怎樣想像伊莎貝的肉體。

但奴爲甚麼要嚇天悅，說他自己交通意外死了。

他病好以後天悅便開始嘔吐。

我對你沒有甚麼要求。你甚至會和女子有一個孩子，鋼琴師說。

那個下午的雨下得真大。

但奴說，我和你們一起去巴黎吧。

已經五年了，天悅的臉長了皺紋。

關於天悅的美麗，天悅說：「我從不美麗，你認錯人了。」

「你以爲你是雅黛兒·雨果麼。要是我我會入稟法庭告她滋擾，申請禁制令要她

走。」尚伊說。

天悅追去巴黎。

但奴的母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在他們床頭。

但奴的臉呈灰黑色。天悅做了寡婦會穿一件黑灰大衣，站在天橋下等但奴的鬼魂。

到底天悅的平胸膛（小男孩的平胸膛）在窗前裸露是否不忠呢。

但奴沒再見依莎貝。他夢到她她和十幾年前一樣。

鋼琴師離開以後天悅便懷了孕。

巴黎是一個怎樣的都市呢。充滿失望與幻滅。

不不不，尚伊。天悅掩上臉。我跟從前不一樣。

鋼琴師抬頭見到但奴，說，哦，你來了。

但奴頭昏腦漲。他從來沒對依莎貝說過他愛她。

家門掛了一件男裝雨衣。但奴不敢進門去。

天悅流了血，那一定是我的錯，但奴說。

但奴在天悅的公寓裏住下她的家便有了鮮花，熱水和報紙。

但奴握着他母親的手，給他母親買了桃花。你需要的時候，總可以來找我，鋼琴師說。

尚伊不斷的要搬屋。在香港搬到巴黎，從巴黎又搬到布拉格。我很疲倦，天悅說。我總會在你的身旁，但奴說。

癡情女子總沒有好下場，天悅可不想下半生都跌跌撞撞。

母親帶他去喝涼茶。但奴喝菊花茶她甚麼都不喝。

但奴死了天悅就會從此睡在地上。

「有時我想吃掉你的心。用蒜茸焗，伴檸檬番茜。」天悅說。

但奴在拾地上的馬粟。依莎貝和她的情人喝黑咖啡。

天悅的心在巴黎。餘下的日子還有理性與節制。

是不是要做愛才叫出賣？臉對臉是不是出賣？想念是不是出賣？感動是不是出賣？

天悅伏在鏡前，眼淚一滴一滴的流下來。

這樣一來我就是不忠的丈夫了，但奴想。

結婚證書上甚麼都沒有說，不過是兩個人的名字。

天悅的生命一片空白。她伏在但奴的背上睡覺。

小弟弟，你有一個小弟弟，但奴的母親說。

他們便養了一隻大週週狗。

那個下雨的下午。天悅獨自喝威士忌酒。

死是甚麼意思。但奴只記得母親帶他走很遠很遠的山路。

依莎貝低頭多麼像羅撒蒂畫但丁心中的比雅翠斯，垂死時刻。

依莎貝比他高一個頭。

依莎貝說：「叫姐。」但奴說：「我長大了要養你。」

天悅鐵青着臉：「你爲甚麼要嚇我，我以爲你真的死了。」

但奴或許只想報復。那一個下午的雨下得真是大。

依莎貝結婚的時候，但奴特地去做了一套禮服。

泥土是香的。他告訴母親泥土是香的母親便打他。

尚伊走了，留下了一件雨衣。

從布拉格搬到柏林，從柏林又回到了香港，尚伊從來沒有愛過她。

臉對臉。但奴和鋼琴師臉對臉。天悅與尚伊臉對臉。

這樣一來，我就是不忠的妻子了，天悅想。

孩子不過是一朵血花。

你弟弟，你弟弟。但奴伏在他母親的腳下。

天悅穿了尚伊的雨衣，一個人在暴雨的午後喝威士忌酒。

他甚至不願意回來取雨衣。他不愛她到那個地步他不過想來看看她是否還愛他。

當但丁遇上比雅翠斯。但丁後來被佛羅倫斯城放逐，一生再沒見過比雅翠斯。

但丁瘋狂的愛上比雅翠斯。但比雅翠斯不過是他的幻覺。

但奴開始夢到依莎貝。依莎貝就是死在畫中的比雅翠斯，手中有鴿子，含着罌粟

花。

其實不過是臉對臉。天悅已經八年沒見過尚伊。

鋼琴師碰一碰但奴的衣袖。但奴將雙手交在身後，退了一步。

天悅在哭泣。但奴給她倒一杯熱水。

溫柔生活。拍電影的費里尼說的，*la dolce vita*。

孩子，你弟弟，死了。

但奴愈來愈早起來，大週週狗便跳到床上去。

天悅劇痛。不是她的心。

孩子可以這樣小這樣小，小指這樣小。

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

十年了。孩子死了而週週狗愈長愈大，每天吃很多肉。

天悅笑：「我就是你的小弟弟。」

天悅穿運動短褲瘦伶伶的往街上走。小腿上很多毛。

是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男人，你不喜歡我，鋼琴師問。

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是不是不忠。

這麼多年了，尚伊結果站到她身前。

但奴母親午夜發惡夢時便打電話找他。

美麗孩子，你的生活是否溫柔。是否黑暗。

你會否嘲笑我們的愛與期待。

因爲你不可以與一個男人結婚，但奴說。鋼琴師問：「你是不是要走了。」如果出賣是「原非我們原來所願」，我們都出賣了我們自己。月高風黑的晚上，天悅和但奴開車到山上，行李廂有一條屍體。有乳香。母親時常有乳香。

在那個大雨的下午去找鋼琴師，又在大雨時離開。

天悅靜靜的伏在但奴的懷裏。尚伊不過是鴿子，飛過。

隨週週狗而葬的還有鋼琴師，尚伊，依莎貝。

愛是蝴蝶是肉身不過是繭。

但奴最終的戀人是他的母親。她不會對他不忠，但奴確信。

天悅在早餐桌上搖她瘦伶伶毛茸茸的腿。

靈魂在野玫瑰間飛舞。咖啡香氣撲鼻。

這一年香港的冬天下了雪。這一定是我的幻覺，天悅想。

「要去買對雪鏡，這樣對眼睛比較好。」但奴推開窗，說。

二、愛人

反復 他愛我她不愛我她愛我他不愛我

不愛她我又捨不得愛她我又覺得太痛苦

尊嚴 1. 她來找我我便想到了尊嚴。她離開或許是因為尊嚴的緣故。

2. 我離開後足足一個月沒有說話。他扯着我的衣袖叫我走。我沒想到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我簡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傷害我的或許不是我的心而是尊嚴。

3. 她說：愛裏面沒有尊嚴。尊嚴的意思是你愛你自己多些。是不是因為這樣，她老是愛上人家的情人，或丈夫，或同性戀者，或神父，即是說，會令她沒有尊嚴的人。

妒忌 我從來沒想過我是個這樣的人。我跟她說：「如果你還愛別的人，我想都可以，只要你還見我，在我身旁。」

我找不着她我便發狂的找她。

我居然跟蹤她。原來她會獨自上茶餐廳。她又喜歡站在士多面前，高聲道：「唔該借電話。」電話是投幣公眾電話。她上班很準時。她拿衣服去乾洗都居然講價。她下班

的時候，戴上黑眼鏡。她在中環的名店買內褲給我。

我還是想：她心裏一定有很多人，像酒吧的吧枱，而我不過是個常客。

夜 跟她睡我睡不着，我一個人也睡不着。

電話 我連開會或上廁所都將無線電話開着。電話不響我便很惆悵，老懷疑電話壞了。電話響了我又不敢接。怕那不是她。

慾望 1. 因為這樣的緣故，我開始在浴室裏全身赤裸的照鏡。從前我從來不知道我身體的形態。

2. 他來醫院看我。我全身都很痛他按着我便要我。他離開後我便在床上哭泣。

3. 我希望我是個即沖即曬膠卷的技術員，成天沖曬用以勒索的裸照和肢解男女體的圖片。

邂逅 你每天都碰到這麼多人。

她想：「這就是了。」他叫她：「依莎貝。」她轉臉看他。一個女子迎上他的懷抱，說：「都告訴你，是依莎貝拉，不是伊莎貝。」她才知道城裏有這麼多人，叫做依莎貝。

喜悅 她想穿一條明黃的絲質裙子，搭一條奶白及膝絲質長頸巾，穿一雙白幼皮繩涼鞋，戴黃金鐲子，見他。她在酒店等他，等到睡着了覺。鈴響的時候她跑下去見他。得得得得。她趿一雙膠拖鞋，穿一件大碼的「拯救席揚」的T恤，一條舊運動短褲，左手戴一隻夜光塑膠鬧錶，右手拿一條洗臉巾。他說，時間不多了，我們就到外面進餐吧。

她已經整整八年沒見過他。

黑暗 所以記得愛人的氣味。

失戀 很奇怪，她近來老說病。打電話來，說，我病。骨膜發炎，全身都痛，不能走。我就陪她去看醫生。醫生說不出病因，只能解釋病情。骨膜炎好了以後，她又患上了甲狀腺分泌過多，全身像秋葉一樣搖落。她進了醫院我去看她。她坐在床上看風景神情很是迷惘。我站在她床邊她久久沒有意識，良久方轉過臉來，臉上有兩行淚痕。我和她十多年朋友了，知她素日性情倔強，她沒說的事情我從來不問。這次我禁不住坐在她床沿，問：「你到底受到甚麼委屈。」她搖搖頭，忽然笑起來，說：「沒甚麼，真的沒甚麼。你怎麼樣，辭工了沒有？」

她病好後開始變得很奇怪，譬如很喜歡叫人送東西給她，連那些賽馬會的雨傘、大公司過聖誕送給客人的紅酒和巧克力都不放過：「你送甚麼東西給我？」或：「你的Prada袋很漂亮，可不可以買個送給我？」她又變得很喜歡聽人講電話，邊聽還要邊插嘴：「去吃越南菜吧，佐敦道蘭桂坊和灣仔都有好店子。」以前只穿套裝的她，忽然穿一身帶金的華沙齊，古齊的高跟幼跟拖鞋，穿得像個不用工作的情婦。我開始有點怕她，便不再找她。

兩年後在中環碰到她。還是一套套裝，一對花拉加莫的圓頭半跟鞋，提一個公事包，揸一個手袋，頭髮長了，臉容光潔，挽着我，說：「我以爲你死了。」我囁嚅道：「哦，我，沒甚麼。」她揚起頭，在人群中仍是這樣的倔強：「是了，我要移民了。」我道：「好好，你又走了。」她說：「去結婚。」我握着她：「這敢情好。」她低下頭，看着自己的鞋子：「那時候，我失戀。」又抬起頭來：「你找我吧。現在朋友愈來愈少了。」

我看着她消失在中環的人潮之中，忽然我臉上發熱，原來癢癢的流了眼淚。來到我們這年紀，居然還會流眼淚：這樣傷痛以致她無從說起，只得生病或用其他的奇怪方式

表達。而在她最困難時期，我卻因爲她的困難而離棄她。這樣，她不但失去了她的愛人，她亦同樣失去了我。我和她的愛人一樣，因爲不理解而將她拋入孤獨的深淵裏面。

誤會 關於愛，總是誤會重重。

1. 無主體內容——她一直拒絕他的性要求，但卻要求看他的房契和銀行存摺。他說：「給你看都可以，不過。」他便伸手摸她的胸脯。她推開他：「何不等到結婚。」他說：「我都八十歲了，我不能等。」她沒管他，只吃吃笑，拉好衣服，說：「我們甚麼時候上律師樓辦房契轉名手續。」

他們和年輕人一樣辦喜酒結婚。但畢竟是一把年紀的人了，沒甚麼人有興趣鬧新房：孫子都已經墮胎三次的人還鬧甚麼新房。他卒之等到了。

他發覺她不是處女便發作起來：「甚麼，死八婆，你騙我？快還錢。」她還張開腿，道：「怎麼樣，要還是不要？」他有一點猶疑。她抿嘴道：「你都癩嘅，我已經四十歲了，你還要我是處女？」他想想，事到如今，不吃白不吃，便爬上去抱着她。她的身體柔軟而溫暖。她在他耳邊咕喃：「這是甚麼年代了，你以爲是清代，你還計算處女不處女？反正我也不會虧待你，你冷了有個人抱着，你病了有人給你斟茶遞水，你死了

有個人披麻戴孝，給你送終，你還想怎麼樣？」說得他腦筋都有點糊塗了——到底這場交易，合算不合算呢。

2. 互相誤會——她和他想也沒想到他們會在法庭見面。她和他都算是金童玉女了。她的小日本房車碰上了他的寶馬。他下車來，正要開口，見開車的是個妙齡女郎，晚上開車還戴着太陽眼鏡，他没叫她賠錢，只問她拿電話。她看他穿一套西服，別着銀袖口紐，還掛着一隻袋錶，她想他也是個悅目的男子，便將傳呼機號碼給他。他們第一次約會在一間昂貴得死人看見賬單都會從墳墓彈起的意大利餐廳，他跟她說拿波里的古堡（他說他是個紅酒人口商），她說她的客人（她說她是個保險經紀）怎樣想強姦她，而另一次又給人打劫，手袋有兩萬八千元現款，又她正戴一隻金鑽勞力士。她沒問她她手袋為何有這麼多現款而她也沒問他他為甚麼他當紅酒商沒有相熟的意大利餐廳。

離開餐廳的時候，她問：「你家還是我家？」

他們結果上了時鐘酒店。他和她同時掏避孕袋出來，她笑：「用你的還是我的？」
後來也上過幾次街，和普通戀人一樣去看笑片，然後吃飯，有時在他的寶馬有時在她的，小萬事得做愛。

有幾次她找他不着，而他傳呼她時她的傳呼機又沒電，她便把他忘了。他也深知人很多不必執著，他就將她忘了。

直至在法庭碰到她。他吃一驚：「怎麼是你。」她也打量他：「很久沒見了。」他回頭看她正在回頭看他。她在三號庭而他在四號。提堂很快，完了她便到告示板前看看四號審甚麼。他很快出來，跟她點頭微笑，也站在告示板前看看三號庭審甚麼。他看到了便臉色一沉，十分鄙夷的看她：「原來你開雞寶。臭雞。」她也非常不以爲然的樣子：「你比我好麼。你不過是個騙子，使用假信用卡。以爲你是王子，原來你不過是青蛙。」

3. 錯認——那一年，我住在紐約，到處寄居，從曼克頓搬到布克蘭，從布克蘭又搬到皇后區，最後又搬回曼克頓，廿八街，住在一個來自北京作曲家家裏。他也剛搬進去，小公寓除了兩張床一個小床頭櫃，甚麼也沒有，倒是洗手間有個大衣櫃，廚房有個大中國鏡，上一任房客是個中國人。公寓房子是中美藝術交流會提供的，所以上任房客應該也是個藝術家。藝術家還留下了一個大舊電話，和他的新電話號碼——每天清晨六時至午夜三時，都有電話找他。有來自北京法國英國的長途，也有本地掛電的電話。我

在睡夢中老聽到作曲家在接電話：「他已經搬了，你打幾幾幾幾號。」我住下了，我也接這樣的電話：「他已經搬了，你打幾幾幾幾號。」這幾幾幾幾號我已經會唸了，雖然我一次都沒打過這個電話。

一天晚上作曲家很晚沒回來，我便把房子鎖了。待他拍門我以為是早上，摸去開門，看看錶，才凌晨三時。我見他一直在傻笑，便問他：「怎麼了，你發神經了。」他萬分得意的在照鏡，摸自己的大鬍子，道：「那美國女孩很喜歡我呢，還叫我在一些電影劇照上簽名。」我笑：「又兜搭到甚麼熱愛東方的新紀元人士，說不定你可以和她一起打坐，衣衣哦哦，吃花吃石頭呢。」作曲家正色道：「勿胡說。我和她談電影談音樂談文學。」接着又有點為難的樣子：「她的英文我聽不大懂，總覺得她在叫我陳先生。我說我姓程，她還是叫，陳先生。可能她也聽不太懂我的英語。」我聽着也好笑，說：「唉，鷄同鴨講，祝你好運。」

接着那幾個星期，他晚上常常出去，很晚都不回來，想來和美國女子入港了。

這個晚上他不在，我再也不敢鎖門，免夜半要起來開門。夜半他果然拍門了。我在床上叫：「推門吧，門沒鎖。」他還在那裏拍門，我邊起來邊罵他：「死仔。」拉開

門，赫然見他滿臉是血，口腫臉腫的伏在牆上。我嚇一大跳：「怎麼了你，在酒吧和人打架。」我連忙去弄條熱毛巾去為他洗傷口：「你不是給美國女子打一身吧，都告你美國女子不好惹。」作曲家萬分吃力的搖頭：「不，一黑一白，兩個大男人。」我問：「去哪裏招惹這黑白雙雄。」他說：「是那美國女子惹回來的呀。」我問：「吵架了。」他問：「你今晚有沒有看電視，電影節頒獎禮直播。」我奇怪：「沒有。怎麼了。」他方道：「我們在酒吧看電視，那個中國導演陳凱歌上台接受頒獎。她一看便臉色大變，找了兩個人來打我。」我不禁問：「有甚麼關係？」他苦笑：「她原來一直以爲我是陳凱歌。」——我們的上一任住客便是陳凱歌。我們飽受滋擾，接電話重重覆覆的說：「陳凱歌已經搬了，你打幾幾幾幾號。」一次我氣極，道：「陳凱歌已經死了，請不要再掛電話來。」或許就讓對方認定下一次接電話的男子是陳凱歌，而我不過是個臭脾氣的露水女友。我想笑，見作曲家一臉的可憐相，又不好笑出來。他十分委屈：「我從來沒想過她會誤會。我老早告訴她，我姓程，不姓陳。」我便問他：「這樣你跟她幹了甚麼，她會這樣生氣。」作曲家道：「沒甚麼，我不過答應跟她結婚。」

4. 就這樣嫁給了老醫生，連她自己都覺得奇怪。有時在廚房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

話：「你是我所有誤會的總和了。」老醫生答：「甚麼，我是全人類麼。」她笑：「我也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誤會的總和可能是失望幻滅，也可能是真相。

真相 如玩撲克，你不可能將所有紙牌都放在桌上。

你不可能同時看見日頭，月亮，星辰。

我們都以爲我們知道愛，其實不。

正如一張人臉，你永不能全然理解她。

謊言 高尚的愛的謊言是部份真相。

你說：「我將春天帶給了你，將冬天留給我自己。」那是說，在夏天和秋天，我還
有兩個自由的季節，尋找女神。

我說：「你的頭髮是金的。我不吃麥。但當我見到麥子的顏色，便想到你的頭
髮。」我可沒說，你的頭髮和麥子也讓我想到屎。

這樣一來，愛人就是最好的政客和政府決策科官員。

自戀 他無法不愛她，她已經成爲他的某種性質。

她居然去逛書局，並買了詩集。從前她只看週刊和時裝雜誌。她又去剪了她留了多
年的長頭髮，這樣她的臉容便有點像他。她把他的照片放大，像掛英女皇或鄧小平像一
樣，掛在她辦公室牆上。他忘記他自己的身份證號碼，她會告訴他：「E678901」。直
至一次她甚至冒認去他相熟的名店，沒有發票也可以拿到他買的襯衣，這場似我考驗已
經合格。他便開口要和她結婚。

去愛 「你要去愛，愛甚麼也好。一件衣服，一條橋（譬如青馬大橋），一隻狗，一
個人（譬如羅拔迪厄路或林家聲，或你家樓下便利店的收銀員），甚麼也好，你去愛，這
樣你的病便會好了。」

她去愛。先愛一條狗。她這樣愛牠她從早到晚弄着牠，夜半睡不着覺又替牠洗澡，
早上很早醒來又踢醒牠要到水塘跑步，狗沒養幾個月便死了，可能因睡眠不足或洗澡過
多。

她去愛人，一個嚇到報警而另一個索性搬了屋。第三個找黑社會打她。她去追逐第
四個時他告訴她他有愛滋病。她不相信直到她在電視上見到他拍的宣傳片，呼籲衆人不
要歧視愛滋病人。她掙扎良久才鼓起勇氣再找他。兩個月後他又死了。

她只有愛物。只有愛物才可不顧對方死活的去愛。

所以瘋狂的買東西，整個房子她活動的地方不超過兩平方米。她有二十三套床單三十五隻咖啡杯六個芝士盤可以夠她開一間酒店連飯館，還有八十九雙鞋三十三套睡衣連牙擦都有一打，有時她覺得她好像住在女童院。

物這樣多她懷疑發生一場火警她應該逃生還是救她的物。

她攪不清楚物重要些，還是人重要些。

她這樣變成戀物狂。

最重要的是去愛。愛甚麼不重要。愛到令被愛者極其不幸都不重要。

傷逝 1. 他死了一個月後她便結婚，這麼快。

2. 他離開以後一個月她便挽着別的男子，笑嘻嘻的介紹，可惜她叫錯男子的名字，是她前個愛人的名字。她身邊的人也沒甚麼，叫她：「依莎貝，你要喝點甚麼。」而她的名字，叫做比雅翠斯。

壓抑 他想念她時便去小便。

承諾 你能說，你一生一世都愛我麼。即使你能說，都不真實。但我仍要你承諾。

同情

1. 約伯記。她說，我的日子不過虛空如影子。她給人綁票失蹤，她母親將她打工的積蓄，交給她保管三十萬元都給拿出來給她贖了身，她不過給人割去耳朵。辦公室居然兩個星期沒人找她。只有他發覺她沒上班。她回來，他問她：「你怎麼了。」她就躲在辦公桌下哭泣。他嚇一跳，說：「下班我跟你談談。」然後他就被召到主席的房間裏「談談」。主席是個有教養的女子，告訴他：「這不是解僱，我不過和你終止合約。我希望你有更好的發展。」她還叫警衛「幫忙」他收拾東西。他回到家將屋裏所有東西都擲爛，看更報了警，將他送到醫院的精神病房。她去看他，說：「我患上了乳癌，下星期做手術。」他說：「我出院來陪你。」她握住了他的手。他出院卻撞車撞死了一個綠燈過路的途人，她施手術時他正要提堂。她做完手術後便做電療，他給人告誣殺，不過輕判兩年。到他刑滿出來她已經做完化療，裝了一個義乳，母親卻在一個清晨出去做晨運時心臟病發，即時死亡。她在醫院打電話給他，他說，好，我來，乘坐電梯時電纜忽然斷開。他從五樓跌下又給送進了醫院。她在醫院出來發覺他出了意外，到了醫院，知道他雙腿折斷。他做完手術將碎骨都挑了出來，在他的病床等他，忽然流下淚：「為甚麼這些事情會發生我們身上。」他便說：「不如我們結婚。」大家都說，這

是一個童話，更何況他們還是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太美滿了。

2. 不討人喜歡的。她是這麼一個一本正經的女子，老說：「你怎麼可以這樣。」「你不對，學學我。」見了人右手劍一樣的拔出來：「請指教。」和她出去吃飯，她老要付賬：「你賺得少，讓我來。」又穿着高跟鞋登登的喝她的秘書：「幫幫忙，醒目D。」已經三十多歲過年還老着臉問清潔阿嬌拿紅包。開車老罵人：Son of Bitch。人家下車來理論她又立即賠錢。他是這樣一個瘦瘦的男子，快四十歲還像個中學生，喜歡吃打字員的豆腐，約女子外出不果便四出數說女子是同性戀者，他沒有頭髮又喜歡照鏡。連打字影印都不會，打個噴嚏都要問秘書拿紙巾，老說：「我是個科技盲。我連開煤氣爐都不會我等老婆服侍。」又跑去跟女上司說：「幫男人洗腳是女人失傳的美德你學學。」整個口袋都是抽獎卷和九折卡。夏天老穿一件長袖襯衣，冬天二十度天氣就說很冷很冷，上電影院都帶個熱水袋抱着。剛學會兩句意大利文連樓下看更阿伯都不放過，跟人說 *buon giorno signore*。

他和她相遇並結了婚眾人都覺得這是個金童玉女的故事。

3. 她患了癌症我碰到她便抱着她。她瘦得像女巫抱在懷裏卻像一排魚骨。她的丈夫在旁邊看着我。

她的丈夫像我抱她一樣抱過我。或許是他們結婚以前的事，又或許是結婚以後。

晚上我和一群人在酒吧跳舞喝酒。我在黑暗裏高聲哭泣。音樂很吵而燈光很亮。

哭泣這樣複雜我無法解釋。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而我只知我有一顆心，在跳動。

種子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我並以爲驕傲），卻沒有愛（如果沙漠沒有太陽，如果黑暗沒有夜），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我思我在），也明白各樣的奧秘（我書寫關於愛），各樣的知識（溫柔生活），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堅定而安靜），卻沒有愛（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我的身體不過是塵土），又捨己身叫人焚燒（怎能說是幻滅），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益（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天悅說：直至死亡將我們分開）。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但奴默默的承受）。不作害羞的事（天悅赤裸上身站在窗前將窗推開。她的心坦然如孩童）不求自己的益處（鋼琴師說：我時常都在。你甚至可以和天悅有個孩子，我當她的教父。她會是個美麗的孩子。）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我們都出賣了自

己。但奴說：這樣我們怎能說，你出賣了我呢。）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同情、傷逝、承諾）。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及喜悅）。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我們以為我們愛，其實不。）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我側耳只聽到靜默，我張目只看到黑暗，我書寫，但一無所得，一無所失）。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必歸於無有了（種子落在地上，在黑暗和靜默之中生長）。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我們如今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死亡將我們分開。我夢到了你，我還可以找到你麼。你還記得我是誰。你是否握着我的手，說：雖然我們的生命，這樣短暫。）（你說：如果在天有靈，我決斷不會忘記你。在天有靈麼。）（你的臉容在烈火中消失）（我還愛你麼。）

如今常存的有信（魏京生。他相信，所以他願意）有望（魯迅。他的希望渺遠，即是虛妄。）有愛（基督教我們犧牲，相信，並盼望）其中最大的便是愛（愛超越個人，是意志，是道德）。

三、生活

A君決定和B君分手的那一個晚上失了蹤，她和他走在午夜三時的灣仔街頭上，酒吧裏有人滿身鮮血的走出來。A君有一點冷，拉一拉雨衣的領子，說：「我們還是分手吧。」被追斬的人剛好跌在B君腳前。

B君心裏悵然便走去找C君。他知道她不會拒絕他。午夜四時他跑去拍C君的門，C君站在門口說：「是你。」他便不由分說的抱她吻她。她沒有反抗，身體淡淡的回應他。她身後亮了燈。B君問：「有人？」C君道：「我明天就要結婚了。」

D君要結婚了還想臨陣退縮。如果能夠有E君他絕不會和C君結婚。要結婚的最後一個晚上，有人來找C君，D君開了燈，打電話給E君：「乘你半醒半睡，你可能會有一句真心話。你到底愛不愛我？」E君掛上了電話。

E君拿起電話，是以為F君打來。F君剛打過E君，打得她左臉紫黑，而上一次打她右臉的傷痕還未好。每次打過她F君就打電話來要求她原諒，如是者已經十年。也曾想離開他，去了加拿大移民，在那裏碰到G君。但F君再打電話來，E君便立刻扔下了

G君回港。

G君知道移民的人很容易動情是因為寂寞和恐懼。他有時覺得自己就是愛的舍監，收留完一個又一個。G君回港後他又給H君安慰。H君比他大十年又是個有夫之婦，但她天天找他無法拒絕。H君的丈夫I君到來的時候，G君覺得他們兩個合襯而自己不過是個養子。

I君自然對H君特別好因為內疚。J君會抽煙跳舞懂西班牙語是個副導演。她會帶I君到蘭桂坊參加睡衣派對，二人穿着睡衣拖鞋哈哈的在置地廣場遊蕩。J君覺得他人很好，結了婚就不會有麻煩，起碼比K君好多了。

K君認識的人很多，願意跟他生孩子的有起碼有三個，L，M，N，君。他比較喜歡的是O君，是他的律師。他攪不清楚她見他是因為他是她的客人還是因為她喜歡他。

O君喜歡的卻是老男人P君。P君喪妻，常叫O君：「我的女兒。」O君也叫他「爸爸」，因此從來沒碰過他，因為實在太像亂倫。情人節那天她收到一個汽球，她的心砰砰跳，跳得這樣快她非得刺破汽球不可。她打開汽球裏的信，那居然是信差Q君。她開始躲避Q君，因此而約R君，央他：「你幫幫忙扮我男友好不好。」Q君白

殺後O君便沒再見R君，總覺得Q君是因為R君和她而死。

R君其實很喜歡O君但知道O君不會喜歡他。他覺得S君也很動人，但S君的鑽石戒指那麼大，他不敢約會她。等等等結果T君招上門，雖然T君是個男人。也因為這樣R君覺得比較有把握。

T君的缺點便是太美麗，惹來U和V君群起爭奪。W的不幸是她接而連三的喜歡上同性戀者：T君U君和V君。她無法分辨他們。她的結論是，凡是好的男子都是同性戀者。在她失望透頂的時候，她碰到X君，居然是個異性戀者。

X君的問題是他欠下前度情人A君很多錢。更可怕的事她還要跟她的男友分手好「跟定他」。他勸說婦女不是狗不要隨便「跟誰跟誰」，A君便要脅要他還錢。那個晚上A君喜孜孜來找她說她已經自由了，X君便決定要殺死A君。

A君的確死了卻不是X君殺死的。他有不在場證據，當時他正與最新歡Y君和半新不舊愛T君在講數，她們講要她定要我。在這A至Y的複雜關係裏，沒有人知道誰是始作俑者，誰殺死誰，誰是最終命運的決定者。或許這個未知就是Z。

七種靜默

七宗罪之中，以饕餮最輕易，以驕傲為最大。

好慾、懶惰，是肉身之罪，而妒忌、忿怒、貪婪，是心罪。

我的生命裏我第一次感到歉疚：為我所為，為我所沒所為。

為我的貪慾：我以為是熱情；為我的冷漠與疏離：我以為那是存在的疑惑；為我的叛逆與敵對：我以為我之為我，為自我毀滅所完成。我以為我思我在，我就是世界的定名。我是智慧，是意志，是生命。

直至虛無和孤獨將我滅絕。死神又時常在我身後拉小提琴。

我從來不知道節制與約束。地獄之門為饕餮而開。

一、饕餮

警報響起。黑魚灣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大的風暴：黑漆漆的海；千百萬雙黑漆漆的眼睛，沉默而又悲哀的望着他。風一陣一陣的颳着，雲是白的，海水冒煙，鯨魚翻上沙灘來，成群成群的死去：已經是午夜三時，子寒一切還看得這樣清楚。他匆匆穿起灰白連身制服，從專家村出來，兩座反應堆怪獸似的亮着，燈火通明，反應堆的平頂閃着鬼眼晴似的紅燈。他站在門前，忽然，這個他天天在此消磨時光的地方，這樣陌生，他甚至無法記得反應堆平日晚上到底有否射燈照着，如果有，在四野無人的黑魚灣，不就像燈塔了麼。他一時間竟拿不定開車好還是走路好，平日上班是開車還是走路，他都想不起來，想拉開車門忘了拿車匙，走到大門發覺大門已經鎖上。

他打開後門時發覺自己雙手直發抖。原來他不知道從後門怎樣走到廠房。搬來專家村還沒有一個星期，他就開始想家了——如果那個還是他的家。

他在專家村與廠房之間的小徑奔跑，小徑旁的一株印度橡樹在灰藍的雨中燃燒。「不可能，這不可能。」他一跌栽在淺窪裏，圓滾滾的，好辛苦才爬起來，第一

次，感到自己過胖了。

回到控制室總工程師和技術顧問已經圍着高壓安全注入系統和低壓安全系統的電腦前討論。安全系統經已啓動，含硼水注入堆蕊，低壓水亦已注入堆蕊進行緊急冷卻；安全殼噴淋系統、安全殼大氣控制系統經已全部啓動。總工程師見着他，也沒招呼他，只看看控制室的大鐘。

「B反應堆的安全棒已自動落下，你查查停堆前反應堆功能率。」總工程師着他。子寒問：「一回路壓力邊界有洩漏嗎？」技術顧問白他一眼：「你快祈禱吧。」三人沒再管他，總工程師在閱讀安全殼的放射物質數據，技術顧問則和汽輪機組和變電站的工程師通話。

子寒回到自己辦公室，啓動電腦，突然覺得很肚餓，便去倒開水煮兩個方便麵。

A反應堆如常運行，供電正常，沒有人會知道核電廠發生過停堆事件。「一克的鈾 235 裂變可釋放 5.13×10^3 兆電子伏的能量。以最少的燃料發最多的電。」子寒邊吃方便麵邊喃喃的背誦他受訓時學習的標準答案。方便麵的辣汁濺到電腦幕屏上。

離開辦公室已是陽光普照的下午。昨夜的暴風不留痕跡，可能是他一人幻覺。

打開專家村他家的門便覺得異常，有一種燥烈而貪婪的動物氣味。如果是一隻動物，一定是隻永不磨足的美麗動物，小小的牙，瘦瘦的爪，細細的撕咬着，肉的身體。他停步，見到椅背搭着一件半濕的羊皮繡花背心，是他去年夏天與妻子如愛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買的。

十多年夫妻了，他嗅到她的動物氣息還是深受刺激，竟然臉紅起來。

他少年一樣萬分尷尬的站在房間門前。如愛睡在窗前綠蔭掩映的床上，全身散着幽幽的綠光。

他一動沒動，還是驚動了她。她霍然坐起，雙眼紫瑩瑩的閃動，雙手緊緊的按着胸前。

「不要走近。你走開。你走開。」如愛急道。「是我。是我。」子寒一步一步的。如愛愈急子寒愈走近她。好像是她要離開他而不是他要離開她。

「没事了。我回來了。」子寒伸手想觸她。她退後，站起來，緊緊貼在牆上，臉像剪紙，再也脫不下來，除非扯個稀爛。

子寒以為這一次一定可以離開她。他將她抱在懷裏他便不再這樣肯定。

如愛在他懷裏他才開始覺得睏倦。他問她：「你餓嗎，要不要吃點東西。爲甚麼你這樣瘦。」也不知道還應該說甚麼話，只覺滯極了，自己在吃德國鹹豬手，接着又吃了東坡肉和無錫排骨，站到了懸崖邊，一群一群的黑毛豬衝下去，豬們都張開嘴，在叫，但沒有聲音。

很靜很靜。他醒來已經在極靜的夜裏，如愛靜靜的睡在他身旁。

他一高興便睡得過了頭。匆匆回到辦公室弄半生熟的「核電蛋」——本地技術人員在電廠員工宿舍養的雞下的蛋，子寒總笑吃了會不育的，一口氣吃了五個他才對副工程師說：「前晚的事真像做夢，我還夢到我太太來宿舍找我。」他才記起早上不見如愛。技術員問子寒是不是想女人想慌了不如乘機去找陪吃女郎，他出了魂的道：「我和我太太分了手。」技術員和副工程師登時做個鬼臉，抓起幾個子寒吃剩的核電蛋邊剝殼邊吃邊四下散去。

幾天後接到冬冬的電話子寒才決定回家。

「媽媽已經幾天沒回來。我一個人在家晚晚看足球看到早上六點。」冬冬說。「我一個人睡不着。」冬冬在電話的另一頭沉默着。「錢夠用嗎？」子寒問，冬冬依然沉默

不語。「我暫時不能回來。你媽媽很快會回來的。」冬冬沒答，電視在電話的另一頭報告新聞。嗚的一聲，冬冬掛了線。

子寒又風扇電飯煲啞鈴冬衣夏衣的搬回家裏去，又得過着天天清晨起來過邊界上班的日子。冬冬見子寒回去，站在門口看他推推拉拉的，只說：「英國隊輸給了德國，三比二，這怎可能。」子寒罵他：「衰仔，還不來幫忙搬東西。你媽有沒有消息？」

兒子長得愈來愈像他母親，臉容敏感脆弱，隨時碎掉似的。不見他兩個星期，好像瘦了很多。「有人打電話來找你母親嗎？」「沒有。」見得父親回來，冬冬放了心似的，開了電視又開了電腦，在網上找這找那，又開着了鐳射唱碟機。

「她帶走了她的大提琴。其他的甚麼都沒帶走。連護照都在。我都檢查過了。」冬冬揚聲對着電腦說。

翌日的夜裏在中環找上了小喬。小喬聽到他的電話，也不驚奇，但也十分冷淡，道：「是你。找我有事嗎？」中學畢業之後，只在街上碰過小喬一兩次，連他的臉容都十分模糊，只記得他是個十分蒼白的少年，很少說話，成績亦通常在最末幾名。子寒有點尷尬，道：「呵。沒甚麼。很無聊呵，呵呵。」小喬在那頭禁不住笑起來：「是不是

關於如愛的事？」子寒道：「她在你處嗎？」小喬道：「不在。不如見面談談吧，我倒想見見你。」找到小喬的辦公室大樓，中央冷氣經已關掉，穿西裝的脫了外衣領帶，女子褪了襯衣的鈕扣，像開一個迷人的狂歡派對。小喬的金融公司，還是鬧哄哄的，燈火通明，小喬有客，子寒在辦公室門外等，站到窗前，卻發覺沒有窗。

沒有窗。窗子都給反光玻璃封得死死的。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和電腦報價表。

子寒給自己做個鬼臉。胖胖的，臉紅紅的，呵呵大笑的。

客人出來子寒忙止住了笑聲。小喬送出來，與客人道：「總之以最少的投資得到最大的收益。」客人道：「最好連這最少的投資都不用付出。」小喬道：「這我們都得靠邊站了。」小喬見到了子寒，伸手來握：「除了你鼻子外，到處都長滿肉了，大笨牛。」他還叫子寒中學時的綽號，已經三十年沒聽人這樣叫他了。子寒呵呵笑：「你也不遑多讓。」小喬笑：「有四十了吧，我們好像同年。」子寒道：「同年是同年，不過都有四十二了。」

——就像普通的中學舊生會面，怎樣也不像情敵，或許根本不算是情敵吧，丈夫就

是丈夫，丈夫不是情人。

小喬端咖啡來招呼他咖啡碟震得得作響，咖啡瀉了滿碟。小喬用手帕紮住自己的手，自己開了一罐啤酒，道：「你來得正好。」嚇得子寒心跳起來，怕他代表如愛要和他說甚麼。小喬靠近他，低道：「有人說你們核電廠最近發生洩漏燃料事件，是吧。」子寒依依哦哦，不好說是，又不好說不是，只好乾笑幾聲：「核發電是最安全、效率最高的發電方法。」小喬更低聲道：「照顧照顧老同學吧。我有個客，與人爭奪電力公司的股權，收到這樣的消息，如果屬實，情況自然不一樣。」子寒十分為難：「我今天來這裏不是要談這個。」小喬靠了後：「哦，這樣。你這些年怎麼了？你有没有炒炒樓，炒點外匯或期貨？」子寒不大明白如愛為甚麼會喜歡這樣的人。啪的一響，小喬又開了第二罐啤酒。子寒道：「你見過如愛嗎？」小喬搖搖頭，道：「你甚麼時候發現的？」子寒道：「我沒發現，她告訴我的。」小喬道：「你還容忍她？」子寒道：「我搬到宿舍，是上個星期的事。」小喬皺眉道：「上星期？醫生告訴我甲狀腺分泌過多，要動手術，生活也不要受刺激。我便告訴她，我不想再見她了。反正我也不是她唯一的一個男朋友。你知道嗎？」子寒將咖啡喝光：「哦。」小喬聳肩道：「我有點你們公司的股

票，你說，我好不好賣了？」子寒搖搖頭，道：「你說，我好不好再找如愛？」小喬大嘆一聲：「我們互相浪費時間。我送你走吧。」走到辦公室門口，子寒問：「為甚麼你們沒有窗？」小喬替他按了升降機，道：「怕職員看到窗外的藍天白雲，無心賺錢，所以把窗封了。」升降機來了，子寒走了進去，小喬方道：「你怎樣對待如愛她都不會滿足，你還是為自己打算打算。」小喬放開手，電梯門便關了。子寒在密封的升降機裏喊：「最好將股票賣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聽到。

密封的升降機裏，他愈覺自己像一隻退化的河馬。

他不明白為甚麼會是小喬，或許是甚麼人都可以。或許真有很多很多人，連樓下的看更阿伯都是她的情人。

他想來想去越想越恐怖，就不要想下去。他便想想家中冰箱有甚麼可吃的。

回到家見到如愛穿着睡衣在客廳吃豬肝麵在看週刊，冬冬在看電視。如愛見他回來，說：「你回來了，晚飯吃過沒有？」就像甚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她的提琴靜靜的躺在客廳一角。

她放下碗筷，為他脫了外衣和鞋子，髮跌在他的足上，微微的，溫柔的搔他。他很

想說點甚麼「夠了」「我再也不要見到你」的說話，結果他只是坐在那裏吃豬肝麵。

「我去找小喬了。」子寒說。如愛側着頭，說：「你去找他也没有用。我去找他也沒有用。說甚麼做甚麼都沒有用。」子寒說：「這你打算怎麼樣？」如愛有點驚奇的看着他，道：「我打算早點睡，很累了。」

子寒到房間拿枕頭被褥到客廳來，如愛和冬冬正在客廳共蓋一張紅格墨西哥氈子看電視電影。他很想將他們的氈子拉開，像揭發甚麼姦夫淫婦。他爲自己的想法臉紅耳熱。可能真的太累了。

他伏在地氈上睡了，感到柔軟的身體便想拉個枕頭來抱着，但只拉到幾本雜誌，張眼見如愛的臉，滿滿的在眼前：「你回來陪我睡。我一個人睡不好。」子寒拉起雜誌，蓋着自己的臉。如愛將雜誌拉開，低低的道：「你惱了。你來陪我睡。」子寒只是一味的搖頭。如愛用雜誌蓋回他的臉，十分柔弱的對冬冬說：「你爸爸不要我了。你要不要我。」子寒聽得耳朵都豎起來。「你和媽媽睡吧，媽媽怕。」沒聽到冬冬的回答，只聽到如愛用指甲搔冬冬。冬冬的大腿已經長了成年男子的腳毛了。子寒看着愈不像話，索性翻個身將頭埋在枕頭裏。

他們關了燈。月色照進客廳來，銀亮清靜。子寒靜靜的躺在月色裏，聽到有誰在哭泣，很遠很遠的哭泣聲，或許從遠處街角傳來。他不明白爲何哭泣聲可以傳到這麼遠。

他坐起來，抬頭見到他的兒子，赤足站在客廳遠處。

「你還是進來睡吧，我很怕。」冬冬說。

「我也很怕。」子寒道。

「喂——喂——喂。」如愛在裏面叫。冬冬默默的轉身回房間。

子寒坐在白得通透的夜裏，像在黑魚灣的某個晚上，警報響起。堆蕊融化，安全外殼裂開，鈾 235 和鈾 239 在大氣中擴散。他在夜裏一直在流汗，叫：「如愛。冬冬。」

到那時候，他心裏只有他們兩個人。

到那時候，他的心裏只有好。沒有埋怨，不再計較人的惡，人的永不饜足與自私。

「喂——喂——喂。」如愛在喊。

三個人在床上給子寒一個奇怪的昏眩感。上一次三個人睡在床上或許已經十年前的事。現今冬冬已長成一個少年，手長腳長，攔在夫妻之間。子寒左翻右轉，怕碰到他，又怕他睡不着。如愛在床的另一端，他碰不着看不見，卻清楚感到她的存在：她時常都

在，她不會放過他。月光是藍的，已近黎明。

醒來心裏好了些。冬冬不知何時已經離開，他和如愛之間，有一個濕濕的，不能踰越的身影。如愛也醒了，探手摸摸冬冬的餘溫，和床上的那小小的濕跡。她用手指抹抹，到鼻前嗅嗅，用舌尖舐舐，然後笑起來。子寒臉紅耳熱，像夢遺的是他而不是冬冬。身後像有群中學男生在推他：「去吧去吧」的催他。十年了，十年都没法做一個真正的丈夫。十年了，如今兒子都長成可以當丈夫了。他很想張口大哭，但哭不出來，便十分痛苦的，向着天花板「呀」的叫了一聲。

如愛輕輕的抱着他，將他的頭埋在她的乳房間，拍他。

她毛茸茸的體毛像蜘蛛。他逃不了，在一吹即破的絲網裏，磨折至死。

但冬冬……一定不可以讓冬冬陷下去。子寒一定要救他。

週末特地約兒子打足球。冬冬皺皺眉，說：「同學都不踢足球了，這樣老餅的運動，你們那輩才流行亂撞亂踢。」子寒有點為難，道：「這樣你們喜歡玩甚麼？」冬冬十分不情願：「下星期吧，今個星期約了同學去游泳。」

打壁球這樣辛苦，簡直要了子寒的命。冬冬萬分沉悶的，站在那裏拍球，子寒追得

死去活來，都無法追上球的速度。冬冬終於按捺不住：「爸爸，太辛苦不要打吧，水準相差太遠我也很辛苦。」

二人洗完澡在樹蔭下喝飲料，冬冬問：「你到底想跟我說甚麼？」子寒「哈哈」的想打發過去，冬冬又問：「你和媽媽吵架了？」子寒方道：「你覺得你母親怎麼樣？」

冬冬別過臉去，無意識的拍打黑色的，小小的球。

子寒不得要領，又「呵呵」的一陣，笑問：「有小女朋友嗎？」冬冬索性整個身轉過去，以背向他。「有喜歡的女孩子了吧，不知道怎樣開始吧？」冬冬默然，將球拍放下又拾回。子寒乘勝追擊：「是同校的吧？還是在巴士站天天遇到的？」冬冬方微微轉過身來，說：「人家有男朋友的了。」

子寒心裏暗自歡喜，道：「喜歡不是罪過。你喜歡她要讓她知道呀。知道她的電話號碼吧？可以跟她在電話談談，約一群同學連她到家裏來玩呀，說生日還是甚麼都可以。」冬冬微笑起來，忽然又臉容黯淡：「媽媽會不喜歡。」子寒說：「你不要管她，以後小心點，晚上睡覺和換衣服都要鎖門，要錢用還是有甚麼其他需要，找我好了，不要麻煩她。」冬冬低低的道：「我覺得媽媽她很怪，常常問我我是不是很像她。我可不

要像她，你說我到底像不像她？」子寒心不在焉的道：「她有很大的問題。」冬冬站起來，說：「我可不要你這樣背後說她。」子寒乾笑兩聲：「我說說而已。」

子寒第一次感到安全；緊握十架和大蒜等待吸血殭屍一樣安全。可能還到可待她來，用木槌穿透她的心。他在電影院笑了。如愛極其不安，左移右挪，劇中人擁抱哭泣時她就大笑，不時的看錶，說：「他們完了沒有。我們回去吧。」子寒道：「讓孩子玩玩吧，追追女孩子吧，你難道想冬冬在你裙邊一世？」如愛道：「你知道你在說甚麼，我是他母親呀，他是我肚裏出來的呀。」說得前面的小伙子殊的一聲，還回頭狠狠的望她。如愛站起來，離開了電影院。

「讓我們去喝咖啡。」子寒說。如愛沒說話，將手插在他手彎裏，就像從前一樣。子寒跟她談在電影裏的情節，她像熱屋頂上的母貓一樣煩躁不安，拉他扯他的袖子。子寒十分得意，在紅燈前問：「你還有沒有見小喬？」如愛一怔，綠燈亮起，如愛便扯他過路，答：「有。」子寒一時的勝利就此煙消雲散。他心裏暗自追悔：「唉呀，早不該問。」也不知道她說真還是作假。二人坐下喝咖啡，扯平了，倒東拉西扯的閒話起來。他不敢再提小喬她也沒急着回去。霓虹燈亮了她便截了計程車回家。

門前就已經一大灘可樂漬和薯片碎片，還有兩雙少女的大花球鞋。如愛灰白着臉，子寒心裏卻只想唱歌，不覺就哼了幾句卜戴倫的「一切都好了，寶貝寶貝。」如愛白他一眼，恨不得殺了他。子寒高聲道：「我們回來了。」開門只見冬冬和兩個少女在玩撲克。兩個少女，一個長髮，一個短髮，見到子寒如愛，站起來，一個叫：「安高，安地。」一個叫「世伯伯母」。如愛站在少女面前，忽然掩着臉，走入房間「呼」的關上門。子寒只好呵呵的打圓場：「你們慢慢玩，他媽媽不舒服，要休息。」就傳來如愛的大提琴聲。那是愛德嘉的C小調大提琴協奏曲，激動而優美，每次子寒聽到都覺得很受震動，聽到誰在夜裏哭泣一樣震動。小女孩顯然給嚇着了，忙不迭告辭。冬冬待她們走了，也呼的關了房門，晚飯冬冬如愛都不肯出來吃，子寒一個人在吃即食麵，開了電視看吵鬧的遊戲節目，還看得呵呵大笑。

愛是所有罪惡的根源。我的愛比子宮更黑暗貪婪。

如愛早早晚晚的拉她的大提琴，晚上吃飯三人對着電視機。子寒想，電視機挽救了多少家庭。如果没有電視機，心靈赤裸裸的相對，那會多麼的難堪。

這天晚上見冬冬翻箱倒櫃的，子寒站在客廳中，個子大大的，站在那裏都像礙着

他。如愛在房間中拉德伏紫克的曲子，反來覆去，都是那一句，子寒無處可躲，只好躲到廁所去。關了門，開了燈，這小小的空間是他的空間。他坐在馬桶上，開始看年前的聲色喧雜誌，還洗頭，刮鬍子，剪指甲。他多麼願意從此住在這裏，可恨冬冬在拍他的門：「爸爸，你在裏面一小時了，你好了沒有，我很急呀。」

如愛臉有得色，他懷疑與冬冬尋找的有關。關了燈她還在衣衣的哼着德伏紫克的調子。子寒想自己快要發瘋了，只好用被緊緊包着自己的頭。

又有誰午夜在哭泣，子寒醒來，開了燈，哭泣聲便沒有了。如愛轉了身，以背向他。他着鬼迷似的坐在如愛的梳妝鏡前，用如愛的梳梳頭，緩緩的，用如愛的面霜塗臉，感覺到如愛的香氣，便拭點如愛的毒藥香水。拉開如愛的抽屜，想找點甚麼，找到了一小疊信，白信紙白信封，沒地址沒收件人，信紙卻密密的寫滿字。打開一讀，盡是些愛慕之言。子寒並不驚奇，只想知道誰是如愛的新歡，是個陌生女子的名字，讀到底，署名的是他們的兒子冬冬。子寒靜靜的將信收好，閉上眼，聽到了警報響。

警報響了，安全殼爆炸着火。黑魚灣颳了大風暴，印度橡樹在雨中燃燒。

子寒輕輕的捏着如愛的頸。如愛醒了，不大知道甚麼事情，一雙黑眼睛，在暴風雨

中沉默而悲傷的看着他，慢慢的醒過來，惆悵變成了恐懼。

「呀——救命呀。」

「呀——」子寒並沒有着力，只是輕輕的掐着她，可能只是他唯一懂得的愛撫方式。

「呀——」冬冬衝進來拉開他。他已經長到和他父親一樣高了。他皺眉看着他父親，沉默、悲哀而恐懼。又看看他的母親，拉他的父親道：「你到我的房間去睡吧。我留在這裏。」他的父親搖搖頭。冬冬道：「不是你便是我，讓我留在這裏吧。」這是一子寒看到沉默、悲哀而恐懼，出現在冬冬臉上。就在這一刻，冬冬長大成人。這是子寒所知道的，最悲哀的生日會了。

子寒搬到冬冬房間睡後老覺得有人跟蹤他。樓下看更阿伯老是打量他，目送他上班。一群反對核電廠的示威人士拿着標語、開一輛大花車跟他回廠，下了班後在超級市場又有人跟他回家。他只好左閃右避，貼牆走路，老回頭看有没有人跟上來。打開報紙，全香港的新聞媒介都在影射他，一時報導他有精神病，一時報導他已經被解僱，他已經嚇得不敢再看報紙。那天下班有兩個人在他家門口等他，嚇得他一見他們便飛奔下

樓梯，誰知那兩個人乘升降機在樓下大堂等他，還假惺惺的向他微笑，叫他不要怕，給他遞上他們的警員證。

「關於你府上的一宗失竊案，可否跟你談一談。」警員說。

報警的是如愛，報稱遺失一隻白金手錶，三對鑽石耳環和一隻鑽石手鐲。警員說，失竊當日閣下公子曾開生日會，最後有兩名女同學留下，你太太懷疑為其中一名女同學所偷。閣下公子事後曾寫信給這位女同學，稱之為「我的鑽石，我的白金」，你太太以之為罪證。子寒只是一味的搖頭，不知否認如愛所說還是說不知道。警員說女同學已全然否認，亦無其他證據證明為女孩所偷。問子寒是否知道如愛有這幾件首飾。子寒穿衣呀呀的，只問警員有否跟蹤他。警員沒好氣。就起來告辭。子寒送他們出去，還問：「你們會不會起訴我？」警員失笑，道：「連嫌犯大概也不會起訴了，證據不足。」「校方有調查她嗎？」子寒問。「她已經退了學。」警員說。

冬冬當夜便不肯到如愛的房間裏。子寒在冬冬的房間裏拍嗝拍嗝的眨着眼：他是兒子而他們是父母。他們的事他管不着。他聽到冬冬搬動沙發的聲音，如愛在客廳低語，然後誰走進房間的聲音，誰又追進去的聲音。然後誰開了他的門，亮了燈。

他的兒子站在門前哭泣。這麼大的孩子，手腳這麼長，生命應該充滿希望，站在他的房間門前嗚嗚的哭泣，道：「為甚麼會這樣，爸爸，為甚麼會這樣。你們為甚麼會這樣。」子寒站在他面前，一樣高，一樣惶惑。「你們為甚麼會生我下來。」孩子哭道。子寒心如刀割。如愛默默的站在他身後。子寒道：「這樣吧，送他到英國去。」如愛沒答，轉身回房，關了門。

他讓冬冬回房間睡，自己睡客廳。上班前想看看冬冬，門是鎖上的。如愛在他們的床上靜靜的看他。

「如愛。」他喚她。「如愛。」他喚她。「唔？」她應他。「如愛，你放過他吧，你希望我怎樣做你才會放過他？」如愛道：「真奇怪，你說的是甚麼話。我是他媽媽呀，我當然愛惜他呀。你有甚麼問題，你要不要去看看醫生，是不是電廠那裏太辛苦了？」想了想又道：「不如我將媽媽留給我那幢房子賣了，給你做點小生意。」小寒想糾纏下去都沒有意思，就沒了話，只換了衣服上班。

到底是他有問題，還是其他人有問題，子寒弄不清楚。

冬冬沒再開房門。怎樣叫他，喚他，勸他，嚇他，冬冬都不理睬。過一天子寒叫了

鎖匠回來，在門前喊：「鎖匠來了，你再不開門，我們進來了。」如愛也喊：「你不要嚇媽媽。開門吧。」裏面卻悄無聲色。子寒怕開門空無一物，或只有冬冬的屍體。鎖匠打開門他沒敢張開眼。

「冬冬，冬冬。子寒，快叫醫生。」如愛叫他。

子寒忽然很希望冬冬死了，這樣如愛將一無所獲。她要他，要小喬，她還要冬冬。她是暴食獸。

但冬冬沒有死。他不過在發高熱，滿臉通紅。事情並不如他想像般發生。

如愛天天守着。他發熱時爲他敷冰袋，他發冷時她爲他敷熱毛巾，他要喝給他喝，他要吃的餵他，如愛個子那麼小，都可以扶他去洗澡，替他洗頭。子寒走到房間問有甚麼要幫忙的，如愛白他一眼，道：「沒你的事。」子寒只好默默的在客廳看電視。

冬冬生了病子寒便知大局已定。他便覺得有點寂寞，告了一天假，自己到離島走走。走到全身大汗，雙腳酸痛，才是中午過後，子寒想回家打個午覺。家裏靜悄悄的。冬冬已經三個星期沒上學，成天在房間躺着。打開冬冬的房門，房內無一人，如愛亦外出。子寒感到非常疲倦，就在地氈上打起盹來。睡着聽到人說的話：「你說你說，到底

媽媽好還是小女孩好？」有人答：「你想我怎樣答。」如愛道：「我怎知道你的心？」冬冬道：「你喜歡怎麼想便怎麼樣。」如愛笑：「不不不，我要你心裏的話。」冬冬道：「沒有沒有。」如愛道：「你真的沒有心。」冬冬道：「老早沒有了。」如愛接道：「給人吃掉了。」又吃吃笑：「給我吃掉了。」子寒聽不進去，在地氈上坐起來，只見二人穿着運動服，還拿着球拍，見子寒，微微的後退，冬冬叫：「爸爸。」子寒心裏很是驚怕，大着膽子問：「你病好了怎麼不上學？」冬冬只低頭玩弄球拍。子寒很生氣，提高聲音道：「你病好了怎麼不上學？」倒是如愛，站在冬冬和子寒中間，淡淡的道：「他已經退學了。」子寒下的一聲，全身刺痛，問：「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如愛隨而坐，道：「你吼甚麼？今天晚上你想吃甚麼？」原來暮色已濃，窗外有淡淡的銀霞。子寒站在黃昏裏，只見暮影重重。他無法再站起來，扶着沙發，十分虛弱的道：「不可以這樣，如愛。我們送他到英國吧。」如愛微笑：「呵？你要送他，你可要問他願意不願意。」子寒舐舐乾裂的唇，幾乎哀求的道：「冬冬，我們送你到英國去。」冬冬望了望如愛，如愛的笑如牡丹盛放。一會，冬冬道：「我不要去。去英國很辛苦，沒有人弄飯給我吃，病了沒有人照顧我。」子寒急道：「你就貪圖這些小恩小

惠。」冬冬道：「我爲甚麼要付出這樣辛苦。這樣很好呀，媽媽甚麼都給我，我甚麼都不用做，甚麼都不用管。」子寒能說他自甘墮落麼。子寒萬念俱灰，甚麼都給掏空了。如愛冷冷的道：「你何苦喪父母一樣哭着臉。」子寒低聲道：「你真的不會廢足。」如愛道：「彼此彼此而已。你記得嗎？我剛小產醫生囑我不能行房，你還天天早早晚晚的要，怪不得你後來——」「好了——」子寒大喝一聲，房子就會這樣塌下來。子寒踉踉蹌蹌的一直退一直退，從廠房退到密封無窗的辦公室，從升降機退到廁所，警報響起，反應堆爆炸着火，小島颳了百年不見的暴風雨，地殼移動，有海嘯，退退退，退到廁所退到房間，退進衣櫃裏面，關了門，讓自己鎖得緊緊的。如愛在客廳道：「冬冬，給我按摩按摩吧，好舒服呀。」子寒肥大的身軀，攔在衣櫃裏面，退無可退，他緊緊的握着拳頭，咬着唇道：「一克的鈾 235 裂變可釋放 5.13×10^8 兆電子伏的能量。以最少的燃料發最多的電。」如愛在外面叫：「冬冬，好舒服呀。」子寒在裏面道：「要發電，最重要的是以最少的燃料發最多的電。」

「要發電。」他重複。

二、懶惰

你離開以後。你離開以後。你離開以後。你離開以後。

1.

你離開以後事物開始暗與靜。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在意識未醒覺的將晚，本質漸漸漸漸模糊，而至於重。言語和種種可能，無聲遠去，無法回復原來的存在，甚至無知亦無覺，以爲原來就是暗與靜，在你離開以後。

你離開以後事事都一樣，事事又有點不一樣，在一樣與不一樣之間，有時他感到模糊，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說甚麼，只是全心全意的上班，人還是個好好先生。午夜下班的時候會覺得重，說不上來亦不敢說，那裏重至他無法移動。他就坐在黑暗的客廳裏，不醒也不睡，模模糊糊到天明，以爲你還在，叫你的名字「無憂」。

你還在麼無憂。你離開以後他不再接聽家裏的電話，你的信件他不拆開便丟進垃圾桶裏。公司的週年舞會邀請先生夫人出席的，他打扮整齊便去了，還穿着你和他結婚時的禮服。他說不上來亦不敢說。你離開以後就像沒存在過一樣。

事事其實不一樣。他移民的申請批了下來，他毫不猶疑的遞了辭職信。原來他打算到最後一刻才啓程去坐移民監的。他用最低價錢最快速度賣了房子，一個人的家當才三個大皮箱。你離開以後他甚麼都可以不要，你的戒指你的牙擦，車禍發生以後你曾裝上的義肢。

連他們打電話到公司來說你要做電療，要他到醫院去簽字，他說「打錯」以後便掛掉了電話。你離開以後你就不再存在。你的容顏愈來愈像爛泥，身體又發出長期服食精神科藥物的惡臭。你看着他你認不得他了，只叫他「哥哥，哥哥」。他別過臉去他知道你已經離開了他。

他帶着幾乎歡喜的心情離開香港的。你的離開緩慢而又漫長，或許從你以為你愛的時候開始。他也曾以為他愛。你和他有過這樣短暫的時刻。在這虛幻的短暫時刻，作了婚姻的承諾。但你總是纏綿於自己。他不知道你有這麼多的病。你早上總說頭痛，回到公司又懷疑自己乳房長了硬塊，下午腹膜痛，因為人多吧，你老在下班的人潮中暈倒，去做心電圖照X光都無法找出原因。他也曾不眠不休地侍候在你身邊，直到那一次車禍。

在陽光普照的坎培拉城他全心全意的讀書。他人是個好人，做甚麼事情都全心全意，像每個香港人一樣很勤勞，同時做六七八件事情，他絕不會浪費時間，沒甚麼好挑剔的。你離開以後他一切從新開始。取得澳國護照後回來找一份新工作，晚上還去學普通話和中國商貿法。晚上至黎明極短暫的清醒時刻，他好像記得隨即他又忘掉，他曾經背負過的重擔，像一場暫癒的大病，漸漸的，在他的意識之外，傳了開去。

2.

可喜的喜悅如泉水成溪，慢慢的漲滿，清冽甘甜，可以忘憂。嘻，她笑。髮舞如蝴蝶。你多久沒想起蝴蝶了。你拿起電話，叫可喜。情人的召喚可是這樣的。但你不過叫她替你約一個午餐。她問你喜歡吃甚麼，你衣衣哦哦，她便笑，說你吃日本菜吧，憂鬱的人會喜歡吃日本菜，你不知她哪裏學來的歪道理，她說我看愛情小說呀，男人怎樣女人怎樣那些呀。你看她一臉的認真，其實不過是個小孩，穿起套裝一本正經的當秘書，你讓她逗得笑了。

是不是喝醉了昵，那個晚上眼前都是蝴蝶。你陪集團主席上夜總會，還陪叫小姐，你想小姐陪你你陪小姐陪老闆，便喝完馬丁尼喝干邑再喝伏特加。要解散市場調查部門

你說好不好老闆說。你在小姐的乳房間抬起頭來，你知道那不是一個問題。而且老闆回家睡覺時你便得回公司開始執行他的意旨。你低下頭陷在女子懷中但你一點性慾都沒有。其實你想嘔。

可喜的手像冰涼的薑花有少女的微香，按在你的臉上。她給你攪了涼手帕。這個年頭還有女子用手帕。米奇老鼠手帕按着額上，你不由捉着可喜的手。可喜只是笑，嘻嘻。你放開了手。你比她年長十七年這種事情犯不着。可喜在你耳邊問你午餐約會要不要確定，人力資源協會要下星期一下午三時開週年大會你要主持你記着了。你閉上眼見到蝴蝶盈香。

你不敢但你總是見到她的小腿，她的後頸。你低下頭，黑暗來臨煩惱亦隨之而生。沒有甚麼事情你無法說亦不敢說。你人是個好人，工作又全心全意，沒有甚麼好挑剔的。你只是像個大近視，事物日漸模糊，你亦不想看清楚。你從來沒想過愛與不愛，兩者都不可能，或者說，與愛無關。蝴蝶與愛無關。她停下來，很規矩的，大概亦沒想到誘惑，只道你是愛情小說中的好男人，開一架銀灰寶馬開蓬，操流利英語，會喝紅酒吃生蠔，戴一隻勞力士狄通娜鋼手錶，不多話，很有禮貌的，麻煩你，謝謝你。她看着你

便很高興，很遙遠，但想想也好。

事情這樣發生可喜和你都吃了一驚。可喜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女子。蝴蝶之為蝴蝶不過因為年輕與短暫。無憂神秘嫵媚聰明敏感優越。但可喜呢，你說不上來，她在你面前你只是覺得餓，而又唾手可得。她的小腿，她的後頸。你低下頭。黑暗的慾望隨之而生。這次你伸出手，沒有再縮回去。

你們在湖邊吃晚餐。香港的湖，其實是食水水塘。香港是個沒有湖的地方。沒有湖，只有虛假的水塘。你們沒有話，你想不出有甚麼話。你家有多少兄弟姊妹，你問。只有一個妹妹，她答。叫做可歡。你們便低頭吃蠔。有蚊，可喜說，手掌拍上了你的手背。你翻過手來，捉着她。你和她的手掌之間，有血。

你沒想到她是個處女。你還以為她經期到了，但她搖搖頭，嘻嘻的說，你真傻。你有點尷尬，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好像討了她便宜似的。她倒沒甚麼，穿上衣服，還怨你，你扯爛我的乳罩了。不戴乳罩有甚麼好意思呢。你乘時掏出銀包來，給她幾張大鈔，說給她賠。她笑，這錢夠買兩打貴價貨了，便把錢放進手提包裏。

以後你都會給她錢，也不知道這是甚麼關係。既然與愛無關，有錢或其他，都是好

的。如果甚麼都沒有，那是怎樣空虛無名目的關係。如果有錢或其他，就撇清了，你和她與愛無關，免得她誤會了。這樣她不就是妓女了嗎，她為何到此境地而她毫不自覺。你看着她為你做這做那感到很歉疚，你不但僱用她你還讓她淪為妓女了。你爲了她的完整和尊嚴，想到了找個藉口解僱她。

可喜當時並不覺得痛。痛楚原來是很慢的事情。黃昏入夜，事物開始暗與靜。她只是有點吃驚。她說爲甚麼呢，我到底做錯了甚麼。你說甚麼甚麼她都聽不清楚，只是聲音，沒有意思，或許是音樂，只牽動她的情感，她不由自主的向下墮。她手忙腳亂的收拾自己的雜物，手忙腳亂的，爲電話所拌倒，她坐在地上，半晌，才覺得痛，站起來，黑暗來臨，煩惱隨之而生。

你離開以後蝴蝶成灰。事事一樣事事又有點不一樣。她說不上來亦不敢說。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她照舊穿套裝上班，依舊替老闆約午餐說你明天下午三時要去和顧問公司開會，老闆一樣溫柔客氣，麻煩你，謝謝你。只是有時老闆會收到花因爲她還是個獨身女子。她想事情其實已經不一樣。她是花了幾個月時間去挑一個女上司的。她是個普通女子，她不想再遭人遺棄，這樣的事情她希望只發生一次。

但你離開以後，怎可以再有第二次呢。可喜已經忘記笑的輕盈和髮的飛舞。她學會了勤勞，晚上去唸日文一個星期跳三晚健康舞，工作全心全意，人又和順，沒甚麼好挑剔的。在日文課碰到的男子喜歡她的可喜和順，上課都送她下課，陪她到她家樓下，便回去。可喜由他送着，沒說是沒說不是，但他只是個售貨員，他只戴着卡石奧電子跳字膠錶，他怎可以跟你比呢。

男子沒再來上課可喜若有所失。她的所得所失，她完全無法掌握。她的人生完全不屬於她，不過有個頑童時而搗亂時而放過她。她獨自走那個霓虹紛擾的夜路，回到家洗完澡冰涼冰涼的伏在玻璃窗上，如冬蟬夏艾，靜與苦。你離開以後她在黑夜裏掩沒，你甚至聽不到她呼救的聲音。她不再問自己做錯些甚麼，不再痛。

你離開以後事物開始暗與淡，續漸模糊，她無法說出爲甚麼如何至此。既然如此，她亦不覺得要怎樣怎樣。她和其他人沒兩樣，人是個好人，工作又全心全意，良心清白，從沒犯過不可原諒的錯誤。只是她心靈的冷漠與不動，漸漸生長，佔滿了滿一身，大病一樣，漸漸的，在她的意識之外，傳了開去。

3.

當你年輕的時候，你也曾相信意志與愛情。你的日子如蝶，裙腳盈香。你總是，嘻的，是麼是麼的。如今你的香氣與微笑，不過是年輕日子的拙劣模仿。他們去唱卡拉OK時，你睡着了。（當黑暗來臨，煩惱便隨之而生）你說，我一定病了，我總是很疲倦。於是你去看醫生。醫生說，我無法做甚麼，你根本没有病。你去唱唱卡拉OK吧。你去唱卡拉OK時，你睡着了。你想去看醫生，但醫生無法為你做甚麼。他只是會說，你去唱唱卡拉OK吧，去聽演唱會吧，看週刊漫畫吧，買衣服吧，做甚麼也好，不要問不要問，你没有病，你跟其他人沒兩樣，良心清白，沒犯過甚麼過錯，也沒有甚麼傳染病。

在地獄和愛情之前他知道了意志：絕不猶疑。他昂首闊步的踏進了你溫柔落寞的陷阱，無從追悔他亦從不追悔。他見到了你便決定了以後。因為你没甚麼只是個十分和順的秘書，他收到了信送入辦公室你微笑說謝謝，你拿着信有點猶疑好像握着花訊而不是公事文件，你的失神與雙手輕輕互握的寂寞，使他深深的着迷，而他追求，追求鏡花水月一樣絕不猶疑，情願承受一無所有的幻滅。

他相信沒有不可以的事情。愛亦無所不能。他藉故來借文具，出去時間你寄信不，

回來又給你買巧克力，你總是無可無不可的說謝謝，麻煩你了，他有時便想綁架你，好好的審問你，到底你喜歡不喜歡。他以為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是與不是之間，不過是狡猾與欺詐。但你只是看着他，笑說，謝謝你了，麻煩你了，我不吃甜的。

很冷的時候他心焦如焚，很早很早便上班，坐在你的座位上。你回來了，一皺眉，問，有事嗎，他便跳起，紅着臉，沒事没事的走了。你坐下，感到了座位的溫度，就像他的手，熱呼呼的撫摸着，你覺得淫褻，便站着，無法坐下。低下頭，見到一張演唱會的票，最貴的票子，兩張可以花掉他一星期的薪金。你握着票，忽然覺得淒涼，也不知為誰淒涼。

煙花如雨的大新年夜，愛到底是無所不能還是一無所用。他在人叢中擁着你，毫不猶疑敲開地獄之門。你小小的齒是暗暗的火，隨時熄滅，無所謂可以不可以。他吻着你卻無法推開你的心門。在暗室裏你微微張開雙腿，無所謂願意無所謂不願意。他閉眼想進入卻見到你默默的看他。他一驚便頹然了事。你起身來打開窗說，下雨了，你有没有傘。

是好是壞，必須全力爭取。他爭取考大學一樣爭取你早已失落的靈魂。大學聯招放

榜，他落第了。這已經是他的第三次。夜裏他連跌帶跑的摸上你的家，你和家人和小貓正在看電視。他甚麼都沒說便拉你入房間，扯下你的內褲便想頂入，你一味的搖頭道：他們都在，他們會知道的。他按着你的嘴，讓你無法叫嚷，自顧自的動作。你轉過臉來，陷在被枕裏，流了眼淚。

無論他怎樣努力，你只是非常和順，沒說甚麼，雙腿微開，無所謂願意不願意。他按着你令你無法呼吸，在你耳邊哮喘道：到底你願意不願意，到底你喜歡不喜歡。無論他如何按着你，哪怕你就這樣死了，你十分和順的，甚麼話也不說，他便放開了手，伏在床上。

他甚至跑去落降頭。那個師傅，掉了兩顆門牙，乾笑着：就這樣吧。這樣呵。是這樣啦。他看着他嘴裏的黑洞，抹抹臉，忽地打了一個寒顫。你在他家裏看到了你的照片，密密麻麻的，臉上釘滿了刺針。你撫着臉，無由的火辣火辣的痛着，然後你靜靜的慢慢的，一針一針的，將你臉上的刺除下來。他看着你，忽然跪在你跟前，說：我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很努力很努力，都可以一無所獲。他報考第四次大學後便沒再上班。他甚至想，從

此不要見你了。他想他一放手，就好比從高崖跌下去，甚麼都煙消雲散，你甚至會不認得他。或許認得，你依然十分溫柔落寞的，輕握自己雙手，說謝謝你，麻煩你，但真的犯不着。這樣他便不由自主的，午夜二時去按你家的門鈴。你的母親來開門，見到他，有點擔憂的勸道：年輕人執迷不悟，年紀漸長便會好了，你進來坐坐吧。因為她的好，他感到十分難過，低着頭紅着臉便走了。

你離開以後，他看不清楚，只聽到靜，掩着臉便是黃昏。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相信意志與愛情，即使在地獄門前，他亦毫不猶疑。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或許羞辱比愛更強壯。或許他心中從來沒有你而你心中亦沒有他。或許他一定會再來，在公司樓下等你，開一輛銀灰寶馬開蓬，穿了西服，你不大相信，記得些甚麼又不願記起，或許你閉一閉眼，招呼道，好久沒見了你可好，他說，我當然好，我不好我怎會來找你。

他叫了六十瓶酒，叫你隨便喝，又叫了生蠔魚子醬和鵝肝。總統套房可以俯瞰整個維多利亞港的夜色。他不吃不喝，只看着你，說：你穿得多麼寒儉你長得多麼醜，明兒我跟你去仙奴柏兒特買衣服。你站起來，知道傷害比愛強壯，他要羞辱你的慾望比任何肉體誘惑更大，你撫着臉，無由的感到刺痛，眼前都是針，他拉着你的手，嘴唇濕濕的

湊上來，問你今晚夜到底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

你們不曾知道愛只知道愛的不能。你離開以後他的心裏再沒有其他，一切溫柔落寞的記憶，淒淒涼涼的，漸靜漸遠。他被捕後你站在窗前看夜景，原來夜也可以這樣明亮。你知道內心的冷漠與不動，瘟疫一樣，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的傳了開去。而他年輕的時候，也曾相信意志與愛情。

4.

出獄的時候是個多風的盛夏早晨，有點涼有點熱。他站了站，忽然想走回去，懲教人員一手將他推走：你想幹甚麼。你不要再回來了，走吧。

美麗美麗的眼睛，獄警長着和他一樣美麗美麗的眼睛。美麗美麗的廣大世界，美麗的暗與靜，夜與霧，只得他自己一人。依稀記得，蝴蝶一樣的美麗感覺，是誰呢，是甚麼事呢，是怎樣的生活呢，呵是甚麼時候的事情。

他偷了公司的支票兌進母親的戶口，才花了幾萬塊，給母親買了金手鐲，買了一架銀灰開蓬，開了六十瓶酒，那個女子哭的時候他笑了。他是多麼的快樂，然快樂又多麼的短暫。

可喜，他記得了，女子叫做可喜。但叫甚麼與他有甚麼關係呢。出獄前還夢着她，他遠遠的看着她，無法記起她的名字，只是有點好奇的看着她，不明白她到底在他的生命中做甚麼。

說甚麼破壞荒涼呢，城裏天天在建新高樓。他回到從前的街，怕走錯了，穿過街頭，再走一次。他的家不見了。原來的家不過是個建築地盤。他們離棄了他。

美麗美麗的新世界。總不能餘生就睡着樓梯角。他在泥塵飛揚的飛機場地盤，和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勞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回到宿舍倒頭便睡。語言不通更好，沒有人來問他甚麼甚麼的，他也不想去問人，不想知道，不想動。

幾年後他可以忘記自己及其他。低下頭來，沒有人看見他的眼睛。他像影子一樣沉默，在炎熱而多風的夏日枯萎。他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進來傳真房間找傳真的時候就叫他傳真人。

他從來不知道有個傳真人，偶然到傳真房間去找傳真，見到他，便問他有沒有誰誰甚麼公司傳來的傳真，無論有還是沒有，他離開傳真房間便無法想起房間裏有個人，不過有幾個傳真機，其中一個會說話會傳真而已，正至那天早晨。

他人是個好人，工作又全心全意，他從來沒想到會給誰帶來不幸，他亦不覺得自己有何不全之處。他良心清白，但他總是覺得傳真人的死，隱隱與他有關，雖然他無法說出與他有何關連。或許這就是命運的暗喻，他不明白。

他立在血跡斑斑的傳真房間，努力回憶傳真人的臉孔，無法想起只是感到血的刺激。他遇襲後從男廁回到傳真房間，流着一條深紅的血路。他不明白他回來傳真房間幹甚麼，他應該找警衛或報警。

警方正在和財務主管和會計落口供，點算損失。警衛在結結巴巴的解釋，傳真人有時會在公司過夜，他在此他們便溜去吃宵夜，沒想到有人來打劫。

他中了很多刀呀，大概拉着劫匪不放，他鞋子都給扯掉，警衛說。傳真房間除了紙張，甚麼雜物都沒有，他連一個自己的杯都沒有，他没在傳真房留下任何痕跡，除了血。

見到傳真人的臉他大吃一驚。一定在甚麼地方見過，那種憂戚，那種不安，一定在甚麼地方見過。或許在鏡子裏見過。

你好好休息了，公司一定好好給你賠償，他說。傳真人張開眼，或許覺得光，用手

遮住了額。你有没有甚麼需要的，他問。傳真人不看他，只搖了搖頭。你實在很英勇，他說。傳真人放下手來，別過臉去，說，不，我不過無所謂。

我不過無所謂，身中十三刀都無所謂。他想起傳真人便感到震慄。或然你離開我我亦不覺痛，我無所謂，你怎樣我怎樣都無謂。到醫院去看完傳真人他在辦公室一直留到晚上，要做一份報告但不過是藉口。

在禁止吸煙的辦公室點一支煙。他無所謂，無憂的受傷他無所謂，那個甚麼女子她怎樣怎樣他亦無所謂，連他自己他亦無謂，所以他生活，是不是這樣呢。

傳真人出院回來工作他便遠遠的避開傳真人的房間。到底要避開甚麼，他也不清楚，只覺得他的存在與他有關，只覺得他的血與他有關，為他而流，而有陌生女子為他哭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上班時他在公司樓下看見傳真人過路他便想起了：那個女子叫做可喜。傳真人左顧右盼，猶疑不決，過路都像做人決定一樣前思後想。車子高速衝過時他邁開了腳步，他見他只能張開口，卻無法呼喊，無法再為他自己或其他人，或那個他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傳真人做些甚麼，就看他魚一樣給汽車輾過。

要愛你的鄰人他聽說。如果我的鄰人選擇滅亡，這跟我有甚麼關係，難道我要為鄰人的沉淪負責麼。他相信每個人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也就為自己的沉淪負責。傳真人到底是意外還是尋找他的死亡，是他的過錯麼，不，他是個好人，他從沒殺人放火，他的良心清白，但他再站在無人的傳真房，傳真機答答的響着，血已經清洗乾淨，了無痕跡，他按着頭，幾乎要尖叫，頭痛欲裂。

如果你的鄰人在你眼前沉沒，如果你冷漠不動，如果你的暗與靜，瘟疫一樣，一個一個的，無聲無息的，傳了開去，你能說，我不知道，不是這樣的，我沒有罪。你可以麼。

我無所謂，怎樣甚麼都無所謂，他揉着眼睛。他很想泡一個熱水浴，加點玫瑰橘子花香油，很多很多的地中海浴鹽，他沒在其中，很慢很慢的，水一點一點的冷卻，長夜漫漫，事物開始光亮與喧嘩，清晰至令人無可推諉，黎明火速到來，他突然覺得痛，熱，張開眼，第一次，想到了罪與悔。

三、忿怒

以火以燬滅以完成。臭雞巴，爛泥B，稀巴污裏，你祖宗三代都沒那麼熱。爬完一層又一層，你老母，為甚麼樓要建得那麼高，住那麼多人，人多呀，還要回歸甚麼的，就會愈來愈多垃圾，六百萬人的垃圾，甚麼鳩七都有，避孕袋呀，衛生巾呀，尿片尿片，週刊呀報紙舊鏽射碟呀，我不識字，但我見到都心痛，這些垃圾可以堆起來，像那個將軍澳，在垃圾上建這麼高的樓，給那麼多垃圾人住呀，每天扔成噸計的垃圾，在後樓梯發出陣陣發黑的臭味，早上三時，可以熱到升上天。垃圾婆用靛藍手巾包起頭髮，一天換兩次，到十六樓換第二條頭巾。人家垃圾婆都穿黑，她穿黯紅粗布衣褲，足踏一雙靛藍帆布鞋，左手還戴一雙混濁的玉手鐲。垃圾婆可不是垃圾。我不認字，我沒文化，我倒垃圾，我才不製造垃圾。她連吃都吃得很少，每天一次大便，只排出很少很少的糞。

臭屎。生活是臭屎。那仆街仔都是臭屎。

那仆街仔呀仆街仔。死仔的眼睛總是這樣柔媚（像他的死鬼老父），看着她，挑逗她：老母呀，給我這個，給我那個好不好。

她總是依他的呀，為何他還自甘墮落。

死吧死吧，死遠些。玉寶將人高的大黑膠袋扯進她的垃圾籬裏。

膠袋滲着血水。玉寶頓一頓，跌出來的是一袋動物的大腸，呈紫色，長着白色的蛆蟲。她將袋口索緊，繼續一層一層的去拖那黑膠袋。

這樣的事情總會發生。如此這般，天就亮了。

這樣的事情總會發生，我已經習慣了。玉寶在樓梯轉角處，停一停。

讓我停一停。我多麼想停一停，玉寶扶着樓梯。

垃圾婆，你怎麼了。玉寶原來流了一臉的淚。

在臭與蛆蟲的無聲九月，黎明之際，玉寶流了眼淚。

垃圾婆，是不是病了。玉寶抬頭看他。老街坊了，他愈來愈老了，這麼多年了，他們只叫她垃圾婆。

我叫玉寶，劉玉寶，藍劉玉寶女士。

嘿嘿，你是藍劉玉寶女士，我是馬安國，安國呀，安國定天下呀。你知道吧。馬安國博士，尊貴的馬安國議員。

他們都叫他七隻手。病了便休息休息吧，七隻手對玉寶的背影喊。玉寶，嘿嘿。他

立在樓梯角，看那不分早晚的雲霞燒紅了天，萬分艱難的用左手從左邊口袋掏出一口煙來，點着了，煙身上染了血。包紮着右手的爛布經已濕透，他用口將布條索緊。你老母。玉寶，嘿嘿。我是博士了。今個月已經第三次受傷，兩星期前爬進人家的廁所，主人夜歸，一個啤酒樽就往他頭上砸。幸好他走得快，不然小命難保。上星期從二樓跌下，傷了腳踝。連買香煙的錢都沒有，他不得不拐着去開工，從天台潛下，那屋裏才得那幾十塊現金，他到廚房找到了幾顆乾貝和幾隻乾鮑魚，在那裏絲絲窸窸的找的時候有人起來了，逃走的時候給他們緊緊的在窗口夾着右手，他敲碎玻璃才脫得了身。乾貝乾鮑掉了，就得幾十塊，買了幾包香煙，便沒有了。你幾歲了，五十幾了吧，退休吧，做正行吧。難道你到七十歲還去偷。是阿雄仔。阿雄仔比他小兩年，也五十出頭了。他還叫他阿雄仔。小偷都有退休，我都未曾聽過，有退休金嗎。我們都是沒有文化的人，手腳都枯了，除了偷除了乞，你說我們還做甚麼，阿雄仔，不由你呀。我也不偷也不搶呀，七仔。你跟乞沒甚麼分別呢，你在片場還吃人家的剩飯，給那些臭明星穿鞋，你做甚麼的呀，你做雞呀，你當武師的呀，阿雄仔，你從前唔是咁樣。我摸雞偷狗，好過你做雞做狗呀。七仔，這叫做劇務，現在沒有武戲開，我做劇務。阿雄仔紅着臉分辯。那

天剛好是七隻手第一次到半山開工。還沒有人屋，警鐘大鳴，還給幾隻臭B狗咬住大腿不肯放。

阿雄仔到獄中探他。七隻手忘記這是他第八第九還是第十次進來，從來沒有人去探過他，那個天殺的臭婆娘都沒有來過，走了便走了，連牙膏都拿走，說他賭，八婆不一樣天天打麻將，結果追債的到軍營找他，害得他僱傭兵都沒得當。在獄中發高熱時老像見到臭婆娘，還有阿雄仔，三個人去海灘游泳。要死了要死了，這麼快。幾十年這麼快。七隻手不識字，便央那個貪污的議員替他寫信給阿雄仔。阿雄仔如晤，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瞬間我們到了人生的未×未×終點×將至老之。我夢到你了，你還只有十九歲，我們去游泳，而我也已經五十三了。我有×有甚麼親人了，你來看我好不好，請給我買一點檸檬夾心餅，香港出產那種，我們剛來香港時常吃那種，不要外國貨，外國貨太好吃，吃不慣。七仔。阿雄仔來看他，他又說不出話來。阿雄仔，他說。甚麼。阿雄仔坐在探人間裏，隔着鐵欄，攪不清誰在坐牢。阿雄仔，怎麼樣。沒怎麼樣。阿雄仔，你看這裏怎麼樣。比我們第一次坐監的時候環境好多了。管倉的都是大學生，有文化的人，打起人來都斯文些。如果我們識字……阿雄仔只說，不要提了。你好自為之吧。

阿雄仔。阿雄仔這樣的人。

阿雄仔。沒再得見他比爆人空屋更不知如何是好。

他沒再來找他，沒聽他的電話。

七隻手吃緊的再掏第二支煙出來，煙包都濕了，雙手都是血。他深深的抽了一口，雙目刺痛，陽光照在他的臉。

白光一閃，他立即躲在牆角。

便衣探員老用那些白色的福特，像警車一樣觸目。

嘩，不用了吧，他們都穿了避彈衣，提了槍。

下急雨一樣衝上來。七隻手立即伏下舉手。

他們卻踏過了他，到他對面家去了。

啪啪。碰。

走走走，別動。碰。喂，你小弟呢。

没人呀。搜搜。叫甚麼，不痛的，你別動便不痛。

老實說，你小弟呢。碰碰。

你老味，到底說不說，你小弟呢。

救甚麼命，我打到你屎尿齊飛。有沒有看新聞？你小弟發達了，七百萬從機場押款車劫走，到哪裏風流快活了。

我已經幾年沒見過他了。他看着自己的假牙，和着血，就在他面前。他張口，探員一腳踢他的嘴巴：給你。假牙便和着塵與蟑螂屍體，給踢進他的嘴裏。見着他叫我。探員丟下名片。有你便宜。你膽敢窩藏他我們天天來，眼珠都打到你跌出來，知道未爛樣。他閉上眼，聽到他們的腳步聲遠去，張眼見到對面的小偷七隻手正按着肚子呻吟，雙手血淋淋的。那契弟認得我。無端端打一身。原來你小弟是大盜，好呀。未夏忍痛轉過身，用腳關上了門。關上門，還聽得七隻手跟隔壁的牛雜佬和巷尾的蒙古仔在說，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未夏的頭像磨坡批給鑽着那麼痛，花崗岩都裂開鑽出水來。三百米深的地底，那麼深那麼涼，他腦袋開花光會倒水泥甚麼都可以記不起來。他們立例禁止手挖沉箱作業，說危險。危險，讀屎片喇，議員政府官員。四十八歲硬手硬腳無工開危險不危險，有個小弟是大賊危險不危險。危險，爲了未冬他搬了多少次屋，每次都荷槍實彈穿着硬皮靴衝進來，你小弟呢你小弟呢。我也知道呀仆街。我幾年都

沒見他了。有時銀行無端有幾萬元便知道他又犯了案。然後又無聲無息，不知他是生是死，或許在國內給人嚴打嚴打，打死了，剛搬了屋，很難等等了差不多十年才派到的公屋，他可不想就這樣搬走呀。公屋登記冊上那一屋子人，鬼也似的，到那裏去呀。危險，一個人無依無靠還要失業，危險不危險。未夏在暗黑的屋子裏洗自己的門牙，汗珠滴下，他無法張開眼睛。在黑暗裏他沒有牙。這是個怎麼樣稀巴爛的世界。他撲的將假牙摔在地上。沒有用。假牙壞了，重配要二千塊。他哪來的二千塊。他便跪下來，摸索他唯一親愛的牙齒。

天黑了麼，爲甚麼你不開燈。

天黑了麼，你來幹甚麼。

他是這麼一個無聲無息的人，打她的時候可以這麼準這麼狠。或許他是這麼一個無聲無息的人，打她的時候才會這麼準這麼狠。他打她，她還巴巴的挽着菜上來，吃甚麼，食屎喇你。沒工開麼，死狗似的。黑摸摸的，坐在那裏幹甚麼，發神經。走啦，八婆，走啦，走去丟你的佬。她麻利的煮飯洗菜，還給他買了一尾活魚。薑蔥炆鯉，你喜歡吃的，吃你個頭。未夏隨手抓起枱上的鬧鐘便扔她。瑪莉停了手，胸前濕漉漉的，她

坐下來拾起了鐘，鐘已經跌爛了。你到底吃還是不吃。你不吃我便走了。未夏只是丟那媽丟那媽的。瑪莉一刀拍在魚頭上。你閉嘴，我丟誰給誰丟已經與你無關。未夏便閉上了嘴，雪雪的揉着給警員踢的傷口呼痛。我等一下給你揉一揉。一桌子香氣動人的菜，整整齊齊的放着。還給你買了幾支啤酒。瑪莉梳好髮，挽了個髻，坐在他身前提着他吃。你不吃了。我不吃。有甚麼事了，瑪莉。沒甚麼事，菜還好嗎。是不是要錢，我可沒錢我都沒工開，未冬又給人追殺搜捕。瑪莉她還平頭整臉的這樣美麗，四十多歲人了他還想丟一丟她。不不，不是錢的問題。或許可以說與錢有關吧。你個臭八，有錢就頭也不回的去勾男人，沒錢就跑回來。瑪莉靜靜將雙手交疊在膝上說，你知道你在說甚麼。我離開的時候連我自己的錢包都沒拿走。我回來是問你拿我買的電視機錄影機回去。拿回去，拿回去給你和你的臭男人看，怎麼他養你不起嗎你私己給男人花光了嗎你的錢從男人身上來也給男人混騙了去你這蠢婊子。好了好了，你老早就知道的。算了算了，我走了。未夏看着她收拾離去很想拉她一下。當初如果肯拉她一下情況或許不一樣。但拉她一下的機會只有一次，過了她就是自由的人。未夏放下碗筷看她。她理了理髮，別好髮上芬芳的白蘭花，你好好的吧我再來看你。他對你不好嗎。瑪莉。電視機打破了，晚上

我會覺得寂寞。瑪莉。瑪莉是一個溫柔女子的名字，然而沒有姓。瑪莉。瑪莉是她的藝名，瑪莉。瑪莉，這麼多年了，你可否告訴我，你的名字。我叫做瑪莉。她在陰影中一笑。就像第一次。他穿衣的時候問她，你叫做甚麼名字。她說，我叫做瑪莉。那時候的燈光，是綠色的。瑪莉。她立在門前。未夏便衝入房間，翻箱倒櫃的，捉着她的手，給她塞了他唯一的，五張五百元紙幣。

未夏開了電視，吃那一桌子半溫的菜。

瑪莉瑪莉。瑪莉捉緊了瑪莉，我們要死了。

瑪莉，晚上我一個人會很寂寞。

瑪莉，不要說。不要告訴你媽媽，哥哥對你怎麼幹。

瑪莉，你知道我在幹甚麼，你知道這是甚麼。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原來夏天這麼熱。

夏霧是黃的，而你身體的霉菌發綠。

瑪莉不要哭。晚上的一人夜路這麼長，你不要哭。

你說你叫瑪莉，你躺着不要動。瑪莉燈很亮，關掉它。

瑪莉還是十分驚動。我全身都爛掉，霉菌快樂地生長。很熱很熱，很熱很熱。

你躺着瑪莉。你不要怕，你媽媽不會再回來了。

原來有這麼多人，低頭走路。我不想再想了。瑪莉不要想。對着空洞洞的電視，異形在此孵生。瑪莉坐着坐着睡着了覺。她沒能力再去問爲甚麼。瑪莉瑪莉你看你老母狗一樣。他們榨乾了你的奶便將你一腳踢開。那死肥屍死到哪裏去沒給你家用。拿去吧我其實也好不了多少。香奈是姊妹真的是自己手掌的肉。姊妹最寶貝最知冷知暖。你是男人我就咬定你不放香奈。哎哎放過我一雙肥奶吧別咬。檢點些我給你帶來一個孩子你看看他幾天。瑪莉開了燈才看到小貓一樣的孩子，眨着一雙淡褐眼睛看她。瑪莉拉一拉開始霉爛的絲質睡袍。怎麼你胃口這麼嫩是你的新姘頭。嘿你可別看他小小的脾氣可硬，離開出走好幾次他老爸打到他屁股開花他還是走。他可不是我老爸小孩吐了口水。反正你要叫他老爸。他生的時候在九月所以叫九月。香奈點了煙冰涼的肥手臂散發肉香。他老媽以前是藍天的，用過珊珊和舒舒的藝名。你記得嗎。瑪莉。藍天。呵藍天我去坐過兩個星期呀，給那媽媽發現我有那病便給攤出來。也好傳給了那個變態佬我才走。聽說

他發病瘋了我倒沒事。呵呵呵。有時我想當時死了更好更省心。全身都爛了連懷個小孩都打掉怕他眼瞎。瑪莉你可不要這麼說。瑪莉你可不要這麼說。香奈冰涼微濕的懷抱像荷塘。瑪莉你可不要這麼說。

這你爲甚麼不死掉呢，九月說。

陌生而驚異，她們看着他。

他用外套套着頭睡覺。

你們爲甚麼不死掉呢。八婆。

她叫救命時他緊緊按着自己雙耳。不要不要。他的背因整夜蜷曲而作痛。他的胃火燒一樣原來整天沒吃過東西。砰砰碰碰的就像家裏一樣。救命放手呀。九月打開雪櫃站在那裏吃雞腳。到底要走多遠才有一個安靜的地方。他只想安靜的睡一個覺。有床有被的睡一個覺。沒有毛茸茸的手伸過來摸他的睡一個覺。變態。如果他離不開，他一定用雪插插得他心臟開花，那個所謂老爸，正龜公。小男孩都要有條鳩熱得沒安放。一腳踢得他夾腿而逃。老媽真沒用，還逼他，你怎麼不叫人，叫爸爸吃飯呀。他怎可以叫。那個將條熱辣辣話兒熱辣辣在他身後擦的人。你女人沒卵袋真九蠢。他只顧低頭吃飯。吃

甚麼你吃，吃你老母的奶你好忤逆。九月最怕他老母哭叫。爸爸吃飯。要叫那人渣吃飯他寧願不吃，寧願離開。藍星冰涼可就是他棲身之蔭。遠遠還聽得那女人在哭叫。跟他老母一樣避不了。在公園長椅的仲夏夜他夢到了死。他很想很想醒過來但醒不了。這麼恐怖是蛆蟲與烈火之地但他醒不了。但如果早晚要來就請火速到來。如果要萎謝就最好從不盛放。瑪莉看他幼蟲似的蜷曲便委委婉婉的說，孩子，你將來便會明白。小獵狐一樣他尾隨着她。他怎會明白他一生都不會明白。叫叔叔。九月只是張眼看他。胸膛結實平坦，在家裏都穿一條長布褲，指甲剪得乾乾淨淨的，皮膚黑黑紅紅的，那人也在打量他。你在叔叔家住幾天吧，等你媽來接你。瑪莉拉着他雙手，他退了退。我那裏不方便你小孩子住。乖呵，聽叔叔話，我走了。遊遊走走，連這個八婆瑪莉也成爲他的親人了。而且她要將他遺棄，像他老母一樣。臭八婆，走吧。九月摔開她的手。這麼反叛就像未冬年輕時候。未夏招他來來你叫甚麼名字。他咬着唇站在那裏全身都髒。這幾件乾淨衣服你換了吧。我已經吃過了但我給你熱一點奶做早餐。你好歹耽在這裏總比街上流連清靜。你走了我不好向瑪莉交待。有人來別開門甚麼也不要管。九月站在陰影中幽幽的看着他的背影低低的問，這樣叔叔你回來不回來。

你一個人的時候，九月哭了。

是阿雄仔的哭聲，斷斷續續。阿雄仔你勿哭，你哭得我心都亂了。我們可以想辦法，我們還年輕，當苦力有甚麼好，老了不過連着麻布袋跌下海。我們可以開大汽車，住大屋養洋狗，還要給你娶一個靚老婆。阿雄仔我要讀博士，做太平紳士，他們都說來香港會發達。阿雄仔你冷先穿這個吧，我不冷。七隻手聽着對屋的哭聲，站在門前，高聲說你不要哭阿雄仔你不要哭。這樣哭聲便停了。七隻手掩上了臉，雙手震得無法停下來。不行了，我不行了。我連偷都不行了，我的手不聽使喚了。我真的這樣要完了麼垃圾婆。七隻手那麼一顛一跛連爬帶滾的下樓來。這麼早便去開工了，我還未開工呢。玉寶抹了抹把臉。七隻手老淚縱橫原來各人有各人的眼淚。已經九年沒有休過息，九年呢除了大年初一有三千二百七十天在倒垃圾。他老子死了九年了兒子進了大學。玉寶很想很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甚麼都不做甚麼都不想，爲自己弄點甚麼買點甚麼。我吃都不敢吃呀，都給那死仔買甚麼用甚麼，甚麼鴨牌書包，差不多她一個薪金的價錢，她都買。她說，你要考進大學，讀醫科讀法律，我甚麼都買給你。他那麼聰明呀，他一考便考進了，說讀經濟好，經濟賺錢。不知他怎麼攪的，進了大學又去補習又去做地產經

紀，你不用上課的麼。那死仔總說，讀書有甚麼用。夜半她乘他睡了搜他的書包，裏面只有手提電話，週刊，樓盤介紹書，一本書都沒有，連學生證都過了期。她就從床上扯起他，你個死仆街，你到底有沒有上學，你到底死到哪裏去了。他推開她，一把推她到床腳去，你勿碰我，你不要管我。她在床腳高呼，我要你讀書，明白事理，你老媽是個垃圾婆，你要做個品格高尚的人。你勿吵。兒子按着她的嘴。你懂甚麼，讀書没用，書才是垃圾。你，你。玉寶說不出話來，只瘋狗似的咬他，咬破他的掌，咬得他血肉模糊，死雜種仔，咬到你手指都斷。你放手癩婆。臭八婆爛臭B你老母你放下。玉寶急痛驚心，放開了手，你這樣罵你老母，你個爛臭九。他一腳踢她胸膛，便出了去。就這樣沒回來，養到他這麼大了，吓，養一隻狗都會回來聞聞你條屍。這是個甚麼世界。

甚麼世界不如燒了它

瑪莉拿着鑰匙的左手不停的在震。震震震。怎麼可能，我忘記了我的家，我找不着它了。門這樣多，一式一樣，每一度每一度的，她無法將鑰匙插進去。瑪莉你一定在做夢。她驚得淚流滿面，我沒了家我沒了家。瑪莉站在她家的門前大哭。門原來是綠色的，現在噴滿了漆油，變成黑色。她把鑰匙插進去，開了門。屋內沒亮燈，客廳中央吊

着一隻手電筒，端端正正的照在餐桌面。桌上有人清理過，乾乾淨淨的，只有一隻麵包，一隻黑麵包，麵包上插着一張紙條。瑪莉定過神來，開了燈。她張大了口，吸着氣，只覺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一口一口的吸着氣。那不是黑麵包，是死賭鬼的手，左手。沒有錯，是那隻摸過她身體扯着她頭髮的手。那張紙條，正如她所料，是死賭鬼簽下的借單影印本，連本帶利，共七十八萬。七十八萬。瑪莉緩緩的坐下來，想不到沒法想，七十八萬。她閉上眼，連恐懼都很遙遠。七十八萬，或那死仆街的命。或我自己的命。七十八萬，兩個人的生命，值七十八萬。她感到全身都很疲倦，七十八萬。她就伏在桌子上，額前有手，她無法再抬起頭來。我沒辦法了，我筋疲力竭，她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已經無法承受 瑪莉

塵土飛揚連柏油都軟如泥。不如狠狠的下它一場雨，颳風，掃個稀巴爛，但沒有只是烈日炎炎。日頭好毒。我赤手空拳的怎跟毒如豹的鬥。走吧走吧。但既然來了。但。十多年了，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都沒有來過。他說的呀，他說的，你不要硬倔強了，有甚麼事你來找我。是自己的親弟弟呀。未夏站在涼涼的高廈門前，不敢相信這麼熱的

天有這樣涼的地。這大樓我有份蓋的呀，沉箱是我去倒水泥的，還有那三水的同鄉涼狗。涼狗和我呀，吊到二百米的地底，他先上去的，涼狗就沒有再上來。沼氣，無色無臭的沼氣。未秋來那暗巷小屋找他，碰碰碰，我以為你死了。你不要再去當沉箱作業工人了，我賺到點錢，給你開個小店還是甚麼的。未夏站起來，高他弟弟大半個頭。下，你看不起我當工人，工人是正當職業。我哪有這樣的意思你過敏了。我從來沒這樣的意見。未夏推他到門前，說你走吧是哥哥不好，哥哥無法供養你，讓你去受那老肥婆的氣。未秋推着他，你頭頂有光環呀你，你以為你罪該萬死就當聖人，你日捱夜捱，那死仔不一樣去偷去搶。你勿提他，他出現你看我頭不也打爆他。我挖他的腸出來餵狗。他就捉着未秋，一拳一拳的打他。死仔，死仆街，你去偷去搶。未秋沒還手，只是退，退到陰影裏，待他打得累了，方道，你找我吧，先掛電話來，她見到你來，不方便。不方便，好不好，他十多年沒找他。在電視上他見到他接受訪問。不方便。死仔還跑去當甚麼委員顧問，甚麼狗屎垃圾，共產黨來的呀，老母老頭都是給共產黨鬥死的呀，你為虎作倀。但都是哥哥不好，沒教弟弟做個正直的人。現在他還要來求他。不要去吧，未夏推開了大廈的門，心寒了寒。我們不請，已經請了。這怎么可能，你的招人招貼我看

着你貼出來。哦，我們忘了寫，三十五歲以下。你老母臭B，請個清潔工人，下，現在要脫褲子麼，屁股圓圓滑滑嫩口嫩肉你才請麼。媽你。嘿。三十五樓，多麼高。未秋的生活這樣高，他高攀不上。還是按紐地下，回去吧。難道真的去當護衛嗎，那黑黑小小的看衛室，老鼠爬到他的褲襠裏，三千元一個月，二十四小時工作，每月休息一天。這，這我睡哪裏。從前那看更睡地上，你可以買張長椅，不過要睡到街上。這不比去跟未秋說，給我一份工作可以不可以，到底怎樣屈辱些。未夏站在那冰涼的公司名牌之下，躊躇着不知如何開口，那笑容銀粉紅的女接待員已經揚起手來，招他進內，修理水喉請裏面走。未夏漲紅了臉，低聲道，我沒帶工具便夾着尾巴逃了去。你先打電話來，不然不方便。總裁的哥哥是個建築工人，多麼不方便。弟弟是個搶劫逃犯，多麼不方便。未夏出軌火車似的在火熱火熱的中環街頭走，汽車響號追着他，我無路可走了你們還逼着我

你們可還逼着我

灰藍的小孩與狗未夏看着以為自己在做夢。是他誤闖到甚麼人的家，而這個甚麼人又與我有關。我睡覺。睡了覺便有了狗。有人開門扔進來一條狗叔叔。狗很乖的你給我

喝牛奶牠都喝光了。哦是九月，你餓了嗎。從前未冬就養過這樣一頭獵狐。未夏停了步看獵狐犬頸上的銀狗鍊。是未冬從前的銀狗鍊。未夏跪下來，捉着小孩的肩，那個人，那個人呢。甚麼人。那個人呢，未夏緊緊的捉着小孩。我問你，你老母，那個人呢。九月給他捏得哭喪着臉，沒有人，沒有人呀。未夏一把將獵狐犬扯過來，小犬受了痛，汪汪的咬了他一口。死雜種，未夏將銀狗鍊脫下來，一把鞭在小狗背上。小雜種。他低低的說。有甚麼在他裏面，沉得很低很低，沉到地底去。他或許這一生都不會見到未冬了。未冬愛狗，甚麼時候他都養着狗。他把他不離身的狗留給他，就是託孤的意思。未冬知道，他的時日無多了，不是終生流亡，便是給關給殺。他把他的狗留給他哥哥，因為他知道，他可以信賴的人，不過是他一人。未夏緩緩跌坐，在地上抱着雙手，懷裏抱着甚麼但甚麼都沒有，他將頭深深陷在胸臆間。九月看着他肩膊的抽動，不知道由來與終結，只知成人世界，有極大而不知名的痛楚。他輕輕的走近他，小手輕輕的扶着他的肩，叫叔叔，小狗好乖的，你不要打牠。未夏抬起頭來，見到瑪莉的臉。瑪莉我的瑪莉，他險些說，請你原讓我讓我們重新開始。但不可能已經離離合好幾次，上過醫院上過警察局連黃大仙歡喜佛都去拜過，不可能就不可能。瑪莉只是靜靜的望着他。

瑪莉怎麼了瑪莉，瑪莉我心裏很空你不要這樣看着我。瑪莉我知我對你不好我很多事情都做錯請你不要這樣望我。我從不想落得如此田地，我不知爲何至此。瑪莉你怎麼了你怎麼不說話。嘿你玩甚麼酷你說話呀。瑪莉扶着牆只看着他無法說話。你說呀你說呀，你到底走了還回頭看我是甚麼意思，貓玩老鼠看我斷手斷腳還未斷氣，你好毒呀你爛臭雞。瑪莉握着自己雙手把十個指頭都掐得青青紅紅，挨着牆又挨不過去，伏到別的牆又挨挨跌跌。手，手。瑪莉只會說，手，手。給誰嚴刑逼供似的，從一堵牆到另一堵牆，推推爬爬，手，手。好了，八婆，未夏捉着她雙手。拿去吧拿去吧，喜歡拿甚麼便拿甚麼，要錄影機冰箱爛拖鞋，都拿去吧。未夏發了瘋的將客廳的傢俬都向外推，拿去吧拿去吧。九月便幫他拖拖拉拉。瑪莉昏頭昏腦，世界很大很大而她真的很小，小到塵埃一樣，無處落定。瑪莉你不要哭，找得一千得一千，一百得一百。她口唇打顫，盛夏天氣她冷得臉都紫了。她說不出話來，只探手入未夏的口袋。未夏將她連同一客廳的傢俬推出走廊去。看看看，睇你老母，看甚麼。走廊已經聚了黑漆漆一堆人。未夏將電視機舉起，從十五樓的走廊，摔到遠遠的地面去。瑪莉頓了頓，掩上了臉，靜默，才開始尖叫，呀——呀——呀呀——

當我沉默我心裏火熱火熱
太陽從沒有這麼毒而蠟子溫柔
夜與血不能將我淹沒

鴿子飛揚 黑暗沒有盡頭

別無他法。阿雄仔以為他有選擇麼，他的選擇來自他的存在，他的存在決定了他的選擇。你以為你可以逃麼，阿雄仔，這個世界這麼小，小得我們無法再有選擇。喂你有選擇麼，七隻手一臉酒氣，扯着過路的誰來問。你有選擇嗎，你發神經。他再拉一個，問，老兄你有選擇嗎。砰的一拳打過來。我有，我打九你，醉酒佬。你有選擇麼，瑪莉，我聽說你叫做瑪莉。你們鬧哄哄的做甚麼，警人抓人嗎，你們在我家前幹嗎，走吧。我有選擇，我睡覺，我不管。七隻手砰的就跌在地上睡了，門沒關，未秋的獵狐犬走過來，嗅嗅他。汪汪。七隻手轉過身。汪汪。七隻手睡夢中只覺雙手非常癢，癢得他無法再入睡。汪汪。非常癢，癢得發白，一泡一泡的漲起來。他癢得難過，汪汪，那死狗，他抓得雙手出了血，很奇怪，流了血，不痛。汪汪。傷口很深，一痕一痕的，但

七隻手不覺痛。怎麼會呢，他到廚房用水沖一沖雙手，但不涼。為甚麼呢。他將手放進冰箱裏面，不冷，一點都不冷。他急起來了，我雙手沒了感覺，怎麼會呢，現在都沒有麻瘋。七隻手點了煤氣爐，火是藍的，雙手擱上去，汪汪，不痛。會麼，如果我將我自己燒了，燒成塵成灰，我都可以，一點都不痛，哦我做了甚麼錯事，我不過沒有選擇，我何遭天譴，救命呀汪汪救命，我不痛，救命呀。天際是藍的。阿雄仔已經死了。七隻手從夢中醒來，將雙手拍在鐵門上，很痛。阿雄仔自告奮勇去做跳樓動作，從七樓跳下來，四千塊，一次鏡頭，跳死了。那狗還在吠。吠到地老天荒呀。我和阿雄仔，幾十年了，去賣過臭豆腐，走私白粉，一起在火車上做世界扒銀包，就這樣，你還不退休呀，阿雄仔總說，不要再犯法了我們老了犯不着。他已經死了你還吠。他以為他有選擇他做正當職業，我們真有選擇麼。我還想當博士呢，我一樣想娶妻生子，我有選擇麼。你再吠我打死你。七隻手就覺得雙手不是自己的，拿一隻大塑膠袋，不知道痛還是不痛，毫不費力的開了未夏的門，狗撲上來，七隻手便一把將狗頭套進塑膠袋裏。你呢你到底有沒有選擇，你做狗有沒有選擇。七隻手拿一隻大鐵槌，到底痛不痛呢你，阿雄仔死了。七隻手用盡全身氣力，一下一下的，舉起鐵槌往狗頭一下一下的槌個稀爛。狗老早沒了

聲音，不過是一堆血與肉與骨頭，他還無法停下來，要將他眼前的槌個稀爛。

如果還有世界裏面已經沒有你

生命短暫 我卻無法忘懷

他的眉他的眼他的長頭髮。都叫他不要長長頭髮。但長長頭髮的，都沒有我兒子好看。玉寶幾乎笑出來了。這傻孩子還穿我的長衫呢。他真會挑，我最好的衣服呀，牡丹盛放的絲長衫，他就會穿，比女孩子還美呀，個死仔。玉寶一步一步，爬上樓梯，都是往天堂的路。她怕她一高興，就這樣跳下來。黑色的垃圾袋就懷着魔鬼之子，醞釀着惡臭，她最好不要打開。你是劉玉寶嗎。她差點不會答應。哦，是。你最好不要打開。這麼重，我拖不動。一個陌生女子的聲音。想談談你兒子的案件。你最好不要打開。玉寶將過重超大的垃圾袋打開，血肉一堆，不知是甚麼動物。一整個倒出來，你老母，是一條死狗。他們就專找我的麻煩。爛腸，臭衛生巾，生蟲鹹魚，死狗，濕腥腥的避孕袋。你兒子被控盜用學生會款項，你不知道嗎，報紙上都有的呀。這樣。我不認字。我文

盲。我是垃圾婆，你們就成堆成堆的垃圾推出來，我已經要死了，你們就想逼死我吧。玉寶熱得滿面通紅，喝醉酒似的，越越起，拖着一隻血肉模糊的死狗，也不顧身勢，午夜四時，拍蒙古仔的門。是不是你，你這個豬爬地，爛樣，是不是你扔的死狗。蒙古仔半睡半醒，才開了門，玉寶已經去拍牛雜佬的門。是你，牛心牛肺，食死你呀你開門，你快認領你隻死狗。七隻手已經起來，只見垃圾婆玉寶發了瘋似的，語無倫次的罵，死仔阿媽養你到咁大，你這樣不知自愛，你腸穿肚爛鳩都生蟲呀你。他忙指指未夏的家，待蒙古仔牛雜佬撞開門要將死狗扔進去時，七隻手便急急關上門。玉寶見死狗連血帶肉的給扔進未夏的客廳，忽然靜下來，用藍頭巾抹乾淨身上的血污，理了理髮，又拖那大黑膠袋，呼呼嘖嘖的去了。

她的哀傷，他們並不懂得。連她自己都不懂得，以為是其他。

未夏在黎明之中緩緩跌坐。他的心在無人之處，也給打個稀爛，只是一團血與肉。九月站在一角看他。來。來。哥哥給你買了機關槍。未冬總是長不高的，這麼多年了，還這麼小。未夏招他。來，來。都是哥哥不好，哥哥没法照顧你。九月怯怯的，退縮着。嗚，嗚。有鬼。狗死了還會叫麼。嗚。嗚。叔叔，狗，狗還沒死。但不，狗已死

了。嗚，嗚。作狗鳴的是未夏。叔叔，你睡吧，這東西我來收拾。嗚。叔叔。九月走過去。叔叔，你不要哭吧，沒事的，狗已經死了。未夏給小孩的小手一碰，便不由大哭起來。而小孩給他一哭，也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兩人在客廳的地上擁抱着，地上是隻死狗。九月總覺得頭頂亮亮涼涼的，抬頭一看，幾雙熱熱亮亮的眼睛，貪婪地在他們身上流轉。九月隨手拿起一瓶未冬用來清潔油污的酒精，就往門上的氣窗扔去。走走，有甚麼好看。九月用衣服蓋着未夏的臉。走呀你們。酒精的氣味芳香。如果有一場烈火給燒了。

我們會多麼的快樂

但這一刻。這一刻。天漸漸的亮了。九月和未夏，在陌生的擁抱之中，得到了安慰。

安慰何其短暫虛幻

天亮的時候，他們來了。穿着藍制服的，一字排開，敲他們的門。九月老早知道他們會來。未夏也知道他們會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會來。他們總在短暫的安慰的時刻出現。藥物，毀滅，衝突，示威，哦都是短暫的安慰。開門警察呀。九月笑，是警

察才不開門。未夏如夢初醒，道，他沒有回來。他已經死了。他們撞開了門。是你。警官認得他。不是你弟弟的事，是這弟弟的事。你找他老母吧，未夏揚他走。女警一箭步將九月抱走。想不到。嘿嘿，你喜歡這個。我没犯法，你不能帶他走你也不能拘捕我。蒙古仔牛雜佬七隻手在門外陰惻惻的笑了。童子雞上契呀，哇，好看呀，狗似的，爬上去呀。警官說，法律上叫粗獷性行爲，你懂吧。即是人尿洞，你懂吧。未夏一把將警官推到門上。我沒有。你們怎可以這樣，我沒有。九月遠遠的給女警卡在懷裏。他是個好人你們不要這樣對待他，九月哭。未夏一手拖着死狗一邊向後退。你們不要再過來。我沒有幹我真的沒有幹。我時常都想做一個正直誠實的人請你們相信我。未夏一直退到窗前，死狗呷的打翻了酒精。酒精氣味芬芳是短暫的安慰多麼誘惑如果有一場烈火給燒了我們會多麼快樂。未夏點了打火機。在烈焰之中

我也曾想像

塵土有臉而荷花盛放

枯葉有靈從不知道有逝亡

天天天藍

日子飽滿而喧嘩
淤泥不腐粗暴而茁壯
我生長而且相信我燃燒我要
遠處的呼喚最紅

以爲是愛可以如此軟弱
受傷的小手小腳打落無人的桑田
野草叢生 無始無盡
不過是我一時的幻覺

以爲忠誠原來是蜘蛛
暗暗的生了誘惑萬子之子

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微笑
對不起謝謝但真的不如你想像

以爲希望不成虛妄
以爲意志與命運不同
以爲黎明就是天亮
以爲月月月晴

光明這樣沉重是我總覺得艱難
不如不再不由
不過不從
不知不願 罪之白超乎雪

我見到九月是許多年後的事情。他大概已經有十六、七歲，穿得和時下的青年人沒

甚麼分別。我是在一輛地車裏見到他的。他剛一進來，人群便開始散開，慢慢的，散開，成一個半圓，成一個圓。地車如往常一樣擠逼，只有他身邊人們散開。我沒有動。這樣一來，這個圓圈裏只有我和他。我可以清清楚楚的見到他的臉，左臉刺龍，右臉刺虎，一條蛇從額角一直纏到他的頸上。遠時看不清楚，只見他臉上青青藍藍，受了傷似的。但不過是刺身。他亦不以爲意，只是冷冷的打量那些避開的人群。就這樣一刺，他宣佈和這個世界從此決裂。然而他毫不猶疑，亦不惋惜。我不知道他經歷了些甚麼，而這些甚麼，恐怕亦難以說得清楚。我便很笨拙的，結結巴巴的，問一個很蠢的問題：「這，痛嗎？」他居然啓齒笑了，笑容一樣燦爛，說：「不痛。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當我謙卑俯伏雷暴還可能不可能
請饒恕我因我種種以爲我懂得
大雨之前我不如以火而生

如此毀滅 或以完成

四、妒忌

這個夏天，對我作爲可歡、無憂、張悅三個女子來說，跟以往每年每個夏天都一樣酷熱，一樣沉悶，我說不出一年和另一年的分別。如果說有甚麼不一樣，大概是今年陰的時候多，下雨的時候少，陽光猛烈的日子，我已經記不起來。

總是無無聊聊，模模糊糊的。

早上起來，不知道做甚麼好。

穿上校服裙，裙又窄了。

日子過得這樣慢。

「好悶呀。」可歡說。

最後一天上課，進行班際籃球比賽。可歡頂討厭運動。可以坐電梯她絕不走路，可是不動就不動，時常懶得講話。發了成績表，成績丙等，操行卻評上一個「甲」，還說甚麼「沉默誠實」之類，真好笑。

她只是懶於爭辯，懶於反對。她難道不知道教英語的四眼蛇英語發音根本不準確，而教地理的鍾無豔無心教學，成天在發白日夢。

她坐在鳳凰木樹蔭下看落葉如雨。我不知道如何夏日一樣有落葉。

「不如我們溜出去玩玩。」無憂說。

「好喔。但有甚麼地方好去呢。」可歡道。

「去我家打遊戲機吧。我姨媽家，我這幾個月住在我姨媽家。」

「你又搬了。」

「嗯。」

「你姨媽那裏怎麼樣。」

「沒甚麼樣。」

「你大叔那裏呢，住九龍塘，不好嗎，又搬？」

「他？他不在了，進了醫院。」

「哦，我不去了，打遊戲機悶死了。」

「這怎辦？」

「沒怎麼辦。去買雪糕吃。」可歡總是淡淡地。無憂和她一起，有一句沒一句，可歡對她對一切都都不大感興趣，甚麼都不會問，甚麼都理所當然的，這樣無憂便比較容易，如果她說：我從不知道我父母是誰，她想她連眉毛也不會挑起，也不會覺得驚奇的。

我既不想知道任何人的事情，他們也最好不要知道我的事情。

「吃甚麼雪糕？」無憂問。其實她剛喝了一支大汽水，她一點甚麼都不想。

「沒計較。甚麼都好。廣告賣甚麼便吃甚麼。」可歡也不想吃雪糕，甚麼都不想

吃，但她卻要說，我們吃雪糕去。

她們去合作社買了雪糕，吃了幾口便扔到垃圾桶裏去。

「難吃死了。」無憂說。

「難吃死了。」可歡說。

二人就在校園漫無目的的走了一圈又一圈。有時候我不明白我為何明知無話可說，兩個人還大眼瞪小眼的走在一起。有時候我就想大叫一聲：「莫名其妙，你們統統最好消失掉。」但我想我到底害怕自己的影子。一個人，對着自己的影子，你走哪她走哪，

多麼可怕。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要走哪，怎樣走，而你的影子總不離棄你。這時候我總覺我要發瘋了，要挖瞎自己雙眼，在長久的黑暗之中，忘記自己的影子。太可怕了，所以明明枯燥無味，我們只好你扯我扯你的泡在一起。

「你看見嗎？」無憂問。

「我看見了。你敢嗎。」可歡和無憂在長滿狗尾草的後園發現校園鐵絲網有一個洞。「像那些越南船民逃離船民營一樣。」無憂哈哈大笑。可歡覺得她真是蠢。她討厭喜歡大笑的女子，甚麼開心鬼，甚麼校園少女。她想塞一把泥土進無憂的嘴。

「逃出去，我們去溜冰吧。」無憂說。

無憂碰上鐵網便聽到窸窣的，女子穿着潔淨校服裙走動的聲音。她「虎」的縮了回去，低喚「有人」，姿勢漂亮，像荷理活電影「異形」「未來戰士」那些強壯女子一樣。可歡站在樹蔭下，懶懶的道：「張悅，你在這裏幹嗎。」

是本能吧，張悅總可以編造發人深省的處境。她決定讓她頭髮永遠不亂，連睡衣都要熨得挺挺的母親難堪，她在母親和客人面前彈奏舒伯特的「死亡與少女」，她可以一邊彈一邊放一炮連一炮的無聲臭屁，看着客人你望我我望你，皺着眉又不好意思，她原

來可以暗笑了事，她彈完向客人鞠躬道歉：「對不起，我剛才放了屁。」看着她母親的臉一直一直漲紅。張悅還可以像小天使一樣微笑，張悅想自己跟別的少女可能不一樣。她要取悅她渴望有個男孩子的父親，堅持剪短髮，跟父親一起釣魚踢足球，她想這些遊戲笨極了但她的父親還相信她真心沉迷，每星期都推了約會陪她，這個出名狡猾的政務官其實不過是個大笨蛋，為甚麼都會沒人知道。學校裏她是麻煩學生，她上物理課時突然哭泣，老師好言相勸她只是說母親日前交通意外逝世，害得那年輕的物理老師天天下了課都陪她說幾句閒話。待老師一天發覺張悅母親開一架墨綠色平治接她放學，還握着老師的手說太謝謝你了照顧小女，老師方白了臉對張悅說：「魔鬼。你真是魔鬼。」張悅淡然的說：「因為我曾經喜歡過你，但不再了，因為你已經老了。」因為男教師已經二十五歲。

因為這樣的緣故，張悅時常自己一個人。

她喜歡在雜草叢生的地方，自己一個人。

有人來了，是王無憂和莫可歡。張悅見地上有一根還點着的香煙，或許是甚麼人走過，丟進校園草叢裏的。她急忙將煙拾起來，銜在嘴裏，做一個飄飄欲仙的表情。

「呵，你。」無憂高聲道。「你抽煙。」

「我才不抽香煙這小兒科。這貨兒好。」張悅深深的吸了一口。

「哎，有蚊。」可歡「啪」的拍在無憂臉上。

「你死八婆。」無憂罵她。

「到裏面去吧。有人會看見。」可歡接過了香煙。她不覺得這香煙和普通香煙有甚麼分別。她沒見過也沒吸過甚麼「好東西」，可能是大麻，或許大麻根本就跟香煙一樣。

這樣三個女子就悄悄溜入無人的小禮拜堂。外頭的陽光這樣毒，教堂冰涼黑暗，像地獄。

有時我也想到教堂去做告解。我沒有甚麼好懺悔的。我唯一要懺悔的只是生而為人。

爲甚麼要有我，而我還要一天一天的長大。

老爸老媽有沒有問我願意不願意，天主有沒有問我願意不願意。

如果我不願意，我還可以怎麼樣。

我還是天天六時起來，穿起故作天真的校服裙，老師進來課室要站起來，每個星期從老爸老媽手接過零用錢都要聽他們「讀好書要做醫生要做律師」的教誨。

給我一個機會。我甚麼都不想做。

最好我從來不存在。

我作爲無憂、可歡、張悅三個女子，在煤黑的小教堂裏吧吧的吸着不明來歷的煙，都是我們的第一口煙。

第一次，這麼多第一次，令人疲於奔命。

第一次月經，第一次戴乳罩，第一次穿高跟鞋，還有，第一次接吻，那要做的第一次呢。

「這煙比我上次抽的差多了。」無憂說。

「那些乾精更好，可以放在鋁紙上燒，那味道才好呢，像燒兔肉那麼香。」可歡想起她看過的電影，大麻乾是這樣抽的。味道也一定像肉那麼香。

張悅沒再抽，只是默默的站在聖母像前。

萬福瑪莉亞，這個世界充滿謊言。

黑暗突然有亮光，光得她甚麼都看不清楚。
張悅想也沒想，就躲在黑暗裏。

無憂和可歡，也急急捻熄了煙。

女子連跑帶跌的走進來，才一剎那的暴烈光亮，又歸於沉靜。

她從祭壇走到長廊盡處，又從盡處走回來，一邊走一邊推倒座背上的聖經。

「天主呀，我是多麼的軟弱。」她說。

「天主呀。」在黑暗裏面，我可以感覺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下來。

「多麼可怕，這一切多麼可怕。」我認得，是玫瑰瑪莉修女。

她總是微笑，夏日穿一雙涼鞋，一條舊麻質長裙，冬日穿一雙黑皮鞋，一條黑長裙，不分冬夏，掛一條銀亮的玫瑰唸珠，教過我們一個學期的數學。

我記得的她，時常說：「天主給我們諸多試煉，這只是很小的事情。」

有時我說一個母親的死亡，有時是數學測驗得個零雞蛋。

「很痛很痛。」她抱着小教堂的石柱。

然後她點亮了蠟燭。

「萬福瑪莉亞，最聖潔的子宮。」

她奔到祭壇，在喉頭「呀」的叫了一聲，用手按熄了火，就將祭壇的火百合花，白燭與香油，呼呼的推倒。

然後就呼呼的離去。

張悅無由的覺得恐怖。好像她的痛，已經傳到她身上來。

無憂在黑暗中拉住了可歡的手。一個可以寄存的世界，就這樣推倒了，從此她們徬徨無依。

「快走，不然他們以為是我們做的。」

爬出圍網，走在白花的七月陽光之下，這世界不像是真的。

「修女到底爲了甚麼，是不是失戀呢，我有一次見她和德蘭修女手握着手在音樂室祈禱，她們還一邊禱告一邊流眼淚。」

「和誰失戀，和修女還是和聖子。」

「可能修女得了癌症，你看她，多麼瘦。」

「說不定要調她回貴州做扶貧，九七之後，她們可都要回去服務。」

「不會吧，玫瑰瑪莉修女去過西非做愛滋病護理，她不會怕艱苦。」
「是不是她想還俗了。」

無憂和可歡七嘴八舌的討論，張悅冷冷的說：「猜甚麼呢，我們永遠不知道他人想甚麼。或許她不為甚麼，只是無端端，甚麼地方，覺得痛吧。」

只是無端覺得痛。無憂想到了她的行李箱。想起了行李箱，無端覺得痛。可歡只是餓了。

三個人吃完午餐出來，無憂看了看錶，還有二十分鐘才上課，想想，原來不用回去了，才覺得，原來她們逃學了。

第一次逃學。第一次想念。

可歡想起祖母，如果知道她逃了學，她會不會憂愁的閉上眼睛。

張悅喜歡雙腳踩在熱辣辣軟綿綿的柏油路上的感覺，她很想接觸。

她脫了鞋子。

真實的，熱的感覺。

三個女子，無人記起。

離開。離開就是自由嗎。

「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張悅張開了手，如張翼。

只有一條狗默默的跟着她們，狗頸還掛着皮狗圈，皮毛還全，大概是流落不久的丟

犬。

「吃甚麼，狗狗，要不要吃薯片。」

「不如買罐可樂給牠喝，你看，牠舌頭都掉出來了。」

「帶牠去公園玩吧，反正沒事幹。」

縛着流浪狗在鞦韆上給牠蕩，嚇得狗嗚嗚的在哭叫，張悅覺得真是快樂。

「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張悅笑。

無憂站在樹蔭下看，問可歡：「你知道人死了以後往哪裏去？」

「這些事情不要去想。」可歡說。

「為甚麼問？」可歡問。

「可能因為，今天我們不上學。」無憂答。

「這樣你知道，狗死了以後往哪裏去？」可歡問。

「修女說的，上天堂。」無憂答。
兩人都笑了。

「你說，張悅，人死了以後往哪裏去，狗死了以後往哪裏去？」可歡喊她。
「我怎麼知道呢，死了甚麼都沒有吧。」張悅說。
好像老爸和老媽之間，甚麼都沒有，都死了吧。

「你和萊莉，說甚麼也好，一不要帶她回來，二你看在女兒份上，每天晚上回來睡。」她聽得他們午夜在廚房談判。

「也不要想離婚。我明年想去競選做議員，你好好歹歹給我做一場戲。」
老媽真的當了議員，老爸天天回來睡。
他們真是一對恩愛夫妻，報上說的。

「你說呢，狗狗，死了之後怎麼樣。」張悅將狗提起來，狗兒一味的在哭叫。
「放牠下來吧，我受不了。」無憂道。

「吊起牠，看牠怎麼樣。」可歡道。
可歡的父親從來不出現。她記得小時候他老高高的將她舉起，讓她露出花裙內的紅

內褲。

「你不要想他了。」可歡她媽說。
到後來連她媽她都不想，也不問外婆她媽甚麼時候來看她。

「吊起牠，吊起牠。」可歡高聲道。
「我受不了，受不了。」無憂掩臉。

張悅猶疑不決。
吊起牠，再放下牠，這樣她便清白了。
放下牠。再吊起牠。

「反正結局都一樣。」張悅說。
「這是早晚的問題。」

狗吊在鞦韆架上，舌頭微突，露齒而笑。原來死狗會笑。
這麼容易，這麼容易。

張悅放下了繩子，穿上鞋子，說：「我們走吧。」
忽然街上靜了很多。無憂、可歡、張悅，一直走着，沒了話，也不知道走到甚麼地

方去，只是覺得熱，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熱死了，再一條街，到底要走到甚麼地方去，這麼熱，再一條街，一條流浪狗在吠她，這樣無憂便哭了。

「我大叔，末期癌症，或許現在他已經死了。」無憂說。

「我們這樣在街頭走着，日頭很熱，很光很亮的，他就死了。」無憂說。

「大叔最疼我。他單身。」無憂說。

她們走回公園去，狗已經給解下來，扔到垃圾桶旁。

她們給狗做了喪禮，為狗禱告。

「塵歸塵，土歸土，你安息吧。」無憂手執一撮垃圾，丟到狗上。

「阿們。」可歡和張悅低低的默念。

「我很累，不要再走了。」

「呵。我知道了。因為她很累。」

「你亂嚷甚麼。」

「一個修女，連睡覺都要愛人如己，要獻身，要有希望，多麼累。」

「我甚麼都不幹，都很累。」

「我哥哥老罵我，貓一樣，成天病懨懨。」

下午的卡拉OK，只有個金頭髮的小黑社會伏着睡覺。門前一缸金魚，關帝神位亮着紅燈，一小群小鼠列隊經過。張悅看着不禁皺了眉，無憂已經說：「房間下午是不是五折？」

無憂這麼累，他們還沒送小吃進來她已經睡着了。

張悅在翻客人留下的漫畫書。其實已經看完了，再看一次，再看一次，每次看完所需要的時間愈來愈短。

她的記憶也愈來愈短，每次看都像第一次。

只有可歡對着電視螢幕在唱，七情上面，要愛要死。

可歡在黯水銀鏡裏看見自己，覺得自己真是傻。

一個人在這麼一個令人喪氣的密封房間裏唱唱，真是傻。

真無聊。但我只是想不出有更好消磨生命的方法。

這就是人們所歌頌的青春麼，多麼沉悶。如果可以，我情願將日子像唾液一樣吐出去。

但我困在這裏。
沒有出口。

睡覺，唱歌，一遍又一遍的看漫畫。

女子進來添飲料時可歡覺得女子真是眼熟，只怕是自己悶瘋了的幻覺。她緊身衣背上一個洞裙子貼着大腿，邊走邊往上褪。臉上都是化妝，還貼了金粉，面貌看不清楚，只感覺是個年輕女子，雖然看起來並不年輕。

「沒有男的嗎？你們光是女的，叫我們怎樣做生意。」女子道。

「我們會給你小賬的。」張悅眼光沒離開漫畫書，卻答她。

「小慧。」可歡叫。

女子手頭一震。

低頭道：「我叫依莎。」

「小慧，是你嗎。我是細妹妹，莫可歡。」

「你隔壁的細妹妹，你認不得我嗎。」

女子沒答她，收拾了空杯便開門離去。

「你媽改嫁了。」可歡喊。

好子方轉過身來：「她帶妹妹去了嗎？」

「她們去年搬走了，搬到對面海那裏去。走的時候還給我們你留下的書桌，我現在就用你的書桌。」

「我的大熊貓呢。」

「扔掉了，多可惜呢，連你那雙滑雪鞋，沒人合穿，都扔掉了。」

「他們把我的東西都扔掉了。」

「你媽說，你不會回來了，就當你死掉好了。」

「她這樣告訴妹妹嗎。」

「你妹妹哭了。」

女子靠着門，臉是灰的，嘴唇卻火紅火紅。她靠着門，有甚麼刺痛了她似的，轉過身來，伏在門上。

伏在門上，又不得安樂，轉過身，又靠着了門。

「這。」她說。

「甚麼。你說甚麼。」

她說不出話來。眼睛很大很大，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突然低下頭，拉開門便走。

張悅還在看漫畫。

「她忘記留下賬單了。」張悅說。

無憂微微張開眼，又沉沉睡去。

女子回來時臉上架了一副銀亮的雪鏡，蓋住了差不多整個臉孔。

「細妹妹，你乖，給我找我妹妹，給她這個。」

她從懷中掏出一疊用橡皮束着的鈔票。

「細妹妹，你跟她說，我會找她。我有病，我不好找她，但，我會找她的。細妹妹，你答應我，你去看她。好吧。」

「你們走吧，這裏不是甚麼好地方。入夜了，甚麼人都有。」

「賬你們不用結了，走吧。」女子推她。

張悅拉無憂起來，無憂模模糊糊的問：「今天幾號了，放暑假了吧。」

可歡抱着一疊熱呼呼的鈔票，給半推半趕的出了門。

在電梯間可歡方記起：「你看醫生了嗎？」

電梯來了女子方緊緊捉着可歡的手：「你去看我妹妹，不要說在這裏見到我。就說，說我在當售貨員好了。」可歡也捉着她，生離死別似的：「你離開這裏吧。走，跟我們一起走。」女子道：「不不，這裏很好，我可以玩又賺到錢，這裏很好。」電梯門便關上了。

黃昏入夜，灰塵從腳下捲上來。

每逢這個時刻，我總感到十分惶惑。

老想找一個安頓的地方。

躲一躲。

最壞的地方都是一個地方。

「我想回家去了。」

「回去洗個澡。熱死了。」

張悅走着，手一直在書包裏掏，停下了腳步。

「我回不了家。我跌了鑰匙。」

「家裏沒人，老爸老媽去了公幹，菲傭放假回了菲律賓。」

「回頭找找看。」

「走了一整天，到哪裏找去。」

張悅伸手進書包，暗地將傳呼機按熄。

她爸媽見她晚回，一定會傳呼她。

「你們回家吧，我自己走着瞧。」張悅以退為進。

想到她爸媽焦急的臉孔，張悅便非常快樂。

或許因為她的出走，他們會關上電視，擱下報紙雜誌報告書，好好的談一談。

「我陪你吧，反正我晚上都在街上隨便吃，他們也不管我。」無憂無所謂，無所謂
出走不出走，他們不過是姑姑叔叔表姨。他們不是父母。

「我可不行呢，我老哥知我逃學會打死我。他當警察，他有槍的。」可歡苦着臉
說。

應該回家吃飯的時候，她們跑到溜冰場。

「我不餓。」可歡想到哥哥的手槍便不感到餓。

但還是溜溜溜，那個短髮戴耳環的男孩目光一直跟着她。

她想回家，她卻溜到他身前。

那胸膛真是厚，比哥哥差不遠。

「我比較喜歡長頭髮那個，好酷好型，像鄭伊健。」

「他要跟你做，你做不做。」

「我怎知道他沒有愛滋病。」

「哎，膽搏膽。他一樣不知道你有没有愛滋？」

「我？愛滋，哈哈。」

「你們說甚麼，愛滋？」厚胸膛的男子走過來。

「我有一個 Friend，染上了愛滋病，全身長了毒瘡。」長頭髮的說。

「咁精采，吹牛之卦。」

張悅一直在圈裏溜，看着幾個年輕男子圍着可歡和無憂。

我可看不上這些剛發育的小子，張悅想。

怎及何希聖。年紀夠大，已經十九歲，哈佛工商管理二年級生，去年暑假天天在網球會教她打球。

這個夏天他回來我一定要抱他一抱，或許要與他做。

我已經十五歲，胸罩我已經穿 34B。

他敢不敢，他會不會覺得配不上我？

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

他回來會不會找我？我要找他嗎？他去年寄來了一張聖誕卡，叫她「天使兒」。

天使兒會飛，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

張悅在空中打了個轉，落地不穩，就在冰上跌了一跤。

「噢張悅，這是蕉皮，這是成田久耐，這是搖搖。」

這麼快，成田的手便搭上無憂的肩，搖搖就抱着可歡的腰。那個叫蕉皮的，才長到張悅的耳朵那麼高，跟着他們，說話特別高聲：「這我呢。」

在舞池可歡覺得非常暈眩，以為汗濕濕的，有意無意放在她胸脯上的手便是哥哥的手。哥哥第一次帶女朋友回家她便嘔氣關在房間裏沒出來吃飯。他沒管她，吃完飯逕自

和女友去賞月。那是去年的中秋。月亮很大很近的，像一張笑臉。夜裏她覺得餓，一個人在客廳吃月餅。客廳很亮，她沒開燈，清清楚楚，在玻璃窗上看見自己的臉。不知何時，老祖母起來，摸索出了客廳，坐在她陪嫁的花梨木椅上。月餅很甜，甜得令她流眼淚。老祖母問：「你幾歲了可歡。」她說：「十三歲了。」祖母說：「也不是小孩子了。」可歡一雙腳在空氣中蕩來蕩去，蕩來蕩去。「十三歲。」祖母說。「十三歲你做些甚麼。」可歡問。「我記不起來了，十三歲。」沉默了一陣，祖母又說：「你以為很重要的事情，過去以後，原來根本記不起來。」可歡緊緊握着自己雙手：「不，我會記得的。」祖母說：「你哥哥，是個乖孩子。你爸媽離開後他一直照顧你，這年頭，很難得的。」可歡看着月亮裏自己的臉，遙遠，寧靜，根本不是她的。「你由他吧。」祖母說。

其後每次哥哥見到她總是這樣看不過眼，那樣不喜歡。她的成績愈來愈壞，上課她都偷偷看愛情小說。她的衣着愈來愈入時，他不喜歡她穿得像隔壁那個壞女孩。他討厭她成天睡覺，甚麼都不做。為甚麼她會這樣，小時候她不是這樣的。

小時候他也不是這樣。他天天下班就回來，跟她說話，陪她睡。

成田的手多麼像哥哥的。她多麼渴望這雙手緊緊的捏住她的乳，捏住她，讓她透不過氣來。

的士高人這麼多，這麼近。她跌下來一定會跌在甚麼人懷裏。

成田在轉角處緊緊的壓着她，吻她。她口袋那一疊鈔票頂着，壓痛了她。

「痛，我。」

成田愈加激烈，拉拉扯扯，可歡挨上了冰冷的瓷磚。那個蕉皮一把將他們推入了廁所：「快快，有人來了。」

無憂不見了可歡，張悅獨自在舞池自家跟自家兒跳舞，便覺得有點亂。長髮男子叫搖搖的，老湊過來，噴她一臉的酒氣，那雙手，蛇似的，濕濕冷冷的在她身上爬，她不好推開，又渾身不舒服，左移右挪的，說：「你常來這裏玩。」男子沒答她，一條熱呼呼的舌頭伸進她嘴裏來，嚇得她一縮縮到桌子下去。

「你到底怎麼樣，受還是不受。」

爲甚麼想像的和真實的不一樣。

她以爲她會很想，但到真的發生時她不覺得她很想。

甚至覺得嘔心。比月經更嘔心。

她還是站起來，閉上眼睛，讓男子的手伸到她罩了件男子襯衣在外的校服裙底下。

「好核突。」她說。

「好難受。」她說。

音樂這麼吵，她說甚麼都沒有關係。

其實又沒人逼着她，但無憂覺得非忍受不可。

張悅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所以她只有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自由得可以發瘋的。

她在舞池裏覺得自己不可以再舞動了，全身都虛脫。

從下午到現在，一直没吃東西。

不覺得餓，只是輕飄飄的。

可望而不可即。何希聖可望而不可即。將來，將來可望而不可即。

連自己都可望而不可即。舉起手，那隻手這樣遙遠。

這些時候，女子很孤獨。

當我張開雙腿，我的存在最寂寞。

當男子的手在我的身體上遊移，我的靈魂最爲清醒。

我在做甚麼，我要甚麼。我以爲慾念使我忘卻，但不。我以爲肉體可以讓我們親近，但不。

第一次可以這樣。可歡以爲已經和很多人，做過很多很多次了，多得可以說，不外如是。

在冰涼的廁所。蕉皮很乖的，在外面放哨。有人在小便，一定喝了很多酒，的的的，下雨似的，洪的一聲沖廁，不過是一個長小便和一次沖廁光景，他便完了。

可歡也不覺發生了甚麼事情，只是有點痛，便完了。

男子拾起她跌下的皮包。

「吓，原來你十四歲。吓，真的不像。」

「壞事了。」男子匆匆推開廁所門。

可歡緩緩坐在馬桶上。她很渴望抽一支煙。

一個男子進來，見到她，頓了頓，不知應否繼續好。

「可不可以給我一支煙？」

男子是好男人，給她一支煙，爲她點了火，說：「妹妹，回家吧。以後日子還長呢。」

可歡想伏在他懷裏痛哭。但他連小解都不及，便推門出了去。

她這樣站在男廁裏，抽一支煙。另一個男子進來，看也沒看她，解了手，不洗手便出去了。

可歡嗤地一聲笑出來。

找到了無憂，她身旁是兩個陌生男子，正在兜搭她呢。

她見可歡蒼白着臉，立即拉着她，在霓虹燈前：「做了嗎？」

可歡點點頭，道：「他拿了小慧給我的錢。連銀包，連身份證。」

無憂跌足道：「怪不得那小子鬼也似的溜掉。」

「這怎麼辦呢。」

她們見張悅半閉着眼在舞池舞動。

「不要告訴她。」

「臭美。」

「扮獨特。」

「要不要叫她一起走？」

盛夏深夜有微涼。三人走在街上，影子疊着影子。方才隨便自男子身上扯來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又不知跌在何方。白裙子都髒了，沾了酒漬，還給香煙燒了幾個洞。午夜十二時，還穿着校服裙在海邊走，她們自己都覺得惹眼，老遠見到警察便躲得開開的。

「不如到我姨媽家換衣服。他們都睡了，沒關係。」

「我哥哥見到我這樣一定會一槍打死我。」

「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就這樣走到天亮嗎？」

「去換件衣服，再找間酒店睡。」張悅說。

「你不是有錢嗎？」張悅說。「不然我有信用卡。」

「這麼晚了，哪裏還有衣服賣。」

「那邊不就有嗎。」

窗櫺內紙女子身上穿着紅的白的黑的綿T恤及同色吊腳驟布褲，足踏一雙鮮紅麻布鞋。

「說不定鞋子還合穿呢。」張悅笑。

「店已經關門了。」無憂有點遲疑。

張悅在路旁找了好一會，手中有了幾塊石頭。

「我哥哥知道一定會一槍打死我。」可歡站得遠遠的。「不過如果打破了窗櫺，我要白色那一套。」

張悅喜歡玻璃打破那清脆的聲音。

輕哪。哼啦。

警鐘響起。

張悅一手掃下三套衣服連鞋子。「走。」

年老的看更跑出來：「別跑，別跑，死丫頭，跑去死。」

「快走。」張悅將衣服塞給可歡，自己留後，在垃圾桶抽起一根斷木。

「老頭，別再跟。」

「你勿走。」

張悅的棍子落在老頭的頭顱上，像早餐銀匙子敲半透明的白雞蛋，美麗清脆。薄瓷一樣裂開。

「你不要看我。你不要。」張悅說。

他不能看着她。她還年輕，她要過生活，無論當修女或妓女，她要選擇。或許她會過正常生活，或許不，但他不能看着她。他不能讓她沒有選擇。他要他閉上眼睛。

老頭落櫻一樣跌下。

他跌下，他還看着她，按着心，萬分痛苦的樣子。

他大口大口的吸氣，說：「藥。藥在。」

張悅再給他迎頭一棒，放下木棍便走。

想想不對，折回來，拾回棍便跟着無憂可歡的背影走。

三個女子喘着氣，在公廁裏哆哆嗦嗦的換衣服時還會得配襯顏色。

「紅配黑，搭一雙黑鞋子。」

「你皮膚白，你可以，我穿全白的比較好。」

「這木棍怎麼辦？」

「我們殺人了，我哥哥知道一定會一槍打死我。」可歡哭起來。

「我的貓咪還沒有餵，牠自小跟着我搬來搬去，別人餵牠牠不吃的。我們殺了人，我的貓咪怎麼辦？」無憂萬分煩惱。

「放火燒了吧。」張悅說。

她們便熊熊的點了火，把校服裙和木棍，隨手拾來點火的廢紙，燒着，黑煙緩緩升到微藍的天邊去。

天亮了。

張悅全身發熱，非常口渴。

「我很想喝水。」她說。

她到廁所去喝一點水。

「你是不是發熱了。」

「我只是想喝一點水。」

「我姨媽天天早上去晨運，唸佛，再上茶樓，家裏沒人，我們回我姨媽家去避一避

吧。」無憂說。

「這，以後呢，以後怎麼辦？」可歡問。

「不要想以後吧。我們昨天早晨也照樣上學，我們也沒有想到今天早上我們會在公廁外說着話。」張悅連說話都覺得費勁。家裏那張大床，大玫瑰花床單，床頭的電腦，都隔了一個星河似的遠。

她不要想。

她殺了人，她有嗎？

揮之不去，反反覆覆。

她殺了人。她們殺了人。

在第一批公車上她們都睡着了覺，有短暫的安寧。

我夢到我的父親，在注射嗎啡。他在懇求我，請給我一點點，請給我一點點。

我夢到我的母親，全身赤裸，騎在驢子上進城。人們揮動橄欖枝歡迎她。

我很渴。

我夢到一個我很喜歡的人，我卻不認識他。

我呼喚，他轉過來，沒有臉。

我夢到一個無人的火車站，忽然開始下雪。

我夢到我死了。

陽光照上了張悅的臉，很紅很紅。

微熱，畢竟是夏天。

她希望這個夏天，速速過去。

噩夢一樣。過了就沒事了。

我從前都跟你一樣，他們都喜歡說。

他們可沒有說，怎樣一樣。一樣彷徨，一樣一無所有，一樣在覺醒與知識之間。

一樣熱情，一樣事事不喜歡？

年輕歲月，一樣暴烈？

甚麼時候我們懂得虛假。

我們冷漠，只看到自己。

我們說，到後來，你跟我們都一樣。

你以為你不一樣，不過因為年輕。

張悅聽說，三十歲以後的人都應該自殺。那是二十多歲的人說的。她會說，二十歲以後的人都應該自殺。但幾歲的人會否認，十歲以後的人都應該自殺。嬰兒會否認，其實，這生命，我懷疑，我存在……

但二十多歲的人到三十歲都沒有自殺。他們變到跟三十歲的人一樣，有甚麼有甚麼。

既然有了，就不必詛咒他們。

他們見到他們跟他們一樣，就很歡喜。

他們曾有的，激烈的，痛苦的年輕日子，他們經已全然失落。

從此到彼，就是他們說的成長嗎。

「到了嗎？」她問。

「到了。」無憂說。

公共屋宇的平台，望上去，天只是這小小的一塊。

「你說如果我們從上面跳下來……」可歡說。

「雞也似的骨肉分離。」她說。

「你要跳麼。」無憂說。

「我說如果。」可歡說。

張悅卻想着如果。

一進門便見無憂的大行李箱，黑色的帆布經已破舊。黑貓嗅咪的跳出來，就跳在無憂的腳上。房子堆滿傢俬，牆上掛着一塊褪色的大紅布，金繡龍鳳鴛鴦經已脫落，依稀還見「新婚之喜」幾個大字，橫橫斜斜的賓客簽名還看得清清楚楚。

「我姨媽姨丈的。」無憂說。

神位供着男子的照片，還很年輕，穿着衛生督察的白制服。

「這就是我姨丈。」無憂說。

「死了多久了？」

「很久了，我剛入中學，有三年吧？」

張悅覺得很熱，一直流汗，熱得睜不開眼來。

無憂開了電視機，早上七時，新聞報告，台灣選舉總統，是中國人第一次直選。

「今日清晨一名老翁被刺殺。」
可歡將電視機的聲音調高。
來了來了。

「一名老翁今晨在石梨背水塘晨運時被殺，初步懷疑是非法入境者所為。」
無憂啪的關上電視機。

「別看吧，嚇死人了。」

「提心吊膽，做人真沒有意思。」

「給警察捉住也沒甚麼好結果，不如死掉好了。」

「如果我們從這裏跳下去……」張悅說。

她熱，站在走廊都一直流汗。從站着的地方看下去，有十七層。

「喂……」無憂窩着嘴向下叫。

「喂……喂……喂」

「人死了到底會怎樣？」無憂問。

「你没有死過你不會知道。到你知道時你已經死了。又沒有人死了回來告訴你人死

了到底會怎樣。」可歡說。

「人死了……煙消雲散。」張悅說。

「我還有你們，還有貓咪呀。」無憂說。

「我們一起……一起吧。」可歡說。

「從這裏……」張悅只是很熱。

「我死了，我哥哥一定會哭。他會很後悔。」可歡說着又有點歡喜。

「三個人一起，你陪我，我陪你，便不怕了。」無憂說。「我還要帶着貓咪。」

「這……要不要寫遺書？」無憂問。

「我們爲了甚麼？好像不爲了甚麼吧。」可歡說。

「不如就說，功課壓力吧。其他人都是這樣寫的。」可歡想想又說。

張悅卻想到，流行小說說的，生亦何歡。

她只是默默的在無憂的行李箱裏找到幾條舊手帕，在自己手上打一個結，另一端在無憂手上再打一個結。又給無憂的另一隻手打一個結，結在可歡身上。

「就這樣。」她說。

爬上欄杆，閉眼一跳。
就這樣。

我的父親注射嗎啡，我的母親赤裸遊行，我喜歡的人沒有臉，我死了。

張悅的手一陣刺痛，衣頸給提起，無法呼吸。

「救命呀，救命。」無憂一直哭，一直扯着張悅在欄杆外的身子。「你別動，別哭。」可歡扯住了張悅的褲頭。

「冤枉了，你父母養到你這麼大呀，你没良心呀。」那女子可真力大，一把將張悅提起來。

「無憂呀，你作死，你姨媽朝朝早早去唸佛，你去做這些陰騭事。」

「你這兩個小丫頭，我報警叫警察送你們回家。你讀甚麼野雞學校，學校老師怎教你呀，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你要死就死？你羞也不羞？你懂甚麼知甚麼？奶都未長高你就要死？吓？」

肥師奶不由分說，一巴掌刮到張悅臉上，指着可歡說：「你過來你過來。」可歡理虧，不敢反抗，怪怪地走到肥師奶面前，那女子一腳掃她的膝後，可歡便撲的跪下。

「你回去就這樣給你爸媽斟茶認錯。」無憂央道：「游師奶，對不起，我們貪玩了。你會打功夫的，你要手下留情呀，我們不敢了，你不要告訴我姨媽。她們現在就回家。」連忙解下手帕，揚手就叫可歡和張悅走。

「不要亂走，現在就回家，我一會會掛電話給你。」無憂一逕兒將她們往外推。

「八婆，膽小鬼。」可歡邊走邊罵她。

「她這麼容易，這麼容易就出賣我們。」可歡愈想愈氣。

「我一定不會像她這樣。」可歡握着張悅的手。

「再說吧。」張悅已經非常虛弱。

「怎麼了你，臉這麼紅，手這麼熱。」可歡急了。

「沒甚麼。」

可歡按着張悅的額，嚇了一跳。

「你發熱了，怎麼辦。」可歡扶着她。

「我没甚麼，只是很暈眩。我想躺一躺。」

可歡扶着她，躺在公園長椅上。

陽光高掛，她很餓，但身上沒有一毛錢。

張悅汗如雨下，可歡怯了。

「你可以挺得住嗎？」她問張悅。

可歡很想吃一個火腿雙蛋即食麵，喝一罐冰凍可樂。

「先生，請問你，可以借我二十元嗎，我的朋友病了，我要坐計程車送她回去。」

可歡見個年輕穿西裝的男子走過，便截停他。

男子皺皺眉：「你已經是今天第三個人問我拿錢。我的樣子像甚麼，羊牯？」

可歡愈來愈餓，胃裏隱隱作痛。

這是個穿套裝的女子。

「哦，是嗎，不如我送她回家。」

「不用了。」

「要的要的。」

「真的不用了。」

「她不是要回家嗎，不如我叫警察。」

可歡嚇得臉孔唳的發白。

「不用了不用了，謝謝。」

女子這時才板起臉來：「你們還在這裏混騙，你看我會不會報警。」

可歡扶起張悅，說：「我們還是走吧。」

張悅問：「有警察嗎？」

可歡搖頭。

「你到底有沒有，做那件事，我是說，那老頭。」可歡問。

「我不知道。」張悅說。

「可能有，可能沒有。」張悅說。

可歡遠遠看見警察的藍制服。不好了，他們要拉她了。

其實她跟這件事甚麼關係都沒有。石頭是張悅扔的，老頭也是她去對付的。說到

底，逃離學校在街上遊蕩都是她的主意。

在的士高發生的事情，我記不得了。就跟人跳了幾隻舞而已。

我哥哥會跟你解釋。他自小最疼我。

我跟張悅也不大熟悉，剛巧在校園碰到而已。

她嘛，她想很多事情，我不大懂。

「你撐一陣，我去廁所，很急。」可歡放下了張悅。

遠遠見她閉上眼睛，很痛苦的樣子，可歡便向着公園大門狂跑。

跑跑跑，這天老在狂跑。

街上真辛苦，她也不喜歡在街上發生的事情。

張悅這一場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她昏昏沉沉在長椅上呻吟給送進了醫院急症室。沒甚麼，不過是感冒，體溫一百零四度，嚴重脫水，怕有併發症，留院觀察，嚇得她爸媽從辦公室趕來：她爸媽從來早到遲退，星期天都上班，沒有會議中途離開這種事。

他們還請了幾天假在家裏陪她。她記憶裏面一天到晚可以見到爸媽好像已經是進幼稚園以前的事情。

退了熱她坐在客廳裏看電視。

「我們談談。」老爸關了電視。

老媽在家裏也穿襯衣西裙，戴一隻大珍珠戒指。

兩個人圍着她，像修女校長，社工。

「我們是不是給你時間太少了。」

「我無所謂。」

「這個聖誕我們去歐洲旅行吧，自從你唸小學我們從沒有一家人去旅行。」

「星期天我們盡量在家吧，你有甚麼困難，你要跟我們說。」

「媽媽以往忽略了你了，你現在長大了，請你體諒媽媽的難處。」

「你其實想要甚麼？」老爸忽然問。

「好好讀書，做醫生。不想浪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她答。

爸媽都欣慰的笑了。

張悅只是冷冷的覺得悲哀。

因為她知道這一次她說了實話。

她不再是以往的張悅了。她說別人想她說的，她做別人想她做的，而她亦相信，這就是她想的她做的。

她很想好好的哭一場。

但她只是說：「我們會不會去巴黎？」

可歡耳朵貼在家門上聽，久久不敢進去。

祖母泡開水，祖母倒茶，祖母坐着，良久良久。

祖母在想甚麼？

祖母年輕的時候，照片上的她笑容燦爛，眼睛晶亮。

祖母在看甚麼？

從她懂人事起，祖母的眼睛就混濁不明。她很久以後才知道祖母也曾有一雙，和她一樣晶亮的眼睛。

「你回來了。」祖母聽到她的腳步聲。

「現在是早上還是黃昏？」祖母問。

「你坐這裏很久了嗎？」

「唔，不很久，亮了又暗了，暗了又亮了。」祖母摸索着。

「桌上還有點麵包，你哥買回來的。」

因為光，可歡雙目刺痛，流了眼淚，只好閉上眼，在微暗之中吃麵包。
無憂又在那裏收拾行李了。

肥師奶告發了她。姨媽也沒甚麼話，只說：「下星期你到表姊那兒住吧，我無能爲力了。」接着便喃喃的在唸大明咒。

表姊是個大學研究生，暑假住校，可以收容無憂兩個月。

「開學後再想辦法吧。」表姊來幫她收拾。

東西愈來愈多，把表姊和無憂弄得一身大汗，才將東西勉強塞進去。

「你東西這麼多，你怎可以東西這麼多。」

「表姊。」

「唔？」

「表姊。」

「唔？」

「我想退學了。」

表姊頓時站起來：「甚麼？」

「我想退學。」

「爲甚麼？」

「我想工作賺錢。」

「你中學都未畢業，賺甚麼錢？」

「我，我不想唸了。」

表姊拉着無憂，坐在行李箱上，溫溫柔柔的說：「以你的年紀來說，你是很懂事的了。每個人成長都有她的困難。我明白你的環境比較複雜，實在不容易。但我們家裏各人都盡我們的能力照顧你，雖然不會盡如你意，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困難。如果你知道你父母的情況，或許你會願意體諒容忍多一點。」

「其實你長大了，我跟他們商量一下，或許我們應該讓你知道你父母的情況。」表姊說。

這很多很多年的謎，很奇怪，到要揭曉的時候，無憂發覺，她其實並不想知道。

「知道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無憂說。

長大是這樣一瞬間的事情。在我還未知道青春爲何物之時，我已經離開了它。

這個夏天，特別熱又特別短暫。

我們又做了新校服裙子，鞋子也不合穿，要買新的。

可歡的哥哥要結婚，現在正在找房子。

他不會一槍打死她，還給她買了一部電腦。

可歡也會跟他和未婚妻一起去買傢俬，她也不會給他甚麼麻煩。

他說：「妹妹長大了，很懂事。」但她卻知道，她永遠失去他了。

無憂到底沒知道她父母是誰。她選擇不知道。

她開始明白，很多事情，勿尋根究底。

張悅想買一雙黑球鞋，好配那條黑裙子。

「我們好不好到那間店看看。」張悅問。

「放學去吧。那天我去看了，黑球鞋三十六號都賣光了。」可歡說。

「我還見到那個老頭。甚麼事都沒有的，站在那裏打瞌睡。」

「他認得你嗎？」

可歡伸一伸舌頭。玫瑰瑪莉修女在早會講道，聲音溫柔肯定：「慈悲聖母瑪利亞，

我愛我主。」

張悅的心底還是有點悵惘。

或許去買一對絲襪。今天冬天。她想開始穿絲襪。

五、貪婪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多雲，天氣轉涼，早上有幾陣微雨，氣溫介乎二十二至二十五度攝氏。

他死的時候，口裏咬着一隻耳朵。

「每逢要下雨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口渴。」

方玉樹給縛在巴士座位上放回來的。下班時候，港島南區的巴士一樣擠滿了洋人和中國小孩和菲律賓女傭，像方玉樹和陪伴他的兩個男子，這種介乎黑社會與富商之間，衣着整齊神情又有點狼勁的三四十歲男子，巴士上不多見。他們多開寶時捷，法拉利或

林寶堅尼。巴士司機所以記得這三個人一起上車。那兩個男子甚麼時候下車，司機無法知道。他只能說其中一個在終站還在睡覺，乘客說怎樣拍他也醒不過來，司機去推他，他順勢倒在地上，雙手雙足都被緊緊縛着，身體還是暖的。

戴芳菲張開了眼，又再合上。

他站在廚房想做點甚麼，但又不知道做點甚麼。他連杯子放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戴芳菲進來，問他要點甚麼。他失神的問，人呢，家裏爲甚麼人這麼少，瑪莉亞呢，小無呢，還有那個新請的泰國廚子叫甚麼名字。這麼靜，爲甚麼不開電視。芳菲一語不發，只抱着他。

芳菲已經很久很久沒抱過他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股票狂瀉，一天內下跌百分之十三。

那年方玉樹十六歲，很喜歡看電影。父親賺了錢給他買了一部電影攝影機，他放了

學便到處跑去拍電影。沒底片，底片貴，光拍。他喜歡拍的姿勢。股市狂瀉後他的父親跳樓身亡。

他沒再碰那部電影攝影機，也不再看電影。這些事情浪費時間。上學讀書也浪費時間。

芳菲不覺得。銀跟白金一樣，粉絲跟魚翅一樣。她不覺得一定要怎樣怎樣。家裏有三架車，她天天騎單車上學。媽媽給她買一衣櫃的衣服，她只穿那幾件掛在最外頭的。家裏開的米行這樣大，她說我們一生都吃不完這麼多米。

她不覺得多一點少一點有甚麼相干。

芳菲掩上了耳。

她沒想到他會來接她。或許他只是想來探望她，她已經換好了裙子（芳菲是個只穿裙子的女子），結了賬，坐在床沿，在等司機來接她。李梧桐站在病房的門口，房間裏便有點幽暗。她抬起頭來看他。

讓我來。這天早晨，芳菲很想開車。

她開着李梧桐的小轎車，甚麼也沒有想。

李梧桐的手輕輕的攔在她的駕駛盤上。汽車收音機播着周璇的老歌「花好月圓」。秋天了，山邊開滿了淡白的山茶花。

她開過了她家的山頭，一直開。香港島是沒有盡頭的，從南到西，西又開到南，遠處是南中國海，近處是淡灰的破碎樹影。

方玉樹的屍體還在雪房裏吧，李梧桐的唇已經溫熱的印在她之上。

李梧桐有點尷尬的解釋，他來看看她，可好了點沒有。他沒有別的意思。

她也是沒有別的意思。你是玉樹的好伙伴，我不過把你錯當作他了。她說。

方玉樹被擄回來後，就那麼一次，但他已經不行了。

他還要用安全套。或許他有性病。安全套鬆鬆的掛着，像一隻大碼手套。戴芳菲抱着他，細細的在他耳邊說着，不打擊不打緊，我們已經有了小無。

他沒有再碰她，也沒跟她說甚麼，就搬到三樓的房間睡。

二千萬贖金，是她簽名抵押他們聯名的三幢房子，連同賣掉她一套一套的寶芝拉蒂項鍊手鐲和幾件維多利亞時期鑽錶籌來的。二千萬現金，一束一束的千元鈔票，足足要兩個手提包才可以裝載，她從來不知道原來他們有這麼多的錢。

就像她賣掉了他。二千萬賣掉了他。

不趕緊不趕緊，芳菲說。你回來就好了。這是方玉樹從賺第一個一百萬，從賺第一幢樓宇時候，最壞的一宗買賣。這宗壞買賣就敗在這個女子芳菲手裏。

二千萬。割掉他的頭都沒這樣痛。他的頭都不值二千萬。二千萬，可以僱職業殺手殺二百個人。二千萬可以買銀行總裁借他二十億，二千萬可以炒上億的期貨。股壇重狙擊手、地產怪獸方玉樹，就輸在幾個懷疑連案底都沒有的初犯手裏。無端端輸二千萬，都是戴芳菲的錯。

他回來後她才報警。

芳菲將有關他的一疊剪報在廚房燒掉。她沒告訴他他失蹤的那一個晚上，午夜她聽到貓咪的尖叫。貓咪晚晚跟芳菲和方玉樹睡的。他不在，牠就睡在方玉樹的枕頭上。芳菲起來，發覺書房忘了關燈。她只穿一件小衣，赤足到書房關燈。書房有淤泥的青腥

味。那疊剪報就放在桌上，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的報紙，電子廠東主偽造文件，企圖逃稅，罪名成立，方玉樹，入獄兩年，李梧桐，教唆他人偽造文件，罪名成立，入獄一年，緩刑一年。剪報之下是公司股東大會下星期召開的通告，以公司主席方玉樹和公司董事李梧桐的名義簽發。其下是一疊公司董事被發覺隱瞞犯罪記錄而辭職的報導，其中一間公司主席辭職後被停牌。芳菲緩緩在書桌前坐下，關了燈。

早晨花匠氣急敗壞的跑進來，手裏拿着一小張染血的紙條，是從吊在樹上的貓屍口中取出，只寫要二千萬，不要報警。

芳菲根本沒有選擇。

方玉樹回來後，有時候他回來睡，有時候他不。芳菲要服安眠藥的，她甚麼都不知道。

如果你這樣做……如果你不這樣做……這樣不那樣……

可以是負債，可以是資產。將負債變成資產，將資產變成更多資產，就是遊戲規

則。方玉樹整整一個月沒有在床上睡過覺，沒見過小無。有時在辦公室的沙發打一個瞌，有時在地氈上醉個不省人事，有時在浴缸裏睡着。每天早上準九時銀行輪着打電話來，方先生，你再不付款我們便要將物業拍賣。賣你老母。方玉樹摔下電話。梧桐還準時到辦公室，苦着臉，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自己一字一字的敲打字機。邊打邊自言自語：財務公司那邊，月底要入清盤申請。你不如先把幾個單位放了，拖一拖。方玉樹掩着臉。那十五個半山單位，忽然由資產變成負債。那十五個單位，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高高的，黃金塔一樣。他怎可以。職員在公司樓下拉着橫額，追討欠薪，記者不停的來按門鈴。方玉樹到廚房去煮一杯黑咖啡，連咖啡都不熱，溫吞吞的。他站在窗前看風景。

將負債再變為資產。他不單不賣，他還要再買。他看中了灣仔重建的寫字樓。

一個月在北京喝了足足一個月的酒，白干，茅台，拔蘭地，醉完喝喝完再醉，回來嘔了三天，連喝水都嘔。芳菲給他請了個看護，他剛可以站起來便到了銀行。

北京那邊要給他的是二千萬，成交後付現金。他們不過是解放軍軍官，他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會有這麼多的錢，他不會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公司加入這麼多董事，他不知

道他們是誰也不會知道。買賣契約上他以每個單位五十萬的價錢賣給他們，他實收的價錢卻是比市價高的每個單位二百萬。

他知道洗黑錢犯法。但不給人逮着就無所謂犯法。

這是雙贏局面。何不。

灣仔寫字樓的樓價四年內漲了一倍，加上半山十五個單位，這一仗贏了一億一千萬，有足夠條件將公司上市，資產變成更多資產。

如果不這樣……如果你不……最兇險也最快……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討論香港前途問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香港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恒生指數從一千零九十六滑落至八百六十二點，港元疲弱狂瀉，多間財務公司及經紀行倒閉。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金融界稱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恒指從三三六二點跌至二九四一點，香港聯合股票交易所宣佈停市四天。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愛又怎樣。不愛又怎樣。
好像都是李梧桐的影子。她閉上眼都是方玉樹的影子。

其實她可以留他。現在她自由了。她可以叫他看看，方玉樹死前書房的電腦還開着，那一盤賬是甚麼意思，是不是有問題。她可以甚麼都不說，就用玫瑰絲巾縛着他的手，他就會留下。他強壯而溫暖的胸懷，他結實的大腿，他的唇他的齒，都是她的了。但她甚至沒讓他踏進她家的門，只說，謝謝你了。李梧桐甚至沒離開駕駛座，再見也沒有說，加了油便呼呼的駛了去。她站在家門看他的車遠去，遠去，遠去，細小的紅燈，黯火一樣，在夜中熄滅。

她的傷口隱隱發痛。在無人的夜裏，她忽然這樣渴望。
渴望永遠在他方。

在他方。眼前只有她的手。她將手夾在兩腿中間，奇怪，下體感覺一點都不像，只像一件甚麼無用的死物。她輕輕的摩擦，暖暖的，愈摩愈熱，臉陷在枕頭裏，輕輕的探入自己，這樣溫柔這樣黑暗，她多麼渴望，來，來，她張開嘴，吃肉草一樣等待生命的個人。

進來。她多麼想，吞掉甚麼，如果她叫，她多麼渴望聲音，呼吸，依戀。她跪着身，愈踉愈深入，愈想抓緊點甚麼。她叫了，呵。她想不出來，有甚麼要說的。其實只有她一個人。

其實她甚麼也沒有做。

就像種子落地一樣滋滋生長。就像病毒一樣急劇變化。

至一無所有。方玉樹午夜從床上彈起，月光淡淡的照進來。他滿臉是汗，很渴望芳菲就睡在他身旁，輕輕的抱著他，在他耳邊低低的說着無意義的話，呵，哦，沒事了，我們在一起。現在她睡在他樓下，隔着一層士敏土，他覺得聽到她的呼吸聲，這樣近這樣熟悉，只是他無法走下去。

他無法走下去。所有的門都關上。

有一個驚世陰謀，在計算他的房產他的股票他的債券，直至他一無所有。而這個慎

密無聲色的陰謀裏面，每一個人都是同謀者。

想不到露芙也是他們一伙的。他去開會特地小休五分鐘，站在露芙的房門聽露芙在電話上談笑，是呀，好吧這樣的。從前露芙是從不在辦公時間談私人電話的。怎麼會是露芙，十多年了，她剛來時還是個小女孩，那時候公司還在長沙灣，只有那麼幾個職員。露芙那麼勤快，他不下班她不會下班，又不喜說話，公司沒甚麼文件她不可以看，去年他還給她二十萬股認股證和二十萬股公司股票，他沒甚麼虧待她的。她去年才結的婚。婚後她好像因工作問題和丈夫鬧得不太愉快，方玉樹覺得有點歉疚，給她請了一個秘書，把她升了做總辦公室行政經理。他被綁架那天，只有她和李梧桐和芳菲知道他去半山加拿大領事家中吃晚飯，車子就在上山之時給匪徒攔截。

他怔怔的站在露芙門口，房門登的打開。露芙看着他，有點驚訝，問他，有甚麼事嗎。他呆呆的看着她，說，沒事。

一星期後她當着秘書面前勸他去見醫生他便決定解僱她。當然他不會解僱她。他叫李梧桐和露芙進來吃蛋糕，說自己生日，他呷着咖啡說上海辦公室需要人，問露芙會不會考慮。這麼多年了，露芙怎會不明白他的意思。她很快便收拾自己的辦公桌，問他，

你要不要辭職信。方玉樹驚奇地問，你做甚麼你不要傻，你不想去便不要去。露芙看着他道，你上個月三號已經過了生日，今天根本不是你的生日。

他知道他無法再找像露芙這樣的人。他想他做錯了而且愈陷愈深。

他打開車門告訴司機小劉明天不用上班了。小劉脫下硬帽看着他。他忽然很討厭他的臉，便一拳朝着他的鼻子打去。他感到鼻骨的柔軟和血的溫柔。

他很餓很渴，但不想吃。

他心目中有中光陶瓷、美港船塢、速達通訊。中光陶瓷股價八毫四，資產淨值七毫三，廠房為工業住宅兩用地，十萬平方米在東莞，甚具發展潛力，百分之三十五股權的收購價估計約二億。美港船塢，香氏家族祖業，在鯉魚門、香港仔擁有大量優質土地，家族持股量不足百分之二十，資產淨價估計四十億，收購要起碼動用十五億資金，殊不容易。但香氏如被狙擊，勢必捍衛，進行反收購，即使狙擊不成，亦可售股圖利。速達通訊，股價一元三，資產淨價每股二元三，收購價估計只需四億，問題通訊行業競爭激烈，風險甚大，最佳情況是轉手售出圖利。如果有胃口，三家全吃最好。李梧桐聽了，皺着眉，老半天不作聲。他想到收購期間，幾乎不吃不睡，便感到有點怯，畢竟現在年

紀不一樣。其實他們世樹置業，光做地產每年都有四億之上純利，他的董事袍金有一千萬一年，夠一個普通人用一世，他沒有必要再瘋狂搏殺。方玉樹砰的一聲拍桌子，桌上的玻璃嚟嚟的裂開。這樣，我們供股集資吧，目標是十億，李梧桐說。

怎會是李梧桐呢，他剛來電子廠做工師時他才二十一歲，剛大學畢業。方玉樹連中學都未唸完，他從當雜工，五金廠工人，電子零件推銷員一直到開廠，都未在工廠裏見過大學生。電子廠的生意剛上軌道他便決定請幾個大學畢業生當工程師，監管生產水平。李梧桐就是其中一個。方玉樹那年二十七歲，跟李梧桐算是同輩人，也在那時跟李梧桐學會了喝紅酒和吃鵝肝，當然都是方玉樹付的賬。半醉之時就跟李梧桐和他幾個洋大男孩朋友用英語對答，現在接受記者訪問可以用英語，也是在那些半醉的年輕日子學回來的。除了李梧桐和露芙，沒有人知道他們根本不會看英語。

他從來沒懷疑過李梧桐，怎會是他呢。

但現在不一樣。方玉樹也跟以前不一樣，他怎可以保證李梧桐還是那個在酒吧教他英語那個年輕男子呢。以前大家都窮。他真心待他好，他也真喜歡他。

他找到麗高集團的劉松。劉松做紙廠。94年美國白紙價暴漲他買了點期貨，賺了一筆，手頭有點資金，很想收購市面一間公司，進軍地產市場，曾經與方玉樹洽商購入他手頭一塊工業地皮，後來嫌方玉樹索價太高而告吹。方玉樹立定主意收購美港船塢，第一個想到的便是劉松。他的世樹集團收購美港百分之二十股權，約需資金八億，劉松如能動六億資金，收購百分之二十，二人便可掌握美港董事局大權，到時便為所欲為，將美港船塢結束重建，發展地產。人主美港後他可以調動資金收購他世樹集團旗下的物業以套現，價錢當然不會便宜，反正買賣了都是小股東付的錢，世樹集團則將股份拆細，再發紅股，以分薄李梧桐的持股量，以求將他逐出董事局為止。

怎會是李梧桐呢。他沒想到會在馬場見到李梧桐。李梧桐星期六不是去打高爾夫球便去開小型飛機，他不賭馬，即使有時要他來陪客，他總是十分沉悶的樣子，方玉樹也不勉強他了。方玉樹和劉松在廂房裏看好「愈戰愈勇」，快要開跑，他上廁所，就在走廊碰到了李梧桐。他見到他，怔了怔，他見到他，也怔了怔。開跑了。李梧桐說，便急急隱沒在人群裏面，拐個彎，入了房間。方玉樹不由自主，追了上去，愈追愈慢，慢得在門前停了步，那是美港船塢香氏的房間。

「愈戰愈勇」從出閘開始一直帶頭，芳菲看得熱，脫下草帽來，揮動着，說你贏

了。方玉樹鐵青着臉，看着她，十幾歲孩子的母親了，眉細如柳，似蹙非蹙，時常按着心，按着頭，有甚麼地方在痛似的，然後微笑，說沒甚麼的，是這樣的麼。他想他是李梧桐或許他會愛上她，他是戴芳菲他也會愛上李梧桐，他便問她可見到李梧桐了。芳菲微笑說我見着了。笑得那樣溫柔，就像他就是她的愛人。方玉樹緊緊握着芳菲的手腕，問她可真的見到李梧桐了。芳菲見方玉樹雙眼發紅，瘋了似的，拉扯着，無法將手抽回去，知道他正要和劉松談生意，便叫劉松的名字。劉松見方玉樹警察一樣扭太太芳菲的手，想他夫妻吵架了，便將方玉樹拉到酒吧喝酒去了。

一整夜，方玉樹碰碰的拍芳菲的門。

怎會是芳菲呢。她出賣他他要殺死她。

這一剎那，李梧桐幾乎是愉快的了。方玉樹的嘴唇微微向上抽動，雙目通紅，他知道，在辦公室裏方玉樹就會踏爛垃圾桶或打碎一盞甚麼燈。但這不是他的地方，「愈戰愈勇」要跑了吧，他知道方玉樹會押連敗三場的「愈戰愈勇」，他甚至知道他等一下會喝酒，還未跑完馬就會喝到醉醺醺。他想他比戴芳菲更瞭解方玉樹。但他不再是他的

人。他沒做些甚麼，也沒想過要做甚麼，他以為自己老早已經沒了尊嚴，但他在會上反對收購美港，指風險過高，方玉樹拍的合上文件，罵他沒腦袋沒春袋，其他董事低着頭，沒笑，李梧桐還是噙的紅了臉，不由站起來。方玉樹抿唇笑，問他，你知道你在做甚麼，李梧桐便緩緩的再坐下來。方玉樹愈來愈不像話了，解僱了露絲和司機，便三天兩天的換秘書司機行政助理，換到人力資源經理李察·陳都來投訴，再這樣下去他也得辭職。他無法再跟他說話，他開口說，方玉樹，他竟然罵他，方玉樹是你叫的麼，我是博士了，甚麼社會科學榮譽博士，你不會叫，方博士麼。李梧桐沒話，只是靜靜退了出來，他沒做甚麼，卻第一次，想到離開。

離開了，方玉樹無法再找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他知道他也知道。

方玉樹不會讓他離開的。他是唯一一個會叫他方玉樹的人，會罵他，你真是蠢，勸他，你勿忘形。方玉樹要留他在身邊，折磨他。

方玉樹爲甚麼要折磨他，他攪不清楚。或許只因爲他心裏有病。

如果能夠折磨到方玉樹，李梧桐會非常快樂。

關上門的那一剎那，方玉樹胃痛一樣的表情，給他一剎那的歡愉。就那麼一剎那，

他靠着門，閉上眼，朦朦朧朧的，覺得心裏空空的，幾近哀傷。他張開眼來。那時候，那時候不是這樣的。

美港的大太子香遠明，一把搭上了他的肩。李梧桐看着「愈戰愈勇」大大超前，姿態漂亮的掠過終點，便決定回絕香氏。

方玉樹是這麼一個聰明敏銳的一個人，又是這樣的涼薄，真是混世魔王。

李梧桐原可加入美港船塢，托出全盤收購計劃，作為香遠明重金禮聘的回禮，但他甚麼都沒有說，他只是說，方玉樹是這麼一個聰明敏銳的一個人，又是這樣的涼薄，真是混世魔王。雖然他知道，方玉樹不會相信，他甚麼都沒有說。

戴芳菲可受苦了，李梧桐忽然想。

多年前我在越南，那時越南剛開放没多久，只記得街上人很多，沒甚麼事情的，都坐着。那時換黑市錢很普遍，在酒店外的洞街就有一行一行要兌美金的人。一直我都在酒店換錢，一美元兌四千盾。一天入夜，我在閒踱，有人跟着我，說換五千盾。我說不換，不換，他說，五千二百吧，我說，不換，他說，五千二百五十吧，我想，也好，

換五十塊美金。他說，換多點吧，多點有便宜。我便說，換一百塊。

後來可以想像，他換給我的只是一疊廢紙。

他帶我到後巷去，幽幽暗暗的，拿出一疊越南盾來，說，你看。

也不知道怎樣變成廢紙的。他們已經騎單車遠去了。

我的心一直在跳，是因為那一百美金，還是因為我的心的意念。

我希望得到更多，我想為甚麼不可以得到更多呢。

當時我出差。我可否在報銷單上寫上：「生命中無可避免的損失」

事情不完全出乎方玉樹的意料，他還是像狂牛一樣咆哮，暴風一樣推開李梧桐的門，收購期間，他逼他放假，今天應剛上班。他的秘書一臉驚恐說，李梧桐腸胃炎，剛到醫院去了。方玉樹也不知道他怎樣開車去的，只記得陽光很猛烈，又下着很大的雨，雨怎樣撥都撥不開，為甚麼會下這樣大的雨，都滴在他臉上了，他停下車來，才發覺自己流了一臉的淚。是他，一定是李梧桐攪的小動作，香氏到證監處打小報告，說他的世樹和劉松的麗高集團聯合行動，聯合吸納股份多於百分之三十五的臨界點，必須全面收

購。自從方玉樹和劉松從市場吸納美港股份以來，美港股價上升幾近百分之三十，全面收購需資金六十億，而美港的資產價不超過四十億，即使方玉樹有足夠資金，全面收購亦會損失慘重，更何況他没法籌集這筆龐大的資金。證監正在調查，香氏美港船塢停牌，香遠明勝券在握，還邀他打高爾夫球，那天天陰，方玉樹不停的流汗，香遠明一揮入洞，說，你手頭有的美港，賣給我吧，輸少當贏，一算，這一仗損失三億，因此欠銀行總貸款十億，每年八千萬利息他根本無法張羅。他站在醫院大堂，雙腳不停發抖，醫院的牧師經過，拍拍他的肩。他找着李梧桐又怎麼樣，他即使找黑社會殺了他又怎麼樣，李梧桐已經不再是他的人。他何苦讓他見着他的狼狽相。他轉過身來，身後寒颼颼的，燈光從頭上照下來，他身後沒有影子。

沒有影子，只得他獨自一人。

他砰的踢開了門。他是丈夫，王菲沒有權關門。即使所有人都關上門，她不可以。她坐在床邊，看着他，雙手緊緊的抓着枕頭。方玉樹獸似的爬上床，要拉開她的被。她沒作聲，只是抵死不肯放開。方玉樹捉着她雙腕，要拉開她雙手，她便踢他，邊喊他，

走開走開。他一巴掌刮她的臉，罵她，臭貨，仆街，你老母爛臭雞。他不知道他在說甚麼，他只想在她身上抓一條一條血痕，他愈着力她愈掙扎，他在她耳邊道，你再動我殺了你。戴王菲又急又痛，一臉都是淚，只曉瘋狂的咬，有甚麼咬甚麼，把他們所有的，都咬個稀巴爛。臭貨，你招打。方玉樹在她的耳邊說，王菲轉頭咬着了方玉樹的臉，方玉樹痛得哇的叫了出來，便不由分說，按着王菲，脫下襪子來，塞進她的嘴裏，一把咬着王菲的耳朵。耳朵小小冷冷的，流着小小的血。方玉樹牙癢癢的，恨不得咬死她，牙齒深深的陷在輕軟的耳骨裏，咬死她。

戴王菲死命的掙扎，耳朵涼涼的，方玉樹沉沉的滑倒在床上。

探手一摸，都是血，她已經沒了耳朵。

方玉樹左臉頰上一圈圓圓的牙齒印，像石榴花盛開。

王菲扳開他的口，在他的口裏拿回她的耳朵。

他死了，而我沒了耳朵，王菲想。

她掩着耳拍拍的跑到樓下廚房，將耳朵扔進冰箱裏，才到客廳掛電話報警。

一抬頭，樓梯牆上，一個一個，血手印。

她一怔，拿着電話，說不出話來。

「最後我想到了捨棄。如果根本無所欲，就無所謂欠缺。」

李梧桐走了。她並不意外，只說，哦，是嗎，甚麼時候走的。他還提走了公司百多萬現款，將他名下所有股票認股證套現，公司的二十幢樓宇他收了共四百萬訂金，連公司用來招呼客人的兩架積架房車，一架六十呎遊艇賣得一百五十萬，他帶着近千萬現款，可以讓他落後國家非常富裕的過一輩子。警方初步調查，他到了牙買加，行蹤不詳。一九九七以後，多國國家沒有和香港政府簽定新的引渡協議，舊的引渡協議，因由英國政府代香港簽定，九七以後作廢，李梧桐可謂海闊天空，不愁香港警方抓着他了。李梧桐走了，她還記得他嘴唇的溫暖，手的強壯，但他就這樣消失了。

方玉樹甚麼沒帶走的便走了。

他死後她連夢也沒夢着他。雖然醫生診定他是心臟病發，但她總覺得是她殺了他。如果不是她殺了他，她怎可以這樣徹底的忘記他。

她可以像少女一樣生活。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人將政權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英國人在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一百五十年的統治。

事情好像很遠呢，但就發生在眼前了。

保羅·黃慌失失的掛電話來，大難臨頭似的。戴芳菲一點都不緊張，只說，哦哦，這樣，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如果是，我便沒有選擇。公司接收官已經進駐辦公室，銀行是第一債權人，方玉樹現住這幢樓宇，市值一千萬，下個月便要交屋。我名下的產業呢，戴芳菲問。保羅說幸好你還有點物業。戴芳菲便說，這樣，你給我成立一個信託，將我名下產業債券股票撥給我女兒小無。保羅頓了頓，這樣的事情你要想清楚，信託一旦成立，所有業權你不能討回。戴芳菲只說，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捨棄，還是追求。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地產股市狂升還是狂跌，還是結果一樣。

沙田小瀝源村的溶屍案，涉嫌殺死一名女子並將其屍體於屋裏浴室，倒以腐蝕性液體溶屍的兩名犯案男女，是一對情人，該名被殺害女子是男子的前度女友。兩名被告被起訴後，女子承認受害人為她一手所殺，男子無罪釋放。男子在羈留期間，與一名探望他的社會工作者，成為男女朋友。這就是聲色喧嘩的 Patrick David Wong 溶屍案。Patrick David Wong 是個衣着講究的男子，證供指出他喜歡開名貴房車，並有各種昂貴消費的習慣。Patrick David Wong 出獄後，還接受電視訪問，聲稱做了信徒。後來就沒有了他的消息。

我的朋友祖很像 Patrick David Wong。不但樣貌像，衣着像，還有甚麼地方，說不清楚，很像。

每次我看見祖我都不禁笑起來，說，你很像 Patrick David Wong。當然他沒有被告殺人。殺人不是隨時隨地會發生的事情。

他不過很喜歡買東西，尤其喜歡買衣服。

流行古齊他穿古齊，流行華沙滋他穿華沙滋，我常笑他，你穿得像個扯皮條，或甚麼傑出青年。

他又很喜歡看時裝雜誌。打開報紙就看時裝廣告。

我以為這無傷大雅。

後來他宣佈破產。

他又不是做生意，又不是炒股票，不過在酒店當個公關經理，我不明白怎會攪到破產。

他一直沒找我。從他的舊女友處聽到，他欠下銀行和財務公司數十萬元的債。他沒甚麼地方用錢的，不過是買衣服。

買衣服買到破產。宣佈破產，大概讓信用卡公司無法再追他欠款。

我想起來都會笑，買衣服都可以買到破產。

可沒人逼着他買。

我想打個電話嘲笑嘲笑他，他家裏的電話老是留言信箱。

他舊女友打電話過來，說，他自殺了。我問，他死了嗎，她說還沒有。這敢情好，我們開一個派對慶祝他自殺不遂，我說。

派對在我家開，人可真多，他的前度女友們和她們的男朋友們都來了，還有我的舊男友們和他們的男友們，他們打從和我談戀愛後，都變成同性戀者。我們開香檳，吃煙三文魚，忽然有人想起，我們這派對甚麼來着，為甚麼祖沒有來。又有人起哄道，找他來找他來。祖的舊女友想起甚麼似的，道，他不能走了。他一直在醫院裏，深切治療病房，腦部缺氧昏迷，一直沒有醒過來。有人就說，這樣他買這麼多衣服有甚麼用。有人又說，這是一種病，叫做強制性購物。

祖到現在還昏迷，不知算是死還是活。

他昏迷後我對很多事情都失去了興趣，尤其是各種美麗動人的廣告。

而溶屍案的發生，根據法庭證供，涉及不過幾十萬的金錢。

戴芳菲其後的命運，由一個十元硬幣決定。她站在紅綠燈口有點猶疑，到底彎身拾起那十元硬幣，還是挺身而過。不過是一個十元硬幣，捨棄或追求，她無法想像和她以

後的人生，有甚麼關係。

一念之差。

她彎身拾起十元硬幣。方玉樹死後她便開始搬屋，從淺水灣三千呎的房子五千呎花園搬到中西半山區的一千呎公寓房子，東西擠到滿滿的，衣服都掛出客廳，她從來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衣服，她以為自己不過老穿幾條裙子。這麼小這麼吵，她每天起來便頭痛，住三十四樓。可以望到西區海底隧道的塵土，維多利亞港泥黃一片，她站在窗前便想往下跳，嚇得連忙裝上窗花，又將一個大衣櫃頂在窗前。她站在屋裏像站在一個洞裏，那麼多衣服這麼多清花瓷器維多利亞傢俬，把她深深陷在裏面，她不過是一隻田鼠。她便決定要搬屋。

原來都是錢作怪。她必須忍受細小嘈吵的房子，為甚麼從前她不知道香港原來這樣細小嘈吵的呢。她只好搬到了愉景灣，小小的兩層房子，小小的花園，眼前有海，她以為可以住下去。七月颯颯風，小無還未放假，在香港島上學，回愉景灣的小輪停了航，

她在橫風橫雨的碼頭等，或許有船呢，或許有呢。小島的電話又全部故障，她在碼頭來來回回，等了一個晚上。小無坐第一班船回來時她不由抱着小無痛哭。

結果又搬回市區，變賣了古董傢俬，扔掉了閃亮織錦的衣服；這些東西她用不着。銀行的存款愈來愈少，信託每月所得的都歸小無，她到超級市場開始要看價錢；從前她不知道原來一盒橙汁都要二十元。這一次搬到北角老區，沒多遠就是街市，又吵又髒，但奇怪，她沒想要再搬。她沒有這樣的能力。

十元硬幣，或許可以買個希望。她拿着十元跑進賽馬投注站去買六合彩。她想她失去了丈夫，沒了家當，她應該有一點點小運氣。

她當然沒贏到千萬獎金，甚至稱不上甚麼意外之財。不過是幾百元的安慰獎。

芳菲緊緊的握着那幾百元紙幣。四十歲了，這是她一生第一次手握自己賺回來的錢，雖然是來歷不正當的金錢。

但管他正當不正當，反正是真金白銀。

這麼少，才幾百塊，但比往日那幾十億更爲大。

「但如果我捨棄。」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香港股市受美股強勁升勢帶動，加上歐洲基金大量入市，恒生指數一天上升四百點，直逼二萬四千點。

受到股市升幅影響，樓市亦急升，優質樓盤「九七城」，以每方呎一萬八千五百元歷史性高價開賣，樓盤超額認購六百倍。

幾百塊，可能可以賭一賭。幾百塊，就此輸掉，也沒甚麼。芳菲到此田地，她輸得起。她的律師保羅·黃掛電話來，通知小無租金被樓價帶動，已經大幅升高，信託名下的物業收益，預期下半年每月可增二萬元。芳菲接的電話。她知道保羅喜歡賭馬，便問他，這個星期六我想投一點注，買甚麼才好。保羅便說，不如我們到馬場玩玩吧，反正你閒得慌。

她的草帽手套全丟了，她再沒有上馬場的行頭，只好穿一件絲襯衣，披一條絲巾，戴一串舊珠鍊。保羅開着小跑車來接她。見她，笑說，這年頭，你們這樣的人不多了。

芳菲紅着臉，說，是呀，我是老派人。保羅笑說，我最老成持重，不知是否經常穿黑西裝的緣故。然後他湊近她耳邊說，我最喜歡老派人的了。

她輸掉了那不勞而獲的幾百元。她贏的是另一些。

不見得保羅會和她這個小寡婦認真。保羅比她小五六歲，單身，正是黃金年華。她總是取笑他，多少少女爲你瘋魔呀，你卻來煲老藕。保羅只是笑笑，說，我又不是黎明劉德華，然後伸手過來握着她，送她回家，在她的家門直吻她不肯走。兩個人熱得渾身是汗，就像很熱情似的。那個星期的社交週刊，芳菲卻見到保羅和一個女演員雙雙去看時裝表演。

她沒有權利質問他。她甚麼都不是。

午夜他掛電話來說想見她。她問幾點了，他說一點了。她說，怎麼，剛看完時裝表演嗎。他靜了靜，沒說話，便掛上了電話。

以後律師樓掛電話來都是他的秘書，有時是他的助手。

芳菲覺得長日難當。她希望她不是現在的自己。
她可以賺錢，有很多很多的尊嚴，很多很多的自主。

賺錢，而且要快。

這跟保羅·黃無關，她告訴自己。他不過偶然在她生命中出現。

低買高放，這個遊戲很簡單，也很容易輸。芳菲卻看得勤買得狠，也懂得分散風險，期貨黃金實貨外匯一起買，賺一些蝕一些，當初幾萬元本金，七八個月下來，賺了三倍。方玉樹常說，股票期貨抓急錢，真正的投資一定在地產。地產大有大炒，小有小炒，最重要是有第一間房子。連同自己的積蓄，芳菲看好九七樓市會上升，入了一間房子，股票再有斬獲，再買第二間，第三間。從前唱天佑女王，現在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她可感謝英國政府和共和國，一交一接，讓她大翻身。

人們一思索，上帝便發笑。戴芳菲在想應該彎身拾起那十元硬幣，還是不顧而去，她無法想像，亦無從選擇，她後跌死還是不跌死的命運，雖然她跌死還是不跌死，又與她當初拾與不拾這十元硬幣有關。

不但要買房子，還要坐擁豪宅。芳菲開了一間地產公司，終於得償所願，購入了中環半山頂樓的一間貴價樓宇，正好慶祝她的地產公司開張，她邀了整個中區地產經紀和股票經理到空房子來開派對，晚上好觀慶祝回歸的煙花。世紀盛事呀，她說。百年一度呀，他們說。甚麼百年一度，香港割讓的時候可沒放煙花大巡行。芳菲還是笑嘻嘻的。從陽台望上去，殖民地時期的維多利亞房子全屋都亮了燈，過聖誕似的。這樣的房子九七之後一定會升值，現在就要用現金去搶一幢。一幢怕要六七億吧，香港銀行比較難，泰國銀行不知有沒有辦法。戴芳菲正盤算着，他們已經嘩嘩嘩的在露台前擠，好漂亮呀，嘩，寫甚麼字呀。芳菲擠在他們後面，只看到幾星餘光，便一味的向前擠，你們給我看，給我看，幾十人擠在細小的陽台上，芳菲只好踏着人的腳背向前擠，向前擠，人給掛空了來，掛在半空中——

到底跌下，還是不跌下——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香港股市受強勁拋售壓力，加上歐洲基金大量撤走，恒生

指數一天下跌四百點，直逼七千點心理關口。

受到股市跌幅影響，樓市亦急跌，優質樓盤「九七城」，以每方呎四千五百元歷史性低價開賣，認購額不及五成，發展商將樓宇收回作出租用。

戴芳菲忽然明白，方玉樹那夜踢開她的門的心情。

她剛回來小無在看電視，股市跌到金裂玉碎，她還在笑嘻嘻的看電視。你多大了，戴芳菲忽然氣得聲音都發顫。你多大了，你成天看電視，你老爸死了你在看電視，你老媽賣金賣樓還欠經紀行一屁股債你在看電視，你要失你的處女時你是不是邊做邊看電視。數說得小無臉紅耳熱，關了電視機，立即開了收音機。哈哈，今天股市大跌，看來還會有很大跌幅，各位投資者小心了，哈哈。那永遠在哈哈的節目主持人，芳菲多麼希望他她全家斃，看她他還會不哈哈。芳菲關了小無的收音機。小無黑着臉，看也不看她母親，逕自回房間，鎖上了門。戴芳菲在她門前，拚命的敲着，你開門，我養到你這麼大，你没資格關門。小無愈不開門，她愈吵愈大聲，小無還是不開門，芳菲敲得手掌通紅，沒了辦法，便回到客廳裏，開了電視，開了收音機，把聲浪扭得最高最

高。在一陣一陣的嬉笑聲裏，想起了方玉樹。

或許在小無心裏，她已經跟方玉樹一模一樣，把錢看得紅太陽這麼大。要賣樓找期貨的數。她不甘心她一萬個不甘心。

股票不過是一張紙，樓是樓，可以搬進去住的，一轉手就換大把大把的錢，她捨不得。

她捨不得。這樣不捨得，幾無所謂自尊。

她決定去找保羅·黃。

他們決定要加我薪水，還要升我職，以為我會十分感激的時候，我卻決定離開。

我決定離開是因為馬車路。不，不是因為他與我不和，沒有這樣的事。我和馬車路在工作上是伙伴，他有時會幫我買平價燕窩。

我離開是因為難堪。難堪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想我是個機靈的人，我懂得避開讓我難堪的人和事。

是馬車路。四十多歲的男人了，肥肥大，肚子挺得挺高，躲在廁所裏不肯出來。

我在男廁門口叫，馬車路，你怎樣了，你出來。

開會時剛當上合伙人的小老闆當着衆人叫他肥豬。肥豬你不要說話，你的英語不好，是 workload 不是 workload。還有，是 in my opinion 不是 in my idea。

小老闆是哈佛工商管理碩士，馬車路連中學都未唸完。不過，小老闆還在唸小學的時候，馬車路已經充當司機接送送，雖然馬車路其實是撰稿員。

馬車路是撰稿部門的主管，剛上任的創作總監收到他的廣告稿，表演似的，將稿飛到半空中，說，老套，垃圾。然後叫實習的大學傳播系學生進去，你改改。

自此他每天八時就上班，不到晚上九時不肯走，不知哪來這許多事情要做。他總是滿頭大汗的，改改改，寫寫寫。

他給我看他的稿：相分才知相憶深，靚靚靚。還問我寫成怎麼樣。我很不好意思，只說，還好還好，不過你最好再多想幾個稿，現在新人事新作風。

創作總監的助手要移民，他們要考慮升任的人選，我知道他們想升我，雖然我負責製作。馬車路知道了，便問，你估計他們會不會升我，這個職位我很有興趣呢。

我也曾說他，何苦來。薪酬也不多，這樣犯不着。

通告出來，副創作總監職位暫時懸空，馬車路調任高級撰稿員，小劉也就是他原來的下屬，升任撰稿主管。他在通告板前握着拳，咬牙道，我要辭職。

第二天他照舊上班，還收拾物品搬出房間。

聖誕節公司開派對，客人送來了紅酒火雞乳酪。馬車路已經降職幾個月，他沒事人一般，只是他星期天都回來上班，老闆不走他不敢走，老闆還未回來他已經坐在電腦前寫寫改改。聖誕前夕大家都不工作，在公司裏狂吃，幾個老闆都喝得昏昏然，再開一瓶紅酒，竟然是酸的。小老闆把餘下的五六瓶紅酒，一把塞進馬車路懷裏，說，酸的，你要吧。馬車路躬身抱着壞酒，還說謝謝謝謝。小老闆喝得多了，呼的一聲，打翻了桌上的香檳，瀉得滿地酒泡。馬車路急忙放低一懷的壞紅酒，掏出手帕來，為小老闆拭抹，一邊在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有沒有弄壞了衣服。

我決定離開，是因為這一幕，實在慘不忍睹。

今天是馬車路，他日便是我。

我想到尊嚴這樣便宜，甚至沒有一個價錢，人們隨手將之奉出。

他們說，這就是生活。

陰與豔的女子，比小無大不了多少，掀起戴芳菲的衣服，拿拿捏捏，像買一條魚似的，戴芳菲想這犯不着，又賺不了多少，不及股票上落一個價位，便對女子說，我不幹了。女子縮回手，笑，這麼容易便生氣了，我習慣了，無所謂，對不起了，這樣你到底幹不幹。戴芳菲猶疑了，她要尊嚴，她更要錢，更何況她不過是當收銀員，如果她肯把房子抵押，說不定可以借點錢還給經紀行，她可以打工慢慢還。只要她的樓還在，總有翻身的一日。女子看她眼睛轉轉的，便道，你這麼老了，我們都不會鼓勵你接客，這份工作，比一般當收銀的薪水高一倍，你應該賺呀，不要跟容易錢鬥氣。就這樣，戴芳菲就在夜總會裏當收銀員了。

她沒想到自己會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方找生活。但也不見得比拍保羅·黃的門更沒有尊嚴。

他的秘書着她在辦公室等，和買樓賣樓離婚立遺囑的一起等，芳菲看完一本又一本週刊，已經是午餐時間，連接待員都出去了，接待處只得她一個人。

保羅出去時她還是認出了他的背影。

呵，是你，對不起，我忘記了。保羅伸出手來和她握一握。我有午餐約會，有甚麼事情，午餐後再談好嗎。戴芳菲亂了手腳，一古腦站在門前，道，我現在就跟你談。保羅也不堅持，請她入辦公室，道，五分鐘，談五分鐘吧。

開口這樣艱難，比說我愛你遠為艱難。

戴芳菲結結巴巴老半天，都說不出完整的話來。保羅握着雙手，微微笑，道，不用急，慢慢說，我明白。

芳菲的話完了，保羅靜了半晌，方說，如果每個炒股失敗的人都來我這裏借，我這律師行還敢開門做生意嗎。

芳菲想說，我跟其他炒股失敗的人不一樣，她怎可以說呢，我跟其他人不一樣因為我跟你上過床。

她想，她以為她已經尊嚴掃地，但這話她畢竟說不出來。

保羅掏出銀包來，抽了兩張千元紙幣，遞給她。

她伸手去接。她伸手去接。

管甚麼呢，有錢就有尊嚴。她過了這個難關，她會有很多很多的尊嚴。

謝謝，她說。聲音這麼低，保羅還是聽到了。

沒關係，朋友要互相幫忙。保羅拍拍她。我下次請你吃午餐吧，保羅說。

芳菲有時想，股票如果大升，她的命運可能會不一樣。

她燒死還是不燒死，跟股票升或跌有甚麼關係。

還是都因為她的心念。她要。她渴望。她不捨得。

酒吧發生火警時人們照舊跳舞，無上裝女郎照舊侍酒。火警每個月都幾乎發生，有時是電線過熱，有時是酒客打架，蹣跚了蠟燭。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場真的火警。人們意識到要逃生的時候，火舌已經席捲舞池酒吧桌，前後門已經熊熊的燒起。戴芳菲還將收銀機裏所有現款連同一大袋硬幣包起拿着才逃生。這麼重，她可以就這樣燒死，也可以挾款逃生，賺它一兩萬塊。

即使她不燒死，或她燒死，即使她捨棄，又怎麼樣。捨棄就可以贖罪嗎。

她直身而過，無視她腳下的十元硬幣。戴芳菲並沒有得到她的安慰。小無和她關在細小的房間裏面，奧大利水晶球掉了一地，燈已經不亮，小無的檯燈只剩下燈泡，光禿禿的，一張鍍金宮廷床已經露了裏，綿織四散，外面電視開得吵天響。小無靜靜的跪下來，將表格放在床上，叫她，媽媽，你簽吧。戴芳菲有點失神，問，爲甚麼。小無十分溫婉，只說，不爲甚麼，我覺得寄宿比較好。芳菲哦的，也沒再問，便簽了字。簽了字以後，想起甚麼似的，問，爲甚麼不找你父親簽呢，你父親呀，方玉樹呀，他很會賺錢的。

自從方玉樹死後，戴芳菲老覺得惡鬼纏身。老像欠了甚麼，不知是她自己的欠缺，還是欠了誰。每走一步都像有個形容慘淡的黑衣人跟着。她不配，這許多房子許多現金許多莫名奇妙的身外物，原來應該沒有的。連人她都不配。

在保羅·黃的辦公室，她穿一條黑衣裙，沒戴首飾，臉容慘白的坐着。保羅·黃是個歷盡脂粉的人，戴芳菲的慘白與素黑，對他來說是難以拒絕的誘惑。寡婦，如果連寡

婦都迷上他……保羅·黃正道，你可決定將物業股票都轉給你女兒小無的信託。戴芳菲簽名的時候，保羅低低道，你多麼瘦，瘦得令人心痛。戴芳菲只簽了兩個字，自來水筆停在半空中，半晌，方簽一個菲字。好像在寫，芳菲不再。

李梧桐此時在世界的那個角落。

她和保羅·黃吃午餐時她便決定了。她點了一客羊扒，血淋淋的，拌很多很多嬰兒屎黃的芥醬。保羅·黃問她閒來喜歡做甚麼，她切羊扒，血淋淋的肉塊跌在地上，保羅·黃怔了怔，她已經一手將羊扒抓起，若無其事的抓在碟上，重新切割。保羅·黃驚魂甫定，戴芳菲淡淡的說，不要浪費，現在我一窩菜可以吃三天。原來垃圾桶裏吃的多的是呢，魚喇菜喇漢堡包喇，我老公在生前我都不知道。

保羅·黃不動聲色，正正兩點便結了賬，說我要趕回公司開會。戴芳菲的咖啡剛來，他說不要急慢慢喝，自己便走了。

她連自己的乳房都覺得罪過，恨不得閹割了它。

都是物累。珍珠耳環，芳菲給街市賣魚蛋的，一隻一卡拉白方鑽戒指，給了樓下的護衛員。十四K金打火機，反正她不用，給了郵差。愈少愈乾淨。

他們進駐了她的家，她的家愈來愈像解放軍營，她並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叫她表姨的，有她叫表侄舅孀的，一下子的湧出來，問她這要不要那要不要，有個男生病了，住進了她的家，翌日醒來客房裏已經睡了四五個人。男生走了又來了一個叔婆，早上五時有十幾個婆婆在她家花園耍太極。芳菲和小無只好搬到小房間去，一群自稱方玉樹的表姊妹在客廳巴比喬燒肥牛肉，電視開得震天響。

小無也曾趕走過他們，家裏靜了幾天。戴芳菲開始在中環行人天橋派錢，上了當天的電視新聞，家中又來了一群記者，爬進屋裏等她們回家，她們回來鎂燈閃得放煙花似的。戴芳菲還英國王妃一樣跟他們揚手微笑打招呼。

是小無自己叫計程車搬到學校去的。碼頭垃圾堆處，野草叢生，竟因此來了很多蝴蝶與蜜蜂。戴芳菲站着看她上車，蜜蜂嗡嗡的在她身邊飛舞，見小無要走了，芳菲忽然抱她入懷，說，連你都要離開我了。蝴蝶停在她的髮上。

芳菲收到保羅·黃律師樓寄來的賬單。三十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五元，其中包括午餐顧問費五千元，連午餐賬單。芳菲將賬單掏在懷裏，走出花園，有甚麼死了，有屍體的氣味，或許是老鼠，或許是一個失心的女子。她打開大門，走入陽光燦爛的一個早晨。

陳松青，前佳寧集團主席，一九八三年十月與公司董事何桂全被拘捕，控以詐騙罪名，當時佳寧集團負債一百億。佳寧案也是香港開埠以來訴訟期最長的案件，至一九九六年十月方審結，陳松青承認兩項串謀訛騙二億八千萬美元，入獄三年。陳松青與司法部門的惡鬥，有其製造財富的狠勁，自八三年來，多次向法院申請永久擱置聆訊，令香港政府要負擔近二億元的訴訟費。至一九八七年主審按察司以控罪重複為理由，裁定陳松青毋須答辯，當庭釋放。按察司後來深受批評，指其判錯案，結果按察司於八八年辭職。律政署並沒因陳松青在主要控罪開脫而放棄，繼續控以陳松青其他罪名。

陳松青被捕前，貸款與陳松青的大馬裕民財務助理經理在香港一間酒店被殺，屍體被移到野外蕉林。此謀殺案開審前一天，負責佳寧產業交易的律師又離奇自殺。一名負責佳寧案件的廉政公署調查主任，疑因工作壓力過大，自殺身亡。曾審理佳寧案的按察司，辭職後第二年在塞浦路斯撞車死亡。

陳松青曾是香港的發財神話。他一九七二年從新加坡來港，不過是一個工程經理。七九年他瞞天過海，向馬來西亞裕民財務借入大筆資金，隨即宣佈收購一間上市公司，

易名佳寧企業，逼高股價，隨即開始滾雪球，以錢賺錢。八〇年他曾以十億購入中環金門大廈，半年後以十七億出售，一轉手賺十億，令香港股民如癡如醉，佳寧集團的股價兩年內上升一倍，業務包括地產、航運、旅遊。

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危機出現，佳寧卒之吹破肥皂泡，負債纍纍，八三年佳寧停牌及清盤，但多間財務公司及銀行都無法追回欠款，更不要說跟風的小股東了，手持的股票頓成廢紙。他們原來以為廢紙可以變成金。

胡禮達 Warrick Reid，原籍紐西蘭，前香港律政處副律政專員，在香港律政署工作十四年，於八九年被廉政公署起訴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翌年被判監八年。他就任副律政專員期間，曾收受一千二百四十萬元的贓款，作為不起訴的代價。他被捕後曾作污點證人，指證其他合謀貪污人士，一共十三人，結果獲減刑一年。

胡禮達於九四年出獄，並被驅逐回新西蘭。不久又因涉嫌提供假證供，再度被起訴。

毛澤東一生清廉，死後沒留下甚麼財產，生前亦無任何奢華習慣。他要的是另一些，更多，更大，也更烈。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與軍閥之中，奪取政權，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以來，幾乎沒停過武裝鬥爭，估計至一九四九年為爭奪政權而被殺害的人數達二千萬人。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揪出的右派估計五十五萬人，中右分子三十萬人，右派分子被鬥爭，發放勞改，死亡人數不詳。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極大的經濟災害，估計餓死人數約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人。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打砸搶鬥，各大城市各派械鬥，幾近內戰邊緣，估計死亡人數達二千萬。

只有透過人與人的殺戮，我們才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榮譽，更多尊嚴，更多愛。我殺，因為我想有更多人愛我。而我愛，我根本連手都不曾抬起來。我的手上沒有血。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劊子手。

「我也曾想地上何處有救贖。」

「磐石哪能流奶與蜜。」

「那時候唸初中，黃玫瑰是我們的數學老師，我記得她是因為她衣服的白，和她的微笑。她從不高聲說話，雙目卻如鷹一樣聰靈。我卻以為她的溫柔是她的軟弱。一次數學測驗我得到零雞蛋，但其實我全都做對，除了最後一條。我氣急的去教員室找她，教員室很靜，她放下紅筆，叫我，不如到外面走走。」

「校園都開滿黃玫瑰，香得可以醉。」

「她甚麼都沒跟我說，只和我在校園散步。」

「她送我回課室時才說，小心你的心，你以為最小的貪婪，會長成最大。你和香小無都是。」

「我最後一條數題是抄香小無的，時間不夠，我想得滿分，急起來，愈急腦裏愈一片空白，便抄她的。」

「自此我見到她都有點畏意。她倒是時常來問我，有沒有甚麼問題。」

「是從跟她開始學急救才知道她到木屋區診所當看護。」

「一次她病了一個星期沒上課。回來她沒說甚麼，只是瘦得可以。我到教員室問候她，她才說，她得了霍亂。」

「病好了她又回到木屋區當看護。」

「我跟她去過木屋區，她在老鼠遊走的小屋替病人洗膿瘡。」

「茶花盛放的時候她的長裙非常白。她上完課說，這是我最後一課了，也沒再說甚麼。」

「放學我去找她。她和我在茶花叢間小坐。她的手很瘦，指很修長，戴着一隻銀戒指。」

「她脫下戒指來，說，這是我發終身願的戒指。戒是有所戒，有所不為的意思。終身是不離不棄。願是救贖吧。救贖是甚麼呢唉。你這麼小，你不會明白。」

「從前我不知道她是修女。」

「她戴上了戒指，說，我要離開修院了。你看我，又不穿修女服，又不蒙頭，她們不喜歡。」

「離了學校我去找過她一次。她住在油麻地的艇戶上，為漁民看護。艇裏搖搖擺擺

擺，她在昏黑的船艙爲病人擦身。遠遠見着我，很高興，揚起了身上的灰裙。她已經穿灰。」

「以後沒有再見過她。大學二年級那年，香小無告訴我，黃玫瑰死了。」

「原來她一直有肝癌，教我們數學的時候已經有。」

「救贖並不是捨棄。救贖是甚麼呢，她亦在尋找。」

「玫瑰盛放。她比我們接近香氣，與泥土。」

「關於救贖的問題，這許多年我没再想。其後我遇到方玉樹。」

六、好慾

救贖是甚麼呢。周美枝在殖民地最後一次頒授女皇勳章宴上做了一場好戲。當夜她穿了一件火紅繡海棠旗袍，戴着一串十二釐米的南海黑珍珠，眉目飛揚，她從來沒有覺得這樣好。她在總督府宴會廳十圍宴客之間一人跳探戈舞。「你醉了。」他們說。「一個人怎可以跳探戈。」當時的港督夏拿爵士皺着眉，覺得胃裏十分不舒服。周美枝來請他跳舞時夏拿爵士正在洗手間水晶燈下嘔吐。「他不行了。」吳天順說。周美枝便站出來，說：「恭祝末代港督早日回英國賣薯仔。」律政司夏理遜站起來。「她其實清醒得很。」周美枝站在主人席間唱天佑女皇。港督的座位是空的。他總在最適當的時刻消失。夏理遜來邀周美枝跳舞，將她拉進舞池裏面。周美枝並不就範，繼續在外面鬧。

「給你一個 OBE，你們繼續努力吧，不要留我的份兒了。」她舉起酒杯來，問：「人呢，人呢。給倒霉的總督先生倒酒。我要到中南海去拜會老人家們了，要不要我替你叩個頭。」眾人開始敲杯子，銀匙敲在水晶杯上，發出美麗清脆鈴般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下去，下去，他們齊聲合唱。總督夫人艾密麗和愛德臣上將溜進舞池跳舞，樂隊奏起史特勞斯的舞曲來。待艾密麗和三軍司令愛德臣上將一曲舞罷，周美枝已經不見了，總督夏拿，變魔術似的，出現在他的座位上爲妻子鼓掌。

「再來一曲，再來一曲，愛德華。」

蔡甘銘正鬧着要轉桌子。「怎麼攪的，他只不過是個工人。」蔡甘銘在走廊跟總督的社交秘書投訴。哀綺思·湯臣是個灰眼皮皮膚蒼白的英國女子，鴿子一樣跟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又是華人巴士公司董事會主席蔡甘銘點頭。「他是民意代表，代表工人的利益。」「現在年代不一樣了。」哀綺思·湯臣一把拉着剛經過的吳天順。「這是今年的

十大傑出青年吳天順。他是個世界排名第八的眼科醫生。」「愈來愈不像話了，有個工人坐在我旁邊。」「是呀，普通人都跑進來了。」「安地·維荷在罵年輕的侍應：「你這些土狗你懂不懂我們西人的禮儀。你絕對絕對絕對永永永永永永不將手放在我面前。你的管家沒有教你麼。」「總督管家包華先生連連向美國領事維荷先生道歉。年輕人滿臉通紅的退回廚房。李君明呵呵大笑：「我家三代都是劍橋生，不會進倫大或哈佛史丹福這樣的大學。」「史德明顧盼四方，到底張美美有沒有被他吸引呢。她有沒有讀到紐約時報給他做的訪問。」「她不過是個小律師，不明來歷，還攪甚麼平等機會法，可能是個普通人家的女子。」「怕她會自卑，高攀了我。」「紐約時報說史德明是最有前途的青年政治家。他站在水晶鏡前看自己。榮依和呼鈴打破了水晶生果碟。」「北京來的鄉巴佬。」「總督新聞秘書華齊先生揚起餐巾，隔着他自己。」

總督夏拿爵士走在月色明朗的走廊上。宴會廳隱隱傳來「匈牙利狂想曲」。他一個人，背着雙手，在月色中踽踽。

周啓明在花園聽到人聲，嚇了一大跳，一看，原來是總督。「你怎麼在。」「是呀，我在。」「人真是多啊。」「人真是多。」「月色真是美呀。」「月色真是美。」

其後二人便靜下來。原來就沒甚麼話好說。周啓明覺得夏拿來了幾年，眼袋深黑了不少，臉都是灰灰的。「還有幾年退休了。」「還有幾年呢。」「有孫兒吧。」「有，有兩個。」「看着孩子成長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很快樂，因為希望他們比我們更好。」「我很想多點時間看看孫兒。」「孩子最公平，你待她好她便待你好。她不會問你是誰你有甚麼。」「窸窸有蟲鳴。」「有點涼。」「秋天快來了。」

周啓明記起夏拿總督那個晚上的話，總覺得十分寂寞。也說不上是誰的寂寞，為甚麼寂寞。每個星期二早上都在行政局會議上跟總督開會，周啓明沒想過夏拿會有無話可說的時候。當他們沉默，靈魂彷彿就此浮現，如果有靈魂的話。

總督就在當夜宴會散後，心臟病發。總督夫人艾密麗說，他死得很平靜，她早上醒來的時候，他的身體經已冰涼。

沙崙玫瑰說，靜默與溫柔。

在靜默中懺悔，在溫柔之中生長。

救贖是甚麼呢。最後一個港督人選沒有定奪，他們已經忘記了總督的名字。「呀，那個心臟病發死的港督。他死了呀，誰誰誰可沒了靠山。」兩大英資集團和最大英資銀

行的董事立即到唐寧街十號游說，英資集團支持外交部的駐華盛頓大使急臣做總督，英資銀行則支持英聯邦事務部亞太事務次官莊士敦。華資商會也不落後，立刻捐了一千萬英鎊給執政保守黨，甚至不附帶任何條件，甚麼人來做總督都可以，但吃誰的奶誰便是娘，對日益窮困的保守黨來說，一千萬英鎊可不是小數目。麥其連和當時的英國首相午夜四時從伯明罕返回倫敦，收音機播出保守黨初步點票贏得大選的消息，眾人連續三十六個小時未睡，在勞斯萊斯車廂裏不禁拍掌唱起歌來，互吻慶祝，首相悄悄的問麥其連，有沒有興趣到倫敦以外的地方工作，麥其連以為最遠不過去到愛丁堡，便說可以考慮。「到香港。去當最後一任總督。」

夏玉蓮站的當然是第一個位置。「這是第五個。過去四個總督都叫我夏大姊。」那個小老頭布達貝休想搶了她的位置。這個總督連個勳銜都沒有。就叫麥其連先生。他會喜歡布達貝嗎。「布達貝那小老頭的布政司職位怕不保了。他的退休金起碼有五十萬英鎊吧。」寶達緊站積健斯身後，也不知積健斯能否繼續當財政司。銀行董事會決定擢升李志東做總經理，一百三十年來這間英資銀行第一次委任華人做總經理。麥其連會喜歡積健斯嗎，還是他會喜歡李志東這樣一個四十歲還不到的年輕人。「阿貓阿狗，只要在

這寶櫈一坐，管誰比你高一呎都會屈下身來叫你尊貴的。」禮賓司狄更遜先生正在皺眉嘆氣呢。麥其連的伊利莎白號靠了皇后碼頭，禮炮鳴響了二十一響，灰眼睛的首席法官芝華士連眼睛都沒有眨過，乾巴巴的。「他是個驕傲的人。」麥其連昂首走過，沒有跟任何尊貴的握手。他只是低下頭來，神情肅穆，低喚各人的名字：「張炎光先生。」「杜爾女士。」「李何桂芳女士。」「乃路臣先生。」彼得·周低低的：「我是民主自由黨的。」麥其連伸出手來。麥其連的女兒在打呵欠，記者的閃光燈如煙火照耀。比雅翠斯從來沒見過這樣亮麗的海港。「我們當然有權要求新總督委任我們加入行政局。」「那些窮人選出來的人加入行政局，這會是甚麼世界。」「唉這會是甚麼世界，成羣人衝上港督府。」

平日梁醫生前梁太平紳士後的守衛忽然變了臉。「立法局要關門了，你快點走吧。」梁文正懷疑連守衛都知道些甚麼消息。「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劉亮從會議廳衝出來。他以為他這個廉政專員可以當到退休。他一陣暈眩，二十五年，足足二十五年。張國定不敢回家，便到旺角去找小姐按摩。他妻子一定看了電視新聞。「人人自危。下一個到底會不會是我。」高茂華眼前一黑，險些兒跌下樓梯去。跟前鬧哄哄的一

幫人，立即消失。「這麼快，人一走茶就涼。」王喜思一直没收到消息，可能可以保存下來，可能下一刻總督揮起手就叫她走。怎麼辦呢，她連中文都不會看，普通話又不會說，北京會要她嗎，難道她就這樣打成普通人，連過海關都要排隊，街上沒有人認得她，警員甚至會查她的身份證。她拿起電話久久不知道要撥甚麼號。這個下午她回了家，說病，沒去開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會。

家裏靜悄悄的，原來下午的陽光可以斜斜的照進來，窗前那株橡樹已經長得像小無那麼高。小無站在她面前，嚇得她一大跳，怎麼，小無長得比她還高了，手長腳長，不知往哪裏擱，見到母親，十分靦腆，不知怎樣招呼她。王喜思招她，坐下來，坐在她身邊。二人坐在陽光裏，王喜思感到陽光的微熱氣息。「你今年幾歲了。」「十三。」「讀中三了。」「讀中三了。」「夠錢用嗎。」「夠。」「有沒有甚麼想要的。」「沒有甚麼想要的。」「對不起，媽媽這些年來都很忙，忽略你了。」「小無看着窗外的一隻灰鴿子，咕咕的叫着。「媽媽以後可以多點時間陪你了。」「有白鴿。」「鴿子啞的飛走。王喜思沒了話。小無不敢離開，百無聊賴的眨着眼。「你回房間做功課吧。」「小無影似的急急消失。」

王喜思坐在淡淡的日光裏，久久不動。

她的手背不知何時長滿了皺紋。

甚麼是救贖呢。沙崙玫瑰一無所懼。

因為強壯，所以可以謙卑。

「他們不過是一群餓狗。狗吃飽了尚知饜足。」周八軍沒想到這麼容易，給他們一點點骨頭，他們就群起廝鬥。這樣容易。比當年父執輩奪取中國政權容易多了。「這麼多人唯恐不及。不費一兵一卒。」他都這麼老了，周八軍想來想去都不明白，利德還捲着舌頭學國語。他這一年來講的國語比他一生講的廣東話還多呢。周八軍想說他不過是個接收港澳事務委員會的小秘書，利德是退休司級官員，他犯不着巴結他。「魔術棒一揮，衣衫不整的小丑歡欣起舞。」周八軍讓容黃曉雲笑得他全身都發麻。國慶酒會上過氣議員容黃曉雲在新華社官員之間，一直笑一直笑。「張老李老，甚麼時候賞面一起去試試駱駝掌猴子腦？」李懷柔卻在慶祝回歸委員會的大會上哭了。哭得白素音臉紅耳熱。「鳳凰和烏鴉一道了。」李懷柔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可不像他們那幫人投機取巧。宋承雙老愛身體肩膀的挨上來，嚇得周八軍老後退。又不是舞小姐，又不是同性相好，

不過是個民主派。「唉有人還以為選票就可以選出良心。」劉志珠拉着周八軍要他安排去見鄧小平。「政治鬥爭鬥長命。」劉志珠有八十四吧，又不是沒吃的穿的，還這麼大的興頭，她還要選特區首長呢。周八軍沒想到這個差事令他他人見人愛。解放軍總司令來港預備接收兵營時，政壇小甜甜鄧愛心和大口美人張紅天一左一右的夾着他。「哎。」「啲。」「你這人哪。」周八軍萬想不到幾十歲的公司董事和御用大律師都會在公開場合叫春。她們誤會了，他根本没有權力把她們弄進特區行政局或給她們一個甚麼代表甚麼委員做。「有殺錯無放過。大小通吃。」其實周八軍只想好好的關上門做好他的接收工作。他的父執輩以解放中國為驕傲。

他只是感到羞恥。他們若無其事，為甚麼只有他感到羞恥，這不對。

在倫敦京士頓公園高街華商銀行董事何寬的家周八軍碰到了李至玉。「能夠令你憂慮的只是生命本身。」何寬的家遙望着京士頓皇宮，十月了，沒幾個月香港就回歸中國。京士頓公園已經滿地落葉。周八軍站在偌大的窗前看風景，一站天就黑了，這麼早。聽說倫敦冬日，只有天光幾小時。

「總是灰色。」李至玉就坐在他對面，穿一套醉紅套裝，戴一對野豹鑽石耳環，配

同式指環。這是周八軍第一次見這個被泰晤士報選為香港最有權力的女子。平日在電視見到她，總覺她十分威嚴高大，態度尊橫，原來本人個子矮小，只是頭很大，頭髮又梳得老高，便給人高大的錯覺。人很溫和親切，問他哪裏讀書家在哪裏，喜不喜歡香港倫敦之類，一點不像在鏡頭前那末斬釘截鐵。她剛辭去了港英所有的公職，打算回英國養老，才五十歲。「風大樹倒，形勢比人強。」周八軍和她碰杯。「健康快樂。」她的杯邊留下淡淡的玫瑰色唇印，好像一片玫瑰色落葉。

落葉這麼深這麼密，雨雪都可以落地無聲。

餐後人客到書房看何寬最近投得幾幅古典大師雲狄和齊雅圖的靜物畫。水果和玫瑰都是黯色的，看不清楚臉容，明明極為平靜，卻予看者憂鬱之感。他們到客廳去，何寬新娶的少妻在調大提琴的弦，要給客人演奏。周八軍和李至玉還留在書房裏，細細觀摩那幾幅靜物。「嗯，很靜。」「有沒有去投幾幅呢。」「呵，我光看不買的。」「人真正需要的事物其實很少的。」「都是虛榮吧，我到了這個年紀才明白。」「已經大半生了。」

臉容黯淡，但在周八軍的記憶裏總是十分豔麗。

救贖是甚麼呢。美麗的感覺漲滿。

沙崙玫瑰美麗的感覺漲滿。

陳一生幾乎錯以為這是舊行政局會議。整個舊行政局的人都在，開的卻是特區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換了一個主席，從前是總督，現在是我愛共產黨。「我放棄。」「我效忠。」「卑鄙的港英。」「偉大英明的共產黨。」周永能演莎劇似的，將自己的加拿大護照扔在地上。「誓死。」此一時彼一時，將來也可以誓死擁護加拿大。游以麗還是有點尷尬。她的丈夫是英國外交部次官，難道要跟他離婚麼。白狄臣的房子愈搬愈小了，從山頂六千呎大宅搬到了山下才一千五百呎的小屋，他下午三時便開始流連在香港會酒吧。「我上了當。愈來愈不像話了。」李察臣甚至要降職。當年殖民地部招聘時可不是這樣說。「混賬的官僚。」他們還逼他為英國一九八一年通過的英國國籍法辯護。國籍法訂明所有香港人絕無英國居留權。「大門在他們未意識之前關上。」程澄也做了不少跟蹤偷聽電話截郵的勾當了，英國人決定解散特務組織政治部，就把他們扔到街上。「秋後算賬呀，出賣國人的沒有好結局。」程澄以為為港英反通敵，到頭來變了通敵。阿撒還是個印籍英兵呢，二次大戰時斷了一隻手一隻腳，去年去英國探兒子時，英國移

民局甚至不讓他入境。總督府前一批又一批的苦主，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到底誰出賣誰呢，不見得被出賣的就良心清白。」

救贖是甚麼呢。混濁的世界何嘗有忠誠。

王可饒伸手讓牠站在手上。鸚鵡有點訝異，緊緊的抓着他的手，鳥爪深深的陷進他的肉裏。他就在鸚鵡手裏流了血。他嚇的趕鸚鵡，鸚鵡受了驚，喳的飛走，翠綠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看着他。看了他半晌，見沒甚麼動靜，鸚鵡又喳的飛回來，停在他的前臂上。

真靜。他在港督府當管家這麼多年了，從來沒有這樣靜。

港督的房間黑漆漆的，大概睡了吧。這是總督在港最後的一個晚上。這也是英國最後一個總督最後的一個晚上。

外頭有人放煙花爆竹，歡呼聲一陣一陣的從山底下傳來。

總督買的明式傢俬和千萊利的油畫都已運走，剩下的是從前送給各任總督的清花瓷瓶、花梨木椅、幾摺象牙扇和春夏秋冬美女圖。其實總督府和從前差不多為甚麼王可饒總覺得房子空蕩而潮熱。從前總是人影幢幢，客人一批一批的擠滿接待室。從前人人總

督閣下前女皇榮耀後。從前玫瑰與向日葵盛開。從前的灰伯爵茶清香撲鼻。從前的舞步輕盈。從前的日頭亮。

到如今。

「他們得他們當得的。」

鸚鵡左右顧盼，以眼前為荒涼。妖嬈的綠眼打量着王可饒。忽然決定了，鸚鵡啪啪的啄他的手臂，或許以為他是木頭。王可饒不覺得痛，看着牠，一下一下的啄着他的手臂。他任由鸚鵡，一下一下的啄進來。他轉過頭去看牠。他想在這麼一個無人的最後晚上，這麼靜，所有人都離開了，他可以任由飛鳥啄食，血肉稀爛，白骨盈盈，直至一無所有為止。

「出賣的人最終都會被出賣。」王可饒想到了將來。

甚麼是救贖呢。陳可端一退下來，整個人從大胖子變成了小老頭。「不能退。一退便粉身碎骨。」兒子還勸他去做義工。他將桌上所有的掃下來。「我還等人服侍我呢。」吳音不由自主的冷笑。他甚實不想變成這樣。他在電視看到昔日他的下屬在那裏揮手微笑他便禁不住冷笑。「看你看看你。」沒有了權位原來人只剩下一副骨。張華深退

下後便割斷家裏的電話線，搬走電視機，連收音機都不聽，更加避免走過布政司署立法局等地方，情願兜着路。「走得遠遠的。甚麼都不干我的事。」也曾有過短暫的覺醒。葉容也會停下來，照一照鏡子。「我長得愈來愈難看了。人說相由心生。」電話一響，首長事務委員會主席暴斃。這樣重要的職位當然要由她來做。

舞舞舞，音樂響起就不能停下來。遠遠的，艾國華見到吳若書，他在人群之中，抱着雙手看着他。論壇主持人正和一個反對全民一人一票選立法會的阿伯觀眾爭論。一定是吳若書，畢業後只在舊同學的婚宴上見過他幾次，如今同學結的已經結了。離婚再婚的都好幾個，他們再沒有這樣的場合見面。他的頭髮稀疏了不少。一分神，讓那民主回歸黨的曾興邦搶了發言，艾國華急忙湊着擴音咪，喝止他：「你没選票，你勿講話。我是民意代表，我講話，你聽。」電視鏡頭對着艾國華，他便鬼附似的嘩啦嘩啦說了十分鐘話，主持人數次想打斷他都給他喝着：「我還未完。我要說。」說到節目時間完畢，他勝利了。

論壇完畢一群記者圍着他，他瞟着上次選舉敗在他手裏的曾興邦，灰頭灰腦的插着褲袋自己一個人離開，他抿着唇笑了。

忽然又見那雙眼睛，冷冷的瞟着他。

「是你嗎，吳若書？」記者群將他掩沒。他無法再看到他。

「當然要有民主。我們就是民主。服從我們就是服從民意。」

他們散去後揚起了一圈泥塵，艾國華的褲管斑斑駁駁都是黃灰。公園裏好像只有他一個人。

散得這麼快，唉過眼雲煙。

到底那是不是吳若書呢。

他或者會發覺艾國華跟他從前宿舍的同房不一樣。

從前他不會這樣。

但他也曾以為，他找到了答案。

「我心中也有沙崙玫瑰。」

救贖是甚麼呢，人總以為可以找到答案。

「消除階級剝削。消除資產擁有者對一無所有者的剝削。」楊京生怎能說誰欺騙了他。如果他不願意，沒有人可以欺騙他。他接到港澳工委會的信，說要開除他的黨籍，

他一點都沒激動，將信順手擱在書桌裏，然後坐在客廳裏，握住了老妻的手。

四十年了，他曾經相信，而且為他的信仰感到驕傲。

「死就一世，唔死就半世。」

「那天的風很大。有個年輕女子來看我。」「她問，你對你一生會不會感到後悔？」「我覺得我們真正活着。」「活着，在錯失與謬誤之中活着。」

「我們都有我們的沙崙玫瑰。」

楊京生的書架上還有一套馬列毛全集，架邊堆着臉般大的毛澤東像。「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大團結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不要把它扔掉」楊京生站在堆滿書本的大廳之中。

「好歹留個紀念。」他的頭髮經已白透。

他脫下老花眼鏡來，揉了揉臉。

救贖是甚麼呢。劉英以為是「我不。」「我抗議。」「我反對。」

已經第十天劉英在紅星像前絕食，要求政府釋放異見分子。看守着她的警員三班替換，都是那麼幾個人，早午晚，早上八時下午四時午夜十二時換班，到第六日，換了幾

個新的警員。第八天又再見回舊的幾個。「怎麼還在？」「是呀。你們呢。」「休息了。」「去行山呀，打麻將呀，吃火鍋呀。」「還要睡多少天。」「這沒有用。這真的沒有用。」

這天清晨下了一陣大雨。警員沒雨衣，劉英給他們幾個膠袋遮着，自己的睡袋亦全濕透，大家都十分狼狽。天亮了，來接班的警員給劉英買了一杯熱奶茶。劉英全身發抖，簌簌的喝着熱奶茶。一陣大風，捲來了一把小紅傘。劉英接住了小紅傘。女孩穿着校服，站在她跟前，打量着她。

「你在做甚麼？」「我在睡覺。」「你爲甚麼在街上睡覺。」「因爲我心裏不快樂。」「你要做功課是不是？」「因爲我要的，即使要來，都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即。」「很久很久，有沒有明天那麼久。有沒有明天明天那麼久。」「到明天明天明天。」「這麼嘛，真的要很久很久了。」「這麼久，不是等於沒有嗎。」

小女孩見劉英衣衫凌亂，雙眼通紅，縮作一團，從她手中接過小紅傘，又看看自己，便蹦蹦跳着遠去。「沒有用。你的心沒有用。你需要另外一個。」

劉英想站起來，可能多天沒進食，感覺十分虛弱。做了一個站的姿勢，星光亂冒，只好緩緩坐下。

她不過想站起來。這樣簡單，爲甚麼這樣困難呢。

她的胃一陣灼痛。

救贖是甚麼呢。沙崙玫瑰在曠野盛放。

玫瑰嘴唇微張，瓣間揚着濕潤的微香。玫瑰的綠葉茂盛，清晨密密凝露吐芬芳。玫瑰的小手如雨，玫瑰的小腳緊緊交纏。玫瑰的刺是玫瑰的心，默默的跳動，在靈魂深處的跳動，無法離開，在玫瑰裏面的，或許留下了蟲，如果在玫瑰裏孕育，可能是蝴蝶，可能是蛾，可能是更熱烈更多的。玫瑰的根深深的吸納生命之泉，吞着，如果玫瑰有牙齒，可以咬出血來。玫瑰的花蕊比根還深，是愉悅之宮。如果她張開，玫瑰多麼脆弱而又強壯。她一次又一次的張開，豐富，甜美，默默的張開，氣息有音樂精靈。張開，玫瑰張開，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玫瑰在曠野盛放，最爲誘惑。

七、驕傲

我的臉孔。她們會記得我嗎？

此時的我，和昔日的我，到底哪一個是我呢？

他們迷戀的我，和真實的我，到底有多大距離呢？

我和我，是一個延續嗎？

我的身體灰飛煙滅。還可以留下些甚麼來嗎？

我的生命從我這裏開始。在我以外，還有生命嗎？

我的生命，從我這裏結束。在我以外，還有存在的意思嗎？

我們是從生和死，開始和結束來理解時間的嗎？

我思索。我到底如何思索？

應該，還是不應該？我自覺的選擇。

可以，還是不可以？他人決定了我自覺的選擇。

約束？還是追求？

自殺？奉獻？還是任由事情自己發生？

真理先於我們存在——我們不過發現了……？

真理為我們存在——我們創造了？

可以相信神嗎？

宗教是所有的終極嗎？

既不能證明其有，又不能反證其無的，到底存在還是不存在？

神無所不能，但神又不可以驗證的：神可以驗證自己嗎？

如果神無所不能，神可以驗證他自己。這樣神就不是不可以驗證的。如果神不是不

可以驗證的，我們卻無法驗證他，對我們來說他不就是不存在了嗎？

如果神是不可驗證的，連他自己都不能驗證自己，這樣神還是無所不能的嗎？

人的思辯、智慧、能力、驕傲，到底有多大？

比生更大嗎，比死更大嗎，比道德更大嗎，比上帝更大嗎？

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於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數學家代表會議提出了二十三個數學問題。這二十三個數學問題幾乎總結了二十世紀的數學發展。這個世紀

以來的數學家都不斷尋求希爾伯特這二十三個問題的答案。希爾伯特是德國哥廷根學派的表表者，亦是二十世紀三大數學理論（：邏輯主義、直覺主義、形式主義）的始論者。

希爾伯特參加這個數學會議曾想過只報告自己研究工作的成果。但他後來想：提出新問題要困難得多。問題是智識的因由。

數學家韋爾在希爾伯特的喪禮唸的悼詞這樣形容這個提出二十三個問題的數者：他像一個穿雜色衣服的風笛手，吹那甜蜜的音色誘惑了如此眾多的老鼠，引他們跟着他跳進了數學的深河。

數學是思想迷國。進了去你甚麼人都看不見聽不見，只得你孤獨一人，和前人的鬼影，但你留連忘返。黃玫瑰說。

希爾伯特，一八六二年生，一九四三年歿。

提出二十三個問題之前，希爾伯特這樣說：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獨特的問題。多個世紀以來的數學家，以無比的熱情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知道問題的價值。

問題愈抽象，離我們的認知經驗愈遠，愈接近純粹思考，愈接近真理。

和諧、美麗、敏感、優雅。法國數學家安利·波加希這樣形容數學。

黃玫瑰不得不（跳進了）數學（的深河）誘惑。她時常沉迷於，可以忘憂。

沉迷於哥德爾定理、愛克霞(Eschel)的畫、巴哈的音樂。

一樣重重複複，話中有話，自己解釋自己，一直到。

一直到。一樣和諧、美麗、敏感、優雅。

一直到。為最大。

上帝比道德更大。道德比死更大。死比生更大，生又比人所有的驕傲、能力、智慧、思辯更大。如果有人從來沒生下來，她可以所有的，從來都不曾有。

但上帝比一直到更大麼？上帝大些，還是無限實數大一些？

德國的康托，本世紀初提出了集合理論，重新解釋古典數學。

所有事物的性質都可以分類，組成不同的集合。康托甚至利用「 \sim 」的關係數來證明無限集的存在。集不但可以總括所有事物所有數，集甚至可以總結無限。集合創造了數學新世界，是無所不表的美麗語言。

康托的無限集理論為直覺主義代表人物克羅內克否定。康托當時只在小城的大學任教，不是個甚麼數學大師，想到柏林大學教書都受到對頭克羅內克所阻。克羅內克甚至

攻擊康托發神經。康托結果真的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病院逝世。

康托可能是唯一一個爲了無限集而瘋狂而死亡的人。

他死於一九一八，也就是希爾伯特提出二十三個數學問題之後十八年。

康托的集合理論，誘發了本世紀的三大數學危機。整個古典數學的根基都動搖了。

就像上帝倒下了(道德(死(生(我(我這個存在(我(時間(選擇)，我甚麼時候說是這樣，甚麼時候說不呢)。

各位同學：到底上帝大些，還是無限實數大些？

黃玫瑰喜歡發問的感覺。發問：但沒有答案。發問的時候，她的腦袋泛起美麗的漩渦。

這是個四月的早晨，窗外的白蘭花盛開，香可醉人。

上帝與無限實數之間，可能有一個系數，數學和哲學史上都有記載，稱爲黃玫瑰系數。

或有黃玫瑰曲線；黃玫瑰定理；黃玫瑰變分法。

黃玫瑰想，如果我得到本世紀傑出數學家獎。

這是個明亮的四月，一個星期四的早晨。今個學期每個星期四的早晨，黃玫瑰都在給一年級生講二十世紀數學哲學史。

有魔笛在吹奏誘惑：跳進數學的(複數)深河。

康托曾以爲自己他的集合理論可以總括所有數學現象。一九〇二年，英國的羅素指出了集合論的悖論，恰如扔下了一個數學的大炸彈。這是本世紀數學第一大危機。

羅素提出：設 O 爲普通集，普通集的定義爲一個集並不包含她自己。設 U 爲宇宙集， U 包含所有的普通集。問題是， U 這個集是否包含她自己？

假設 U 爲普通集。根據普通集的定義， U 不包含她自己，亦即是 U 這個元素不屬於 U 。根據定義， U 又包含所有的普通集。所以普通集這個元素不屬於 U 。結論是 U 不是普通集。假設 U 是普通集，推論出來的卻是 U 不是普通集，因此有悖論。

假設 U 不是普通集，同樣的推論，結論是 U 是一個普通集。

如果一個理髮師，他只爲不爲自己理髮的人理髮。各位同學：這樣他會否爲自己理髮呢。

如果他只爲不爲自己理髮的人理髮，他會爲自己理髮。如果他爲自己理髮，他就不

是一個不爲自己理髮的人，他就不會爲自己理髮。這也是悖論。

人以爲自己的思考和諧、美麗、敏感、優雅。但人卻陷入自己的邏輯思考裏面，不能自拔。

人以爲自己解決問題，人卻在解決問題的當兒，創造更大的問題。

人還以爲自己的思辯能力爲最大呢。

下課鈴響了。才沒兩分鐘，學生都散了，像走火警一樣快。黃玫瑰對着一百個空座位，張開嘴，話還沒說完呢。

她緩緩的坐下來，理了理頭髮。

她希望能夠在訴訟入稟法院之前，將三個數學（邏輯主義、直覺主義、形式主義）危機講完。她的課本還夾着代表維廷根的律師的來信。律師將代表德國數學教授維廷根，控告黃玫瑰在上屆英聯邦數學會議上發表關於七次方程式函數量的論文，抄襲維廷根於德國維安大學的博士論文。

黃玫瑰合上眼睛。

維廷根法律代表的信，副本送理學院院長，校董會，數學研究所，他們應該同一天

收到信。

假設上帝是真理，真理不大於道德麼。

道德不過是人爲的規範。而真理在我們以外存在，真理不是人類社會的公物嗎。誰會說：你抄襲真理？

七次方程式函數量不是維廷根的私有物。

時間那麼緊，她那時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柯朗數學研究所當客席研究員，還有幾個星期便開英聯邦數學會議，她無法完成七次方程式函數量的論文，在研究所圖書館發現了維廷根的論文，她不過抄了頭一章。她沒有把他整個論文搬去讀。何況維安大學不過是間小大學，根本沒人聽過，論文又是德文寫的，英聯邦數學界怎會有人看過。

她是傑出的年青數學家，她不可以宣讀一篇平平無奇的論文。

已經是六年前的事。

真理比道德更大，真理便是道德的母集。凡道德必屬於真理，真理裏的某些元素未必道德。

假設真理和道德一樣，是人所創造的，真理和道德可以是同一集合，這樣我們怎樣

解釋基本定理？

基本定理是無可懷疑的。譬如：每一直線爲多點組成。有兩點。穿過這兩點，只有一條，唯一一條直線。基本定理，無可懷疑，先於我們的驗證存在。

如果基本定理先於我們的驗證存在，真理就不是我們創造的，而是存在於我們之外。

這樣真理就不是任何人擁有的。不存在抄襲的問題。

黃玫瑰當然可以解釋。甚麼她都可以解釋。母親的死她可以解釋。她的愛與不愛她可以解釋。

她母親常數說她；直的都給你說成曲的，曲的就給你說成更曲了，都是歪理。

天才兒童的母親都有點神經質吧。她高小只讀了一年，十歲那年便升初中。黃玫瑰的母親老在唉聲嘆氣；不行了，她不行了，女孩兒家，不要太聰明。

是她選擇了後來，還是後來選擇了她？

我們總以爲我們有選擇。如今黃玫瑰想來，她從來沒有選擇。

你可以請個長假，待你的事情完結了我們再想，你又以甚麼都不做，讓紀律委員

會開完會，給校務會通過，你就會接到要你暫定職務的信，給你一天考慮。當然我們希望收到你的請假信，這樣你的事情校方會保持緘默。系主任是個瘦小的半老頭子，比黃玫瑰小一個頭。黃玫瑰站着，高高的望下去，望到他稀疏的頭頂。

視乎你怎樣選擇，系主任說。

他抬起頭來，看見黃玫瑰望着他的頭頂，摸了摸自己的半禿頭，笑了笑。

唉。系主任搖了搖頭。我不知說甚麼好。

黃玫瑰沒有話，孩子一樣固執地看着他。

唉。系主任搖了搖頭。這麼多年了，你是在這裏任教的最有才華的人。

才華？黃玫瑰在鼻孔裏笑了笑。

可惜你没有好好的珍惜。

唉。系主任搖了搖頭。你走吧。他說。

視乎你怎樣選擇。她沒選擇當天才兒童。他們卻將她當作瀋陽的市寶，有外國友人來參觀時便要她表演解答數學問題。國際友人也不會問甚麼數學問題，不過叫她將電話簿一頁看一次，她便能將一頁的電話號碼背出來。

我想再上一課，將兩個（直覺主義、形式主義）數學危機給學生講完。好也不好，黃玫瑰問。

系主任點了點頭，沒說話，只揚手叫她走。

她離開漢斯時他也没甚麼話，一樣點一點頭，揚手叫她走。

他叫她走，他沒有選擇，他叫她走，她也沒有選擇。

道德的基礎是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與能力。人選擇這樣做，不這樣做，人約束，人自制，人建立道德規範，人服從道德規範。人相信人必須約束自己，人與人才可以和平共處，人才可以延續生命。

因為有道德規範，才保有生命。

道德的基礎是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與能力。但如果人根本没有自由選擇呢。如果無可選擇。人可以選擇跳樓死、服毒死、電殛死、吊死、或等待生癌死、心臟病死、肺炎死、愛滋病死，人不可以選擇不死，這是不是選擇呢。生存，到來，開啓，知覺……人有選擇麼。

沒有選擇的道德，是人的偶像。是人虛幻的希望。

你有選擇麼？黃玫瑰將長髮挽起，長長的舊銀耳環扔到地上。選擇馬天尼、得紀拉、馬嘉烈他、伏特加、絲納絲、干邑、威士忌，是選擇麼。黃玫瑰覺得非常熱，解開了絲襯衣的鈕扣，愈解愈開，愈解愈開，露出了白蕾絲胸圍。酒吧那群人拍掌歡呼。黃玫瑰想將西裝外衣脫掉，很熱，就有一雙手緊緊的按着她。她的胸脯。她想推開他，那雙手卻愈握愈緊，愈握愈緊，她想推開他，是方勵。她推開他，那雙手十分堅定，是周見容。她碰了碰那雙手。走吧，她說。是漢斯。她這時方流下了淚。你住哪裏，我送你回去。那雙手放開了她。

你叫甚麼名字。她問。男子關上了門，沒答她，便走了。

各位同學：今天是我們最後一課。我將離開你們了。

死和生，究竟哪一個為大？

直覺主義學派的創立人是荷蘭數學家布勞威爾。悖論暴露了邏輯主義的大漏洞。爲了避免悖論這大礁，直覺主義重新理解數學。布勞威爾認爲數學是直覺經驗，不是邏輯。凡是直覺經驗以內的便存在，凡不在直覺經驗以外就不存在。直覺主義排斥邏輯主義的排中律，即不能用反證法（假設P是真，如不能證P是真的，只要能證明 $\neg P$ （非P）

是假的，就能證明P是真的）證明某一命題為真。譬如說已證明某無窮集中，不是所有元素都具某種品質，布勞威爾指出，不能由此推斷至少有一個元素不具備某種品質。譬說已證明不是所有人都有三隻眼（P），邏輯主義的看法是，至少一個人沒有三隻眼。直覺主義的看法是，除非找到一個沒有三隻眼的人，不然「至少一個人沒有三隻眼」無法為真。

直覺經驗是甚麼呢。布勞威爾說：直覺經驗就是數字經驗，推算經驗，時間經驗。

時間經驗是，推算經驗是，數字經驗是，之後。

1之後是2，2之後是3。

$1+2=3$ 。

現在之後是，今天之後是，時間是連續的，一點一點向前進展的。

布勞威爾指出，數學經驗無法簡化為邏輯。

既然不為邏輯，就不受排中律的限制，這樣悖論就不成爲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消滅它。問題不成爲問題，就解決了。

直覺主義解決了悖論的問題，直覺主義同時又製造了新的問題。

數學界並不接受布勞威爾的直覺主義，雖然現今數學界已經沒有了完全的邏輯主義者，但邏輯主義仍有相當穩固的數學基礎，能解釋衆多的古典數學定理（和諧、美麗、敏感、優雅）。直覺主義者無法（優雅（而簡單））的解釋古典數學定理。結果直覺主義者只能否定衆多的數學定理。即使直覺主義能演證古典數學定理，直覺演證方法極爲曲折困難。

人的直覺經驗，人經歷時間，知道了限制，限制了人的思考。

時間對個人來說，有始有終。但時間在個人以外呢。時間對物質存在來說。

我們總說，死。死結束了。死比生更大。

死了，物質仍存在。化爲灰燼，仍是灰燼。

時間相對於生命，有始有終。

物質時常存在，以不同形態組合。時間相對物質存在來說，原來無所謂始，無所謂

終。

我們以爲終結，不過受我們的物質經驗限制。

直覺主義者以爲直覺主義釋放邏輯的限制。直覺主義卻有直覺主義的限制，到頭

來，甚至更多。

人以爲自己的思辯有多(和諧、美麗、敏感、優雅)有多大呢。

人記得自己的臉嗎？今日的我，和從前的我，是兩點，經過的只有一條，唯一的一條直線，是時間。

這樣記憶呢。記憶是時間的影子嗎？記憶是直覺經驗嗎？

而記憶。

黃玫瑰撫了撫自己的臉。各位同學：今天是最後一課，我們離開你們了。

直覺經驗的失誤是本世紀數學的第二個危機。

我要離開你們了的意思是，我不再看見你了。或者是：我看見你，但你與我無關了。

她全身腐爛，長滿蛆蟲都與我無關了。但黃玫瑰沒有見她母親最後一面。

她的母親還沒有死。她長期睡在床上，早上看護來給她翻一次身，預備食物及藥物，黃昏來給她換衣服，翻第二次身，預備食物及藥物。母親全身長滿褥瘡，後來還背上長了蛆蟲，看護掛電話來說，你必須請一個會中文的全職看護，這幾天大風雪，看來

還要持續一個星期，你母親那兒，我去不了，去了也聽不懂她要甚麼。黃玫瑰說，由她吧，不要管她了。

我們甚麼時候知道是最後？我無法記起最後一次見我母親是甚麼時候。

我最後一次結婚，我丈夫是個德國裔美國人，叫做漢斯·維蘭。這會是我最後一次結婚嗎。我無法知道。

但我說，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講課了。這是直覺思維語言。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給你們講課，這是最後一課。

如果我不直覺經驗思考，如果我超越開始和結束，如果我另用另一層次的思考方式，我就超越了最後。

我不說最後。

但記憶。

我會說：我的學生。

一張臉孔疊上另一張臉孔。我或然不會記起你的名字。但記憶。我會說：我的學生。

(等於)都要還原成數學，譬如說， $+$ 是112， $||$ 是111， O 是666， A 是262；整個數式便可寫成26211266611262。

希爾伯特(提出二十三個數學問題)希望形式主義可以徹底解決悖論問題：只有用 L 去解釋 L ，只有將所有數學定理還原為最原始的數學語言，讓數學語言自己解釋自己，(因為自己(解釋自己)在同一個語言系統之內)，這樣就不會有悖論了。

哥德爾(26211266611262)推倒了希爾伯特形式主義的假設($||$ ； $+$ ；線；點；並不是最原始的數學語言，希爾伯特以非 L 來解釋 L)這就是本世紀的第三大數學危機。

自己↓自己↓自己↓

這樣才不會有悖論。

我是我的中心。

明瑞到底有多像我呢，明瑞像我多些，還是流蘇像我多些。

我，佩佩，可可，明瑞畢竟坐在一起了(香港是個候機室)。我想起了在遠方的流蘇。

她們都沒有見過流蘇。如果她們見到流蘇，會不會七嘴八舌的爭論，到底誰是誰，

誰是誰。

兩個黃玫瑰，或兩個流蘇。如果有兩個黃玫瑰，不是加倍的好嗎。

兩個流蘇就是兩個黃玫瑰。這樣不是有四個黃玫瑰嗎。

黃玫瑰到處都是她的影子。

明瑞的眉眉眼眼。黃玫瑰和明瑞一起去買鑽石。一人一隻一模一樣的方鑽，凹色，一卡一。兩塊石頭碰在一起，閃亮閃亮，明瑞和黃玫瑰一起笑了。

剛來香港時，老跟明瑞泡在一起，二人去吃湖南菜、四川菜、蒙古烤肉、上海毛蟹、雲南過橋米線、蘭州拉麵、杭州東坡肉；獨獨沒去吃北京填鴨北京水餃，怎可以在廣東人住的香港吃明瑞的家鄉菜。二人在飯館京片子捲得珠玉滿喉，二人來了香港這麼一陣子，二人一句廣東話都不肯說：難聽死了。廣東人，又黃又瘦又小，說話又高聲，又喜歡講英粵夾雜語：殖民雜種。

我，佩佩，可可，明瑞。

我，我，我，我。

我的同學：我的課就講到這裏為止。

她們會記得我嗎？我的臉孔。

這樣憔悴。我從離開瀋陽我開始萎謝。

其實你們都不曾懂得我。

和諧、美麗、敏感、優雅。其實我。

我可以問，到底是爲了甚麼。一個學生走近她問。

她見過他，無法記起他的名字。但他是我的學生。是我的。就好了。

下一課會講人工智能，現在我還不知道會是誰來給你們講課。就這樣，呵？

新房子唬啪唬啪的都是油漆的氣息。對窗可以見到一個瘦小的男子在打孩子。孩子沒哭，邊打他他邊吃雪糕，邊左閃右避。轉角是個超級市場，搬運工人在叱喝着落貨。黃玫瑰打開窗，對山山腳是個屠場，老遠就聽到豬的嚎叫，左邊有陽光，時正日落。海略腥鹹。奇怪，從前所住也向海，她從來未聞到這樣混雜的氣味，可以稱之爲生之氣味的一種怪味。

四十樓高，但她一點都不覺得高。

在地上。生活在地上。

一本書都沒有。原來沒有書的房子這樣寬闊，這樣光亮。

她將一整個房子的書寄了倉，連電腦都送了給學生。

來了香港六年了，黃玫瑰第一次去鉢蘭街。原來香港有這樣細小、狹窄、混雜的街道。立在一大玻璃一大玻璃的油瓶前，黃玫瑰看着瓶裏小片小片的浮屍，她以爲是蛇，仔細一看，原來叫刨花油，廣東舊式女子用來蠟頭髮用的。木匠店做的都是紅堂堂的傢俱，小小的，玩具一樣，就是廣東人的觀音關公神龕。不遠，就在耳邊，有如泣如訴，昆曲一樣哀怨的廣東音調，她問樓下的報販，師傅，這是甚麼。報販望她一眼，道，你不是鬼婆，南音你都不懂。盛裝的老年女子在街角神情呆滯的站着。哥哥仔，要不要。一百皮全套。這麼早，原來在鉢蘭街，無分早晚的。

連木條都有：樟木、橡木、紅木、梨木、楓木、松木、榆木；乳膠漆你要甚麼顏色，這兒大概有一百種；沖水馬桶不如看看我們最新的電子感應沖水設備。你到底想要甚麼。

沒甚麼，沒甚麼。我只是看看。

原來開一間酒吧不比七次方程式函數簡單。明明說好二十日完工的，裝修師傅第十

八日便失了蹤，翌日黃玫瑰在隔壁德記笠街看到替她工作的裝修工人在一間日本飯館釘木窗。黃玫瑰一氣，也不顧儀態身勢，竟然衝口而出：你老母呀，你班仆街有冇譜，你地係度做乜七嘢？裝修師傅好整以暇：你那兒不做好了嗎，不過差點地板天花電工未完工。你等等吧，這裏是大生意。你等不及就找別的人吧，你那兒的尾數，我不要了，便宜了你了。害得黃玫瑰自己落手落腳和幾個小工洗、擦、釘、捶，每天收工指甲間都是油污，黃玫瑰和小工一樣，用牙擦和天拿水洗，混身散發天拿水的香氣。牛仔褲愈穿愈爛，白T恤都是油漆，三點三她和工人去喝下午茶，也會叫一瓶大啤。裝修好了消防處來查，走火通道不夠闊，要重新改裝。她想一錘打爆消防督察的頭。待改好走火通道，酒牌遲遲未發。無牌賣酒吧，人人都這樣做。第一天開業時樓上那八婆打電話報警，也不知道她哪裏來的消息，報她無牌賣酒，警員來了要票控她，日後免不了要上法庭。警員走了便來了黑社會。陀地呀。她不會聽，問：甚麼。那幾個青年道：陀地呀。她搖搖頭。剛買的十打啤酒杯十箱紅酒就砰砰碰碰的報了銷，那幾個客人早已雞飛狗走。她在玻璃紅酒滿地的酒吧緩緩坐下來。小酒保在穿衣服，說：我不幹了。你根本不會做生意。我不想天天見警察和黑社會。

只有她一人。破碎無人之處，只有她一個人。

黑幽幽的深河，只有她一個人。

她側了側頭。「和諧。」她像有誰在她耳邊說話。「美麗。」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敏感。」她以為她是甚麼，有人說這樣的話，口氣可真大。「優雅。」她登的一聲站起來，隨手將桌上的煙灰缸掃到地上。

「你會記得我嗎？」「我的臉孔。」

她脫了外衣，將長髮用橡皮一束，除下耳環戒指，在酒吧下找來掃把，垃圾鏟，膠手套，蹲下來，在玻璃堆裏找尋完好的玻璃杯。紅酒也不要浪費，來價都一千元一箱，她將破瓶裏的紅酒倒在冷水裏。

明兒晚上，照舊開門。

再站直身子來，膝蓋一陣刺痛。她扶着桌面，緩緩的坐下。從一張桌到另一張桌，扶着，她一跛一跛的跛到酒吧洗手盤上，拿個煙灰缸，又一跛一跛的跛到外面，坐下，點一支煙。抬頭看鐘，已經是凌晨四時半。

她坐在落地窗前看天亮。蘭桂坊的清晨，十分寧靜，剛剛有兩個女子，一個只穿一

隻高跟鞋，一個手執假髮，在她面前經過，還給她揮手打招呼。市政處的工人來收垃圾，隆隆的給垃圾車拋進了一條狗屍。黃玫瑰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窗前，與窗外淡藍的景色重疊，成爲景色，淡藍淡藍，而至於灰，至黑。

天大亮的時候，黃玫瑰伏在窗前睡覺。

一個人侍酒，一個人調酒倒酒，一個人收銀，一個人洗酒杯，一個人收銀。只得黃玫瑰一個人，幸好客人不多，黃玫瑰說，請坐，要點甚麼，黃玫瑰說，加冰還是淨飲，黃玫瑰說，謝謝一百三十三塊五，黃玫瑰說，下次再來，黃玫瑰說，是呀，剛開，有空多點來坐。這一個晚上，黃玫瑰關了大門，自己在數鈔票。一張一千，一張五百，十六張一百，六張五十，二十九張二十，四十五個十二硬幣，七十三個五元，四十八個兩元，八十八個一元硬幣，沒有五角硬幣。黃玫瑰對着這一堆鈔票硬幣，很想很想喝一點酒，便給自己倒了一點藍芝華士。一口喝下去，登時溫暖宜人，清香撲鼻。

膝蓋刺痛，雙臂累得抬不起來，合上雙眼，流下了兩行熾熱的淚水。

「……」。再也沒有聲音。黃玫瑰可以甚麼都不想。一片空白。

「我記得。黃玫瑰嘛。她。」流蘇說。

「她很像我。」流蘇說。

「下大雪的晚上，她來找我，手裏提着兩大箱行李。我有一點爲難。我也是剛結婚，才沒幾個月已經鬧離婚，她這個時候來的真壞。我站在門口，沒讓她進來，只塞給她二百塊美金。她接過去，轉過身便走了，連再見沒說。丈夫問我是誰，我說，是來推銷的。他便說，可真勤力，這大冷天氣，推銷些甚麼。我想不到有甚麼好推搡，便說，我也不知道呀，不知道她想要甚麼。這年頭，能夠照顧自己已經不錯了。」流蘇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流蘇說。

「聽說她回香港去了。」流蘇說。

「黃玫瑰是個怎樣的人。這很難說。」流蘇說。

「她想自己的事情比較多。」流蘇說。

「她是個怎樣的人，我實在不大清楚。」流蘇說。

明瑞要離開前幾個晚上，上酒吧找過黃玫瑰一次。星期五晚，酒吧都站滿了人。明瑞好容易才在一堆洋人之間找到了她。明瑞遠遠的看着她，看着她說話，看着她笑，看着她喝酒，看着她湊着洋男子的耳朵說話。她瘦了點，雙眼卻非常亮，近乎賊亮，亮得

好比餓死的人的眼睛。她看過來，看到明瑞，目光在明瑞身上流連，又溜了開去。明瑞向她揮揮手，黃玫瑰轉過身去，爲洋女倒盡瓶中的啤酒。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我。我也等不及。」明瑞說。

「後來她還給我掛過一個長途電話。她應該還在香港。她問我借錢，借一萬美元。我倒抽一口冷氣，我哪來這麼多的錢。她說她的官司輸了，要賠償十萬美元。我說，我只有五千，你要不要。」流蘇說。

「我無法再聯絡她。」流蘇說。

「明瑞去了澳洲。」佩佩說。

記憶中的黃玫瑰，她的臉孔，總是黃金色的，或許跟日子有關，那時候，從課室望開去，可以見到熟秋的稻田，可可寫。

那時候的黃玫瑰，和今日的我，有甚麼關連呢。她還打着辮子，打飯的時候，飯粒拑在辮子上。她胃口可真大，吃個清光，鐵調匙的的噹噹的敲在搪瓷盅上，我還記得，那兩滴般的聲響，佩佩寫。

人的記憶有多清晰有多遠。可可和佩佩寫。

我無法忘懷她的專注。她在橋牌桌前，苦思對策，眉微蹙，好像思索甚麼人類無法解答的困惑一樣。她無論做甚麼事情都很專注。可可寫。

我們在北海公園看日落。隆冬時分，天氣清涼。我們呵着氣，將手掏進黃玫瑰的懷裏取暖。她的心。跳得很慢，很規律，很強壯，像永遠不會停一樣跳着。我簡直可以像捧着一條魚一樣捧着她的嘖嘖的心。佩佩寫。

爲甚麼那樣遠的事，我們記得這樣清楚。時間不是一直展延的嗎，可可和佩佩問。

上一次見她，是甚麼時候。哎，好像是在大學，她要回去收拾。不是不是，她來我家吃飯。對了，是在中環，見到她的背影，錯不了，一定是她，黃金色的，大概是黃昏。我拚命跑上去追她。可可。我還聽到鐵調匙的的噹噹的響。佩佩。其實不過下了雨。

「走到她的酒吧想見見她。酒吧已經關了門，鐵閘上貼着執達吏的告示，租客黃玫瑰，久租六個月共三十萬元，現已入稟法院追討，現址使用權現爲業主所有。」可可說。

「魂歸來兮。鬼魂就是人身以外的記憶。」佩佩說。

……我們以為我們的生命……我們以為知道時間……我們以為我們的時間之外的就不存在……但玫瑰，我怎能怪你呢。

母親的心永不會受傷害……不計較的就從不言傷害……你從來沒令我難堪……但你才十歲，不肯讓我拖着你的手過馬路……從此你沒讓我碰過你……你關在屋子裏埋首數式推理……我不過是毫無用處的老媽子，是麼……

你以為你有多聰明……你的聰明不過為我血肉所生，在極短的日子裏，將歸於無，正如我的肉身……

你的聰明甚至比你的肉身更為短暫……

我看着你……看着你沉迷不返。我可以說甚麼。我無法可說，以致背上長滿蛆蟲……你這樣和諧、美麗、敏感、優雅；思想飛躍響亮；你知道眼目不能見的紅外線紫外光域質子的運動；你研究原子彈時發明了電子計算機；你甚至計算出冥王星的存在；你思索你存在的狀態與因由；但如果你心中沒有好……

如果你心中沒有好……

個人的聰明才智能有多大呢，玫瑰，我的女兒。

你離開方勵以後，傻孩子死也不肯回杭州的療養院，天天到我們家裏坐，要等你回來。我說，她不會回來了，她去香港了。他說，不要緊，我可以等。他雙頰微紅，非常火熱而瘦的在我們家等。一天我下班回來，見他在我們家門口暈到了，或許他只是在睡覺。我送他去瀋陽醫院，他一直發高熱，發高熱……在醫院住了兩個星期，出來時，神情很呆滯，而且無法控制面部的肌肉，不說話，面部的肌肉也不停的跳動，一開口，便說：我可以解答希爾伯特的第二十三個問題了，問題很簡單，問題是在睡覺。

後來你知道你的離婚證明書都是方爸爸簽的。他一直說不好累了你。

我沒敢對他說，你已經找到對象了，你才會去到香港。

其實你不必……

孩子大了，孩子你不能說她……你爸常跟我說。

Chacun d soi; 你爸跟我說法語了：每個人有每個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每個人為自己負責。很存在主義的。

你的心中並沒有好……

周見容我們不好說甚麼，也實在見面見得少，在香港那幾天，他還陪我們上太平

山，去香港仔吃海鮮，雖然我們說是岳父母，他願意花這些時間，也是個懂禮貌的。年紀大了些，又結過婚，為人沉默，給人陰沉之感，並非最理想的對象，但你有你的考慮。我們奇怪的是你們結婚才一年，已經分房間睡，雖說房子大，也沒有這樣做夫妻的，總是這麼冷冰冰。我和你爸，幾十年了，每天晚上還要拖着手才好睡，我們就不明白，你們這哪那門子的夫妻。

你爸去世我人就像沒了一半……

但我心中的好意，不曾熄滅……

我相信好意比物質存在更長……超越時間的……

約束。自制。以他人的好為好。道德可以比生和死更為大。

生和死是一己的。而道德是人類整體的。

大風雪當兒，看護沒來，倒是漢斯，開了雪車來，講幾句結結巴巴普通話的來為我轉身，給我弄點吃的，還給我播了點音樂，和我聊了差不多一句鐘。你離開漢斯已經有一年了吧，大風雪當兒，他還記着我。

我的女兒在遠處講課吧，做論文吧……

她是個很有才華的人……不過……漢斯苦笑。

他沒了話。他是個不大會說人壞話的人。感覺壞的時候，他就會沉默。

我想到了周見容的沉默……壞的事情見多了，人就會沉默……

你離開周見容，去當漢斯的研究助理……

朗格數學研究所，是世界一級的數學研究所，這個機會，我不能放棄……你說……

沉默裏充滿對人的歉疚與哀傷。

你抄襲論文已經不是第一次。一次又一次，你取摘自漢斯的研究論文，以你的名字發表，最後一次你將漢斯研究了幾年一篇關於無窮小的「非標準分析」拿出去發表，連同你自己做的有關突變理論的研究，你得了美國數學家會議的哥廷根獎，被稱為「具多方才能」的傑出數學家。

其實你不必……你只是太急躁……我絕對相信你的能力……你可以得到你要的榮耀

漢斯沒告發你……你瞭解他，你知道他不會……

他只是揚手叫你走……

你走了漢斯來找我……跟你一樣，叫我媽媽……從前他只叫我姨姨……
他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膝頭痛哭……我知道，他很愛你。
我的女兒，玫瑰，你從我血肉而生。我的心何其歉疚。你從我血肉而來，卻沒有心。

你聰明勇敢，只令我極其哀傷。

我死後我夜夜看守你的靈魂。你從高處墮下……此時你最為強壯美麗……
和諧、美麗、敏感、優雅……
我的女兒。

那個男子有雙強壯的手。第一次，你不為甚麼。你甚至連小褲都不穿。光着身子在已關門的酒吧等他。你們在酒吧檯後做愛，你的髮尖都沾滿了淡紅的葡萄酒。我浮在半空，靜靜看着你狂喜的一張臉。

你跟從前有點不一樣。

問題是：誰可以是最後的審判者：誰掌握真理？（如果沒有上帝）
真理在人以外，人不過發現真理；還是真理是人所創造的？

我以上帝的良心行事。我只能以人的智慧良知來審判。
證人按着聖經發誓。甚麼樣的證人都有：說謊的，虛妄的，同謀的，殺人的，偷竊的，作假見證的。他們按着聖經發誓，而上帝靜默無言。

上帝之罪，在靜默無言。

如果有七宗罪，上帝就有七種靜默。
人在上帝的靜默之中惘惘爬行。

我謹小慎微，唯恐最微小的過錯都會陷人於不義。

以致生活得非常卑微。但我坐得那麼高，還戴着假髮，穿着可笑的黑袍，好像掌握真理一樣。

如果我是女神塑像，我還得挺着結實的胸脯，半裸着胸，蒙着眼，一手執劍，一手執天秤：審判公正無私：可以嗎？

訴訟人維廷根，控告前香港科學大學數學系教授黃玫瑰，抄襲訴訟人交予德國維安大學的博士論文「論七次方程式函數」的第一章，並於第十八屆英聯邦數學會議發表，侵犯訴訟人的知識版權。

與訟人的代表律師指出：與訟人與訴訟人剛巧研究同一題目，與訟人因時間緊逼，必須於英聯邦數學會議發表論文，由於論題相同，故借用訴訟人論文部份內容，一時倉猝，發表時未引出處，純屬一時疏忽。

與訟人代表律師的論據，難以令人信服。與訟人爲一知名學人，曾得多個國際性數學獎項，絕非初踏足學術界，絕無理由忽視學術界的道德操守，犯學術界的大忌。即使與訟人確是一時疏忽，與訟人亦須因其無可原諒的疏忽而負上法律責任。

與訟人代表律師指出：即使與訟人要負上法律責任，與訟人因此訴訟，已停止於大學授課，被逼開酒吧營生，後因經營不善，酒吧亦倒閉。與訟人曾結婚三次，最後一次亦以離婚收場，開酒吧期間與訟人遇上一名男子，二人過往從密。豈料該名男子假冒與訟人的簽名，將與訟人所有存款提光。與訟人現已欠下酒吧租金共三十萬元，此訴訟如有任何金錢責任，將陷與訟人於極爲困難的境地。

法庭明白與訟人的困難，但法庭亦同樣明白訴訟人的憤慨。只有雙手乾淨的人，才可以來到法庭面前，請求法庭的衡平。與訟人公然抄襲，有違學生及社會對她的信任，法庭若對與訟人過份寬鬆，對訴訟人、學生、學術界及社會整體都不公平。因此法庭判

訴訟人勝訴，與訟人賠償七十八萬元，即約十萬美元。

黃玫瑰沒有上庭。這樣的事情我見多了。大學教授，議員，牧師，政府官員，影星，上市公司董事，像花棚一樣倒下；他們的臉孔，美麗的，安靜的，聰明的，狡猾的，看不出來，他們會落得身敗名裂或噹啷下獄。

將來或許他們可以過新生活。有很少數的人，像車禍不死一樣，活得比從前更狠；更多的，一直墮落下去，人底下，還有人，還可以一直跌下去。

沒有答案。價值只在問題本身。

總有人在想。毫無結果，甚至僭越，引上帝發笑，但總有人在想。

人的智慧良知爲最大。

一手執劍，一手執天秤，雙眼蒙上黑布；人會選擇，有約束，有自制，追求公義，以他人的好爲好；和諧、美麗、敏感、優美。

人的聰明勇敢至爲大，而我至爲小。

一個人是多麼的卑微。但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人思索。

到後來都沒有見過黃玫瑰。一個人走路的時候有時會想起這宗訴訟。黃玫瑰是個專

注於思索的女子吧，她會想甚麼七次方程式函數。案我已經判了，我至今仍不知甚麼是七次方程式。

到酒吧就想想眼前那個瘦削的女子是不是黃玫瑰。印象中她應該很瘦。

她不知會否想過我想着的問題。或者她現在不想這些吧。她可忙呢，要想想怎樣去賺七十八萬元。嘿，可能罰得太重了。

她不想，總有人會想的。

人的智慧，人的滅亡，都因為會想。而人是不會放棄的。

各位同學：這是我給你們講的第一課。我們今天講人工智能。

早在一六四二年，法國數學家巴斯高曾製成一台加法機，不過這機器的實用價值幾等於零。一八二二年，法國的數學家拜貝吉製成一台分析機。本世紀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產生，是用繼電器開關的原理，於一九四一年由德國青年工程師朱斯所研製。

機器可否代替人類思考？電腦可否代替人類思考？我們能準確地記錄人類的思考過程嗎？

如果機器或電腦可以代替人類思考，人還成爲人嗎？

我叫做藍牡丹。沒錯，就是藍色的牡丹。

因爲數學和諧、美麗、敏感、優美。

藍牡丹低下頭來，想一想。

窗外有隻紅尾喜鵲在唱。樹葉間有鮮黃的毛毛蟲，遠處開了白茶花。茶花極盛，但不香。天有點灰藍，大抵要下雨了，一個女子，已經打了傘，擋那還未下的雨，未颳的風。往市區的車一列一列，一點一點的爬行。交通警察舉起手，想起一個他想念的女子。女子或許在坐地車，或許在一間時裝店看衣服，或許在街上流連。星期四早上，茶餐廳的蛋撻剛出爐。發發茶餐廳門前餅櫃的玻璃發毛，裏面放着幾個黃毛的奶黃蛋糕。不銹鋼門都脫了色，黯黯的，像手掌一樣溫柔的無色。推門進去，正中是個大鐘，鐘旁邊掛着一塊水銀剝落的鏡子，還看到上面寫着「大展鴻圖」的字。鏡底就是水吧，水吧枱上濕漉漉的濕着水，水吧前有個土地神龕，一隻淡黃的貓咪在喝神杯裏的水。地上鋪着五彩紙皮石，淡黃的木椅拉得格勒格勒響。此時人客不多，坐在水吧前的是六十六歲的譚伯，他叫了一杯奶茶，叫了兩個蛋撻，他今天剛出了公援金，正攤開報紙刨馬經。隔鄰桌子坐着的劉師奶也叫了個，和李太也叫了個，她們約好了晚上去報名參加粵

劇興趣班，李太擔心要不要給大利是給師傅，正和劉師奶商議。小思眼圓圓的，也叫了個蛋撻，書包擱在膝上，眼鏡厚厚的，她想吃完好去廁所將校服換掉。才星期四，今星期已經逃了三天學。在乳黃吊扇底下坐着可以見到黃玫瑰，她也叫了個熱辣辣滾燙燙黃裏黃的黃金蛋撻。跟尊貴的法官大人猜想的不一樣，黃玫瑰現在胖嘟嘟的，穿一條大花裙，長髮挽在身後，束一朵大紅花。她張嘴吃那隻明黃蛋撻，酥皮屑跌了一身，她邊撻邊放到嘴裏，還叫着「好吃。好吃。」大腿交疊着，大腿之間，濕潤潤紅斑斑，都是汗。足踏一雙涼鞋，她沒穿上，吊在腳尖上，搖搖晃晃。吃完了，她拍了拍雙手，抹了抹嘴，要再吃第二個。浮在半空的，靜默與悲哀，臉孔半明不暗，在遺忘與記憶之間，也想也覺得，有上帝與鬼魂。小伙子聽到陰陰的上面在叫：「夥記，唔該兩個蛋撻。」小伙子拿起小單子薄想寫「兩蛋撻」，停了停，抬起頭，沒有人。天花板幽幽黑黑的，有一條很深很深的裂痕。

黃與珀石雲



世紀末都市男女的生死愛慾，
盡在細緻敏銳的筆觸間流瀉。



天地圖書

「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

得獎佳作 全線推出



 天地圖書